

塞風社叢書之三

蒙古之歷史



抗戰與蒙古續編

沙克都爾札雅

沙克都爾札雅

沙克都爾札雅



塞風社



一、中國

團結(榮廷

煥宇)。

侵略蒙古

字)。

德)。

十、進步中的伊盟(許如)。

中 國 國 民 華 中 華 民 國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675.1 556

登錄號 19945

每月出版
要目如下

1、同源說到精誠

以政治陰謀(鄒

旺)。

六、日寇

的沒落(鄒煥

宇風雲)(楊令

MA
D693.72
28/3

塞風社叢書第三種

抗戰與蒙古續編



楊令德主編



3 2169 6304 5

目次

目次

辛亥革命與蒙民解放.....	馬鶴天
論幫忙與幫閒（兼答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	許如
與王虞輔君論伊克昭盟蒙古問題.....	楊令德
論蒙古工作.....	沈求我
抗戰與蒙古.....	楊令德
蒙古驛運.....	許如
應該表彰的俺答可汗.....	榮祥
宋綬元將軍談蒙政.....	唐克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沙王.....	李四青
抗戰以後蒙古王公之凋謝（兼談烏伊兩盟的幾個幼王）.....	楊令德
綏蒙的過去與現在.....	韓澤敷

675.1
556

放界民蒙與命

辛亥革命與蒙民解放

北平
馬藏
天
圖書

中國辛亥革命，推倒滿清專制，打破以一民族壓制各民族之舊制，使民族平等聯合來共同建立中華民國，於是中華整個民族得到解放，蒙民為構成楚中華民族之成分之一，自然也同時得到自由和平等。

針，手段非常毒辣，方法非常巧妙，能使蒙民不感壓迫，不覺痛苦，久之反視為當然，認為優待，甚至迄今猶有懷念滿清恩德者，反視解放平等為不便，為苛待。猶之漢人纏足的婦女，最殘酷最痛苦的事情，反視提倡解放禁止纏足為多事，為干涉，為壓迫，甚至誤認放足後，為不便行路。今日之蒙民，還辨不清滿清政策的毒辣和民國解放後自由平等的幸福，也以有什麼可怪。民國成立近三十年，我蒙古同胞依然知識落後，實由於在邊

19945 (南)

疆從事政治和文化工作的人們，還未能盡到責任的緣故。

今天是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十九年的國慶日，蒙古一般民衆，尙不知辛亥革命關係於蒙民的重大，并不明滿清政策，貽害於蒙民的毒辣，特舉出最明顯的幾點，希望明達的蒙古同胞，仔細想想！

一、察綏等區都統將軍均用滿人，防止漢人叛變。滿清治蒙政策，首在防止叛變，所以蒙古地方的行政首領，不用蒙人，也不用漢人，因其視蒙人爲被征服者。以蒙人當首領，恐易於反叛，視漢人亦然，恐其易與蒙人聯合反滿，故必用其貴族的滿人來統治防範，如綏綏等區的都統將軍均用滿人，爲其一例。試看革命後爲何如？初期察綏都統將軍，有漢人，亦有回教徒，此尙爲軍閥執政時代。迨北伐成功，國民黨執政後，察綏等區改省，省政府委員中有蒙人參加，現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委員處長主任等，全以蒙人充任了。

二、用分治辦法限制蒙人聯合削弱王公權力。請廷僅用滿人爲各區行

政首領，猶以爲未足，又恐蒙人有統一的領袖，易於團結反動，乃改部落爲盟旗制，實行分治政策，從此旗數逐漸加多，治權的範圍，自然逐漸縮小。同時又將部落酋長制改爲盟長制，意在削奪部酋權力，不易聚衆叛亂，因爲酋長有直接處理部落的政治軍事經濟人事的全權，改盟後盟長只有虛名，而無實權，不過三年會盟時僅在欽命大臣監視指導之下處理些不相干的事體。各旗扎薩克雖比較有權，但限於一旗，清廷又恐各旗來往聯合，乃規定嚴禁各旗間的越界游牧與狩獵，意在減少旗和旗間接觸的機會，而防範其活動，束縛其自由。又對舊日蒙古的領袖畀以虛名的爵位，給以財物的賞賜，餌之以名，誘之以利，不過用作羈縻手段，表面尊崇其地位，實際限制其活動，只須把少數王公籠絡住，使他俯首帖耳的服從平民，就沒有力量反動。又定嚴格的階級制度，使貴族和平民隔了很深的鴻溝，不能接近。革命後盟旗制度雖未取消，而各種限制一概打破，蒙政會成立後，幾個盟旗也可聯合自治了。

三、用婚姻之法監視，用駐京辦法軟禁。清廷僅限制王公權力，猶以爲未足，仍恐有聲望的王公們反叛，又以滿人中貴族女子爲重要王公的福晉，朝夕相隨，實爲監視，一舉一動，無不明悉，終其身不得自由行動。並定駐京辦法，令各重要王公駐京若干年，無異軟禁。他如親見辦法，亦等於抽查調驗。王公婚姻行動，固不自由，而民間禁制蒙漢通婚，即蒙人間婚姻，亦有地域的限制，絕對不能自由。蒙民不察，認爲優待，視爲親密，不知其另有用意。革命後，王公婚姻自由，行動自由，舊時民間通婚限制，亦已廢除，可謂一切多是自由平等了。

四、利用喇嘛教衰弱身體減少人口。蒙古民族素號強悍，體格精壯，人口衆多。滿清鑒於歷來蒙古的強盛，欲設法削弱其勢力，於是特別提倡黃教，尊崇喇嘛，使蒙民男子三分之二以上爲喇嘛，且有數齡兒童，即令入寺爲僧，終日跌坐誦經，自然身體衰弱，精神萎靡，天賦豪氣，銷磨殆盡。且壯丁男子爲喇嘛者十之七八，已無可練之兵，喇嘛不得娶妻，又

減少人口生產率，於是人口一天一天的減少，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意氣一天一天的消沉，自然不會發生叛變了。又恐喇嘛作亂，也規定種種防制方法，尊以虛名，給以厚利，並定有駐京覲見等嚴格條例，以限制自由，監視行動。又怕蒙人尊重活佛，輕視皇帝，於是各大寺院中，都令在正佛前設皇帝萬歲牌位，並尊稱皇帝為佛爺，雖達賴班禪到京覲見皇帝，亦要叩首，見皇太后亦然，所以稱西太后為老佛爺。各王公貴族雖不為喇嘛，家中設有佛堂，常有喇嘛唸經，使他精神時間銷磨於禮佛誦經之事，思想束縛於宗教之中，當然沒有意思去反抗清室了。迨積時既久，只知道受恩深重，不知道入其牢籠，其手段之毒辣，實為歷代所未有。

五、行愚民政策阻撓文化發展，防止蒙漢接近。蒙民自元代以來，吸收漢人一切文化，漸見進步，其勇敢奮鬥的精神，令人佩仰。倘再加以豐富的知識，進取的思想，更可成爲一偉大的民族。滿清唯恐其有進步，乃用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方法，摧毀其固有的文化，鋼敵其外來的知識

，束縛其前進的思想，使其愚昧保守，且趨退化。不使蒙人參加考試，不令蒙人充當官吏，且嚴禁蒙人習漢文，禁用漢文漢字作姓名，訴訟及申請之文，即教授或代書漢文之人，亦嚴加處罰，並禁用漢字，甚至禁習漢人戲劇，一方防止蒙人從漢文漢字中得到知識，使文化進步，一方防止蒙人漢人接近，以免聯合反對滿人，用心良苦，為計甚毒。於是蒙人只許誦經，不准讀書，只能騎馬，不得考文，只可作大小活佛或大小奴才，不得為大小官吏，只看跳鬼，不見戲劇，要退化到太古時代的頭腦，才合乎滿清政府的希望。以上許多例禁，到滿清中葉以後，雖漸漸開放，但始終不令蒙人受教育。蒙人蹈常習故，以為是皇恩浩蕩。且省去麻煩，免得勞心，遂亦安之若素。辛亥革命後，蒙人得受同等的教育，為同樣的官吏，青年知識份子的增加，固有的文化也同時發揚，究竟是蒙漢隔絕文化不溝通的好，還是蒙漢接近文化進步的好，想蒙古同胞現在一定明白。

六、用維持游牧生活方法阻礙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蒙古同胞起原

於北漠，古代爲游牧生活，於是文化落後，經濟未能發展，衣食住行的生活未能改進，滿清時內外蒙古統一，理應發展蒙古的經濟，改善蒙民的生活。但滿清政府恐怕蒙人文化進步，經濟發展，接近漢人，易起反抗，便多方設法阻礙，爲禁止蒙旗開荒限制或禁止蒙漢通商，蒙人到現在還覺得是滿清的德政。百靈廟蒙政會開會時，德王還特別提起這件事，似乎是滿清唯一的德政。不知由畜牧生活進而爲農業生活，由農業社會進而爲工商業社會，是經濟發展的階段，也是人類進化的公例。蒙古地方固然沙漠居多，或有過於寒冷的地方，僅適宜於畜牧，但許多氣候適宜的沃壤，並非不可耕種，滿末季弛禁後，因辦理不得其人，不得其法，發生許多流弊，留爲今日蒙民的藉口，視開墾爲畏途。然從實際上言之，農墾對於蒙人，不僅無害而且有益，蒙人接近漢人，不特害少而且利多，試看東蒙和察哈爾土默特各旗的文化進步，知識份子輩出，衣食住行等生活改善，由原始的生活進而爲文明的生活，和完全游牧地方的生活比較一下，究竟是孰

優執劣，孰是孰非？再看世界上凡完全游牧的民族，多是孤立的，不進化的，且大半受他民族的壓迫。反之凡農業工商業發達的民族，交接愈頻繁，關係愈密切，則文化愈進步，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不知我蒙古同胞，究欲永久爲游牧生活，和漢人永久隔絕呢？還是想由畜牧而農業而工商業，進於世界文明之域呢？滿清的禁止開墾，限制通商，究竟於蒙人有益，還是有害呢？我明白事理的蒙古同胞，仔細一想，便可瞭解。

以上所說的幾點，是舉其大者要者，其他視蒙古爲被征服民族，行種種壓迫限制欺騙的方法，實不勝枚舉。因其採用方法巧妙，蒙人秉性誠厚，所以至今大半還沒有明白，甚或到現在還誤認爲是恩典。惟當時滿清不但用壓迫防止誘惑欺騙的方法，對待蒙人，即對待漢人藏人回教徒，也是一樣，如用八股文詩賦聖諭廣訓來開科取士，就是束縛漢人的思想。在各省用旗人駐防，也就是監視漢人的行動，防止漢人叛變。對西藏的方法和對蒙古的大致相同。對回教徒也用愚民政策，並挑撥回漢仇殺，其手段的

毒辣，回漢民曾經嘗試之，到現在才漸漸覺悟。滿清以一民族統治各民族，使用壓迫手段，致我們中華民族除滿人外，一律受到不自由不平等的待遇。且政治黑暗腐敗，使帝國主義者有隙可乘，經濟壓迫與政治侵略，交相爲用，幾致致瓜分亡國的慘禍。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起來革命，幸喜二十九年前的今日。將滿清推翻，我們才開始一律平等。但二十九年來因殘餘軍閥的盤踞，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真正的自由平等，還沒有得到，邊民生活的改善，還沒有實現。北伐以來，軍閥漸漸絕跡，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又一天加緊一天，今日何日？真我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試看現在哲盟各盟的蒙人在偽滿洲國下，錫烏各盟的蒙人在偽蒙古自治政府下，備受壓迫，非常苦痛。今日國慶，我們一方想到脫離滿清的束縛，固應歡喜，一方想到倭寇侵略的殘暴，尤應痛憤。我們大家應該一致團結起來，把日本鬼子統統趕出去，完成國民革命，那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才能享受真正的幸福，我蒙古同胞爲構成大中華民族的成分之一，自然

也就同樣的得到一切自由和平等了。

民國二十九年雙十國慶日。

論幫忙與幫閒

許如

——兼答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

塞風第四、五期合刊蒙古問題專號拙作『肅清蒙古幫閒者』一篇短文，本來是泛論這一問題，指出蒙旗有漢人幫閒者這一類型的人物，不想竟因此引起『蒙古民衆日報總編輯』兼『綏遠農政會議』樊幼蘋和『綏遠農政會秘書』魏效愚兩先生的誤會，說我故意辱罵他們。我覺得樊魏兩先生是蒙旗工作人員中的『優秀份子』，本來是蒙古幫忙者，怎麼能列於幫閒者之林呢？我的一篇短文，竟引得他們生氣，『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實在是我的『過錯』，所以便『正式』向他們『道歉』一次。

不想我的解釋沒有成功。『道歉』不生效力，緊接着扎薩克旗有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致我的一封公開信，認爲我指的蒙古幫閒者是所有的蒙

古工作人員（？）這個誤會更大了，我如何的担得起？所以我現在談一談幫忙與幫閒，請求『蒙古民衆日報總編輯』兼『綏境蒙政會諮議』樊幼蕓先生和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諸位同仁的諒解。

幫閒之不同於幫忙，這是盡人可知的事。幫閒的典型人物水滸傳上有一個，宋江要殺閻婆媳之先，出現的唐牛兒便是。水滸傳上說他：『鄆城縣的一個賣糟醞的唐二哥，叫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像唐牛兒這種人物才是幫閒者之流。我們的魯迅先生，他諷刺中國文壇上的幫閒者，『從幫閒到泔淡』一文說得更爲透澈。我之所謂蒙古幫閒者，不過覺得有此一類型，那當然是極少數中之極少數，正如人身血液中之毒菌一般，我們希望白血球增多，否則那還了得？蒙古工作人員，既然有正當工作可做，如樊幼蕓先生明明是蒙古民衆日報的『總編輯』兼『綏境蒙政會的』諮議』，魏效愚先生明明是綏境蒙政會的『秘書』，當然是蒙古幫忙者，怎麼能說是幫閒者呢？所以我認爲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諸位同仁，都是蒙

古幫忙者，並不是幫閒者，諸位先生對拙作所舉的質問，實在是太大的誤會。

至於致我的公開信，說我以蒙古王公爲「閒人」，那更是誤會。因爲幫忙幫閒與被幫者無涉，正如唐牛兒是宋江的幫閒者，武松是宋江的幫忙者，宋江本來是忙人，決不能因爲唐牛兒而把宋江弄成有閒階級一樣（在這裏我得特別聲明，如果說我把王公比成宋江，那可又是莫大的誤會了）。因爲是誤會，所以致我的公開信中別的誤會的地方更多，我也不願一一加以解釋。

總之，我對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諸位先生，覺得他們都是蒙古幫忙者，對蒙旗有功的人，諸位先生在蒙旗的努力，我異常欽佩。想不到我的一篇短文竟會對諸位先生有所觸犯，而引起這麼大的誤會，我覺得萬分遺憾。現在只好向諸位先生「道歉」。一切誤會之處，盼能冰釋才好！二十年雙十節

附錄一 肅清蒙古幫閒者

好些年來蒙事之壞，大半壞在兩種人身上：一種是蒙古政治擔客，

種是在蒙古王公左右的幕僚一類的漢人幫閑者。前者在抗戰以後已無法存在，後者則廣泛的隱藏於蒙古之間，正如病菌之寄生於人體一樣。

過去這一類幫閑人物，不論是舞文弄墨的師爺，或目不識丁的說客，大都是人格上打了折扣，良心上有了缺欠的東西。他們短視、淺見、重利。利用王公的朦朧，挑撥蒙漢的感情，結果是只要於彼有利，那怕是苟延衣食於一時吧，便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都可以！現在的新式蒙古幫閑者，表面上當然進步了，但骨子裏却絲毫未變，其行爲之卑劣，心術之惡毒，猶且過之。所以影響之壞更大！

我們要如肅清人身血液中毒菌般的來肅清蒙古幫閑者！二十九年八月一日

附錄二 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來信

令德編輯鑒：

查塞風半月刊第四五期合刊時評（蒙古問題專號）欄內，所載『肅清蒙古幫閑者』一文，同人等誦讀之下，不勝驚訝！該文所舉各點，完全與事實不符，並且對在蒙古工作人員，有意侮辱，故意挑撥蒙漢感情，爰於八月二十四日在扎旗召開蒙古工作人員臨時大會，當經決議對於該文所評論

各點，提出下列質問：

一、同人等來蒙工作，據該文所云，係「幫閑者」，換句話說，各旗王公，都是「閑人」無疑。查蒙旗社會組織，頗稱健全，而地方秩序，亦甚安定，以此情形，絕非閑人所能辦到，倘云蒙旗王公仕宦皆具有無爲而治的能力，則該文所稱王公的賤味與幫閑者人等的缺欠等甚相矛盾，或別有解釋，願聽宏教。

二、原文又云：「過去一類蒙古幫閑者，大都是人格上打了折扣，良心上有了缺欠的東西，他們短視、淺見、重利、利用王公的賤味，挑撥蒙漢感情，」那麼，他們的人格究竟折扣幾何？良心上缺欠何種要素？「他們」係指何人？何旗王公賤味？如何挑撥蒙漢感情？請予具體的答覆。

三、原文又云：「……結果是只要於彼有利，那怕是苟圖衣食於一時吧，便出賣國家民族利益都可以，」查自綏包失陷，中央對蒙旗軍政，轉爲注視，所以派員來蒙工作，又或由蒙古當局聘請熱心邊事人員來負各項工作。概皆幫助王公打破敵偽陰謀，堅持抗戰國策，發展蒙旗各項事業，以奠國家復興之基礎，而該文所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究竟誰是賣國者？並在何地何時以何種條件及何種行爲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請予具體答覆。

四、原文又云：『現在的幫式蒙古幫閑者，表面上當然進步了，但骨子裏却絲毫未變，其行爲之卑劣，心術之毒惡，尤且過之。』由此以說，凡現在在蒙古幫助王公工作的人員，人格上折扣中又有折扣；良心上缺欠中又有缺欠，國家民族利益，就可無條件的出賣，究竟幫式蒙古幫閑者又係何人？所謂幫式者，如何區別？至於卑劣行爲，毒惡心術，有何行徑？請詳爲指出。

五、該文結語云：『我們要如肅清人身血液中毒菌般的肅清蒙古幫閑者。』查蒙古文化落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貴籍者的意思，是要把幫助蒙古王公的工作人員一律肅清，那麼除漢人外，其他中華民族，事實上不能夠來蒙工作，是否從此將蒙旗工作停頓，抑或請外國人到蒙工作呢？亦請具體答覆。

以上各點，於旬日內分別逐項逐覆，否則只有依法解決了。

此請

撰祺

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八月二十六日）

與王虞輔君論伊克昭盟蒙古問題

楊令德



王虞輔君在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思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中發表『西北屏障伊克昭盟蒙古』一文，對於蒙古之今昔，源源本本，敘述詳盡，足見作者對蒙古問題研究有素，非率爾操觚者可比。王君原作分對於伊盟盟蒙古的新估價及我們的新設計如何保衛國防前線上的伊盟蒙古兩部份。作者對於伊盟情形頗為熟悉，尤其在地理方面，指出伊盟在國防上之重要性，斷非東鈔西襲，捕風捉影者之流所可幾及。最後王君提出『建議』數項，對於伊盟蒙古問題，提出具體意見，今敢就此與王君商榷一下。

王君在『我們的建議』中提出四項如下：(一)勿傷其自尊心。(二)培植前進青年。(三)保障王公地位。(四)扶植地方武力。茲分論之。

王君國內人士往往於民族問題之講演著述中每每提出有傷蒙胞自尊心理之詞句，如「同化」、「消化」之類，此種誤會足可助長侵略者「分化」之作用，這是對的。對於少數民族問題，決非口頭上「同化」所可解決，我們確實實不應該有傷蒙胞自尊之心。那麼怎麼辦呢？作者再未提出進一步的辦法。我們覺得蒙古問題裏面，最要緊的還是教育問題。現在伊盟已有中學一所，小學若干所，中學如何加強其組織，充實其內容，問題尚小；各旗的小學，應該使經費充足，同時師資也成了問題。我們與其派多少在蒙旗走馬看花的委員之類，不如踏踏實實造就一批蒙漢文精通，能和蒙胞一起生活的小學教師！中央對蒙旗每年花多少冤枉錢，實在也應該拿一些錢花到這一方面來！

培植蒙古前進青年，中央年來無疑的已注意及此而且早已實行了。王君提出此問題，很感慨地說到「投於蘇聯之外蒙青年，誘於日本之東蒙青年，以及上次要求自治運動之內蒙青年」。是的，這是值得促人猛醒者。

王君提出辦法：「擴大爭取蒙胞青年，作有計劃之訓練」本問題應分兩方面看。第一是中央對於蒙古青年的根本出發點要適當，如果拿高官厚祿來羈縻，那麼蒙古青年永遠不得滿意。遠者勿論，百靈廟蒙政會時代之亢仁等便是例證。第二是蒙古青年本身要切實努力，不要以為中央優待蒙胞，生活優裕，而不肯努力。須知青年為民族中堅，須要在此時期充實學問，鍛鍊能力。為民族為國家盡力。否則胡胡塗塗，適足斷送自己。

說到王公地位，蒙旗人士，如康王便是大聲疾呼，主張廢除王公制度者，蒙古進步青年，對於王公制度，自然也不能滿意。就目前的伊盟言，廢除王公制度，時間容間，均所不許。王君主張保障王公地位維持其領導力量，這是合乎事實需要的。不過我們覺得對於王公制度之建立，就是說王公權益的維護發展，殊不必強調它。我們不在目前唱高調，主張廢除王公制度，可是乎應該萬應該，應該提高蒙古平民的權益並改善其生活。扶植蒙古青年，使其在蒙古政治上逐漸佔有地位，竟為切要之舉。如綏境蒙

政會添任蒙古青年數人爲委員，這種舉措，都是有遠大的利益的。

最後王君提出扶植伊盟地方武力，目前伊盟處於北戰場最前線，扶植地方武力，俾其保衛地方，這當然是應有之義。近幾年來，中央和邊疆地方政府，對於蒙旗地方武力，都在不斷地予以補充。但這種枝枝節節的辦法，恐不見得能收大效。我們的意見，軍事離不開政治，政治的認識，重於軍事。與其訓練蒙胞的手足，枝枝節節給一些槍械，不如健全蒙胞的頭腦，教他們在思想上有所認識。這樣對蒙古民族之復興，乃至整個抗戰建國，都會有功效的。現在伊盟保安隊正在編制訓練，對於這個問題已開始解決。我們還特別提出伊盟保安隊的政治訓練問題，請當事者注意。

因王君這一大作，引起我的這些久蘊積於腦中的話，得有機會說出來。這些都是切切實實的問題，大家肯注意，肯研討，不管它老生常談也罷，陳腐濫調也罷，彷彿記得胡適之是不主張多談問題的，但我們現在還是多研究些問題罷。

二十九年除夕、陝北榆林。

論蒙古工作

沈求我

令德兄：

剛發出了一信，便收到你寄來的「寒風」第四五期合刊，蒙古問題專號。讀了之後，使我非常高興，因為它在逐漸地充實、茁壯起來了。以前我曾對你說過，因為地區的關係，「寒風」的創刊，必須有它的獨特性，它的任務將是表現蒙古，不脫離現實，不歪曲現實，以一個刊物所應有的誠實正直的態度來報道一切，研討一切。這在這個專號里，你們已經實踐了這個任務，雖然，這里多少還有些缺陷，但正因為我們做的是「拋磚引玉」的工作，所以，這些缺陷也就不足以損滅「寒風」的價值了。

無論在過去，現在，或是將來，蒙古問題毫無疑問的是整個中華民國問題中的一環。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怎樣去敷衍，怎樣的同化，而是在怎

樣去扶植。蒙古民族與整個中華民族是不可分離的，蒙古問題也決不能與整個中華民族問題脫節。中山先生曾經天才的肯定地說，要解決中華民族的問題，必須要對內求得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在今天要解決蒙古問題，必須在正確的三民主義領導之下，在經濟上，文化上……使蒙古民族一步一步的走向自由幸福的大道。

當然，負起這些責任的是那些從事蒙古工作的人們。過去的姑且不說，就以現階段而論，他們的工作實在難令人滿意。記得有一位朋友，在我將要到榆林去的時候，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蒙古正像一匹駱駝，因為，蒙古工作者也需要像一匹駱駝樣的精神」。可惜我未能副他的期許，而在短短的一年以後，因了種種的原因，不得不離開那裏了。雖說是一年，所見所聞，却使我感覺蒙古工作前途的黯淡！「事在人為」，無論工作的本身是怎樣的有意義。如果得不到相當的人去做，結果會愈弄愈糟的。蒙古工作者現在有幾種非常惡劣的傾向，這些傾向，將鬧得蒙古問題成爲不可

收拾的。一般的蒙古工作者都犯着一個不認真的毛病。錯覺的認為中央都不太注意蒙古，不過是馬馬虎虎的敷衍吧了，我們——指蒙古工作者——又何必得罪人家呢？於是遇事敷衍塞責，肩膀滑，心眼多，一張笑臉，兩片薄唇，便成爲他們的工具。多請客，多談風花雪月，便成爲他們的不二法門。每月只要拿幾百錢經費，多在公文紙上開開「等因奉此」，就算是完事大吉。還有些人認爲蒙古是升官發財的福地，起初只是結識幾個王公，使出吹拍的手段，博得王公歡心，於是就乘機買空賣空，向王公說他是中央的什麼什麼，向中央又說他是王公親信，拿出大騙子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技巧，朦朧欺瞞，以遂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還有一些確是負有特殊使命來到蒙古的人。他們的工作是特別的艱苦，工作成績也有非常美滿的，可是其中有少數份子，以他所負的使命作爲壓詐的幌子，把工作的目標轉移在他個人的私慾上，這是何等的令人痛心的事！現時的蒙古工作者，大半是不學無術，利祿薰心的人們，要想他們來做這神聖的工作，而且還要

他們做出成績來，那簡直是十足的夢想！

因為你的那篇短評「肅清蒙古幫閑者」，使我感覺到你真奮的態度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暴露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施展鬼蜮伎倆的無恥的東西，這是我們的任務，「諱疾忌醫」並不能算是一件美德呵！

針對着這些病症，我覺得應該提出下列的方法：

一、加強蒙旗行政機關的組織，注入新生的力量，澈底的革除說空話不負責的態度。

一、澈底的檢討蒙古工作者本身的條件，無形的剷除那些不良份子。

一、把蒙古工作有系統的領導起來，頭緒紛紜，各自為政的狀況應該

改良，並且要糾正老朽陳腐的陋習，培養嶄新的作風。

一、要認清蒙古工作是一樁偉大艱苦的工作，工作者要抱有殉道者的精神，不計名利，不計生命，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做去。

當然，這些方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這祇是我個人的意見提供出作你們和一切從事蒙古工作及關切蒙古問題的朋友們的參考罷了！

(八月廿四日·長安)

抗戰與蒙古

令德

一、綏境蒙政會性質的變化

抗戰初期的綏境蒙政會，僅由土默特旗總管兼蒙政會秘書長榮祥賈萬難從綏遠携出印信一顆，交給綏蒙會委員長沙王，那時伊盟的扎薩克旗，現在的蒙古政治中心所在地，正在風雨飄搖中。敵人飛機隨便可以降落，綏境蒙政會幾乎是名存實亡了。

後來鄧寶珊將軍奉命北上，安定了伊盟，綏蒙指導長官公署也先後派陳玉甲、石華嚴二人入蒙，指導蒙政。抗戰第二年，綏境蒙政會便在扎薩克旗招集流亡，恢復機構。可是綏境蒙政會的委員本來是綏遠烏伊兩盟十三旗，綏東四旗，土默特旗，共十八旗的王公總管合組而成的。烏盟六旗和綏東四旗完全淪陷，王公總管未能出走，原有委員人數便減去了一半以

上。後來烏盟東西公旗的兩女王和綏東廂藍旗總管阿凌阿都任了蒙委，綏蒙會至此可以召集會議，這是一大進步。

抗戰第三年，綏蒙指導長官公署特設副長官一職。因為長官閻錫山不能躬親入蒙，才任朱綏綬為副長官。朱任副長官以後，北來就任，幾次入蒙。綏蒙會也改設常務委員，由榮祥、圖王、鄂王任此職，襄贊沙王，共理會務，於是蒙政會會址建設完成，職員齊集，委員大會也如期召集。荒涼的伊盟扎薩克旗，在抗戰中建設起來，成長起來，成了蒙古政治的中心。

抗戰到了第四個年代，綏蒙政會也更進一步地有了生氣。首先便是在王公總管轄的蒙委當中，加入了青年委員四人。以蒙古平民青年能加入王公總管轄中，共負蒙政責任，這在蒙古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抗戰的進步，使蒙古政治得到空前的變革，使王公階級與平民進一步地携手合作。新任綏蒙政會四個平民蒙古青年委員是經天祿、胡鳳山、賀者壽、白音倉。現聞朱副長官又保舉康濟民，任秉鈞兩青年為委員，如此，則綏蒙會

新添的力量更大了。

現在綏境蒙政會的委員，委員長沙王之下是鄂王、圖王、色王、康王、特王、西公旗女王奇俊峯、東公旗女王巴雲英、旺王、榮祥、奇文英、阿凌阿、經天祿、胡鳳山、賀耆壽、白音倉等十六人，不但人數充實，在量上有了顯著的變化，而且因為加入青年委員，正如注入了新血液，在質上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一一·綏西與烏伊兩盟

抗戰以前，蒙古問題是擺在綏遠的。傅主席不得不肩負起解決蒙古問題這個重大的責任。因為德王之認賊作父，引狼入室，才有白靈廟的義戰。爲了對抗德王，覺悟的蒙古同胞，才在中央和沙王領導之下，組織起綏境蒙政會。抗戰初起，傅主席轉戰於雁北，晉西北，和蒙古脫了節，蒙古同胞如孺子之失其父母。後來傅主席回到綏西，綏遠省政恢復機構；綏境蒙政會雖然復活，但那是局限於伊克昭盟。淪陷的烏盟，許許多多蒙古官

民，並不是甘心附逆。他們還迫切盼望傅主席拯救他們。於是傅主席便派陳玉甲深入烏盟，收復烏盟中公旗廠汗拉廟之役，使兩年不得和內地通消息的烏盟盟長巴王和中公旗的林王，擺脫了敵人，投入了祖國的懷抱。在伊盟，因為傅主席回到綏西，蒙古官民也更爲興奮。他們紛紛到綏西，向傅主席致敬。最近沙王還派他的長子鄂王和蒙委白音倉赴綏西謁傅主席。傅主席也組織了伊盟慰問團，派馬秉仁，郭麟傑爲正副團長，到伊盟各旗慰問蒙古官民。伊盟慰問團携有傅主席告伊盟官民書，詞極懇摯，最後除勸勉伊盟官民團結禦侮外，並表示保障他們的安全，解決他們的糧食問題。伊盟官民在抗戰三年中第一次得到這樣深切的安慰，他們知道傅主席在綏西，這綏西是烏伊兩盟的燈塔所在地，引他們走向光明。

三．綏蒙委紛入行都觀見之意義

蒙古官民內向之心，固然不能以王公之紛紛入行都觀見來作浮淺的測驗；可是抗戰以來，蒙古人士之入行都觀見者都是異常興奮，異常忠盡，

即以綏遠蒙政會的範圍來言，幾年來入行都覲見之蒙古人士計有沙王、榮祥、康王、東西公旗兩女王、奇文英、奇玉山、白海風、經天祿、胡鳳山多人。榮祥、白海風在抗戰初期便入行都覲見，那時行都還在漢口，沙王重慶之行，關係蒙政前途頗為重要。康王現在尙留渝受訓，聞已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東西公旗女王奇俊峯、巴雲英、準格爾旗東協理奇文英最近由渝返來。他們對於中興之厚遇，見各地之進步，異常振奮。所以回旗以後，極力擬作。

西蒙抗日游擊司令奇玉山是烏審旗的協理，烏審旗是伊盟的後方，奇玉山不久即可由渝返旗。烏審旗向以產良馬著稱，西蒙抗日游擊支隊在他的領導之下，訓練蒙古抗日鐵騎，定會在抗戰中建功的。

新任綏蒙委蒙古青年經天祿和胡鳳山，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蒙古最優秀的青年。經天祿更是蒙古青年教育家，現在的伊盟中學校長是由他擔任。他們二人膺新職後，即赴渝覲見。現在仍在重慶，他們在陪都受最高

當局指示之後，圖到蒙古來，對於蒙政的改革，一定會收到極大的效果的。

● 現在還有圖王、特王、旺王、色王、他們都準備明春赴渝展觀，懇聆領袖訓示，努力抗戰建國工作。

蒙古官民在抗戰建國當中，要盡他們的責任，完成他們的民族使命。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蒙古驛運

許如

成吉思汗，忽必烈，這些震鑠古今的蒙古皇帝，橫征歐亞，當時便奠定了驛運的基礎。後來清初康熙時代，蒙古驛站制度完全建立。從有清初葉直到民國初年，蒙古驛站幾百年來迄未衰廢。因為蒙地遼闊，交通不便，郵政未設之前，驛站為唯一傳遞公文之機構。驛站之距離、方位、均極精密。從前驛站所謂『換馬不換人』。各站經常有鞍韉妥備之馬匹，預備交替。新疆迪化至北平，晝夜十八日，有緊急公文，由一極雄壯而精於馬術之青年，以輕綢纏腰，作此長途奔馳，否則不纏腰，腸胃震動，必至斃命。蒙古驛站雖不至『挽馬不換人』，而且每站距離，大都以一日為率。但遇緊急公文，亦絲毫不敢就誤，必按預定時間，投遞到達。

成吉思汗當日定制之初，驛站或不僅爲傳遞情報，清代以後則驛站轉爲傳遞公文機關，別無傳遞物事，正等於後來之郵局。中國自創辦郵政以來，蒙旗地域遼闊，郵政未通，公文往返，仍賴驛站投遞。直至民國廿五年以前，內蒙僅殺虎口驛站所轄十二台站，每年轉遞蒙藏委員會對各旗發送公文，尙有千餘件之多。

白雲廟蒙政會成立，烏盟設有郵局一所，其後烏伊兩盟逐漸開闢郵路，各旗有創辦信滙者，郵政通行之地，驛站卽失其效用，於是有改爲牧場之舉。

民國八年以前蒙古各驛站統稱驛站道，每道設道尹一人，轄驛站若干處。民國八年改驛站道爲台站管理局，下設台站若干所，名稱雖易，性質未變。外蒙不通以後，內蒙有殺虎口、張家口、喜峰口、獨石口四台站管理局，各台站構成東西蒙之交通網。二十五年張家口台站管理局長某與蒙藏當局發生齟齬，朱哲元電請蒙藏委員會取消台站管理局。蒙藏委員會當

時不敢得罪疆吏，並以爲台站因郵政之發達已失其效用，故擬取消。嗣以台站有人民土地不能安插，便改各台站爲牧場，名爲牧場，並無畜牧設備。不過改換名目，仍執行其傳遞公文之任務而已。這是七七事變以前的情形。

一一。

抗戰開始，內蒙各地大都淪亡。原日張家口殺虎口……四口台站管理局，經改爲牧場而後，僅一殺虎口牧場因一向設於綏遠，綏遠淪陷後，該場場長黃夢熊便隨軍退出，深入伊盟，收拾其尙未淪陷之台站。其餘各口台站都淪亡了。

以綏遠省垣爲根據地之殺虎口台站管理局，通訊區域爲土默特旗及伊盟各旗，共轄台站十二所，改爲殺虎口牧場後，即以原轄之十二台站爲十二分場，綏包淪陷後，土默特旗境內之各台站均淪陷，僅伊盟七旗之六台站完整無缺。（伊盟七旗每旗設一台站，唯扎薩克旗幅員最小，未設台站）

· 向例傳遞公文由烏審旗台站代辦。)

黃夢熊奔走於伊盟各台站間，組織訓練，煞費苦心，但在此期間，中央最高國防會議，以驛站既失其作用，牧場復虛有名目，竟完全撤消。台站不比普通機關，一紙命令即可取消，因為這是幾百年來的組織，有土地，有人民，安插改革成一大問題。原來蒙古驛站清代定制每一驛站，劃幅員四十里之土地為一區域，其中居住辦理驛運之蒙民若干戶，各戶均予以驛馬，輪流值班，此一區域為台站地，開墾牧畜，台站蒙民自給自足，每一台站設章京一人，綜理其事，各台站之土地人民均屬於台站管理局。而今各台站漢民聚居從事墾殖者日衆，種地納糧，不屬於各旗政府，亦不屬於各縣政府，純為一特殊組織。這正和伊金霍洛守護成吉思汗陵寢的「達爾哈特」蒙人一樣，不受任何一旗管轄，他們也有喇嘛，但自有召廟，不與其他各旗同。台站蒙民也是這樣，他們自己有召廟，他們的喇嘛在自己召廟裏出家。每一台站的行政首長——章京，由台站管理局委任。各

台站的第一個大喇嘛也是由台站管理局任命。所以過去的台站管理局長就是現在的牧場場長，他是各台站政教合一的領袖，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權，有教權，雖然不似各旗王公那麼樣，也不管是一路諸侯呢。

土地劃分，人民安插，都成問題，所以雖經最高國防會議通過，過去的台站現在的牧場取消了，結果還是辦不到。最高國防會議不過在抗戰初期對此不明瞭罷了。本年最高國防會議又通過，殺虎口牧場又恢復舊日組織，於是此碩果僅存之蒙古驛運的唯一機構，現在依然開展了它的工作。

三

殺虎口牧場現在設在榆林，場長黃夢熊積極整理這僅存的伊盟六個分場，每一個分場，就是每一個原初的驛站。各有其四十里之幅員，面積為一千六百里。蒙漢居民各站均約近千戶。伊盟扎薩克旗抗戰以來也設有郵局，其他各旗如郡王旗都有設立信櫃的，又加綏蒙指導長官公署自朱綬光任副長官，北來視事以來，組織加強，成為伊盟各旗唯一指導機關，蒙

旗與中央往來公文，大都由綏蒙指署轉遞，各牧場既不能與淪陷區各驛站完成通信網，僅伊盟之六個驛站，幾完全失去傳遞公文之性質。現在各分場即各驛站，在政治上各章京照常行使職權，管理土地稅收各事，軍事上各站設有自衛隊，自備槍枝，自籌餉項，以便自衛。黃夢熊氏派員訓練之。教育上，在綏遠未淪陷前曾設有完全小學一所，後以綏遠淪陷而停辦。現在籌備恢復，擬設於鄂托克旗境內，以教育各站蒙民子弟。改稱牧場以來，雖然名實不符，但黃曾擬辦模範牧場，以便改進蒙古牧畜事業，現仍以經費無着，未能進行。

各台站蒙民既不屬於任何一旗，與一般蒙民心理便覺不同。森蓋凌慶在伊盟擾亂，各旗蒙民，或多或少，有趨附森蓋爲亂者。唯台站蒙民則均潔身自好，不肯附違。他們自己稱是『中央蒙古』，因爲他們不屬於任何一旗，而是直接屬於中央國民政府。他們都以此爲榮。蒙古同胞有此獨特之『中央蒙古』，在抗戰期間，如何使他們配合起來，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

只是消極的安插實在不夠。

現在全國實行驛運，利用蒙古驛運原有機構，使此一般數百年來專以驛運爲任的蒙民完成他們的新任務新使命，實在有此必要。據黃夢熊氏表示，現在全國驛運，尙未推行至蒙古。如果能和蒙古的驛運運接起來，各台站有現成的有訓練的人，有現成的駱駝和馬匹。不必專司投遞公文，運糧食，運軍火，從伊盟到綏西，到寧夏，到包頭灘上，到陝北邊區，費力小而收效速，花錢少而成功大，蒙古的驛運是能够開闢新途徑，完成新任務和新使命的。

全國驛運，方在草創，蒙古驛運，已有成規。在抗戰期間使此因郵政進步而逐漸沒落的專以投遞公文的蒙古驛運作新的開展，課以新的任務，使這幾百年來的完善機構在抗戰過程中發揮它偉大的效力，這實在是應該的，盼望主持全國驛運的人，不要忽視這個問題，這是記者最後的一點微意。

〔二十九年雙十節，陝北榆林〕

塞風蒙古問題專號

第四、五期合刊
要目如次

(一)時評：加強蒙政機構許如。怎樣劃分伊盟的兩個牧場(邵武)。
肅清蒙古替閱者(許如)。加緊的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止戈)。望所於伊
盟駐軍執法隊者(瑛克)。(二)論文：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中國國民黨政策
(馮鶴天)。從漢蒙同源說到清誠團結(榮屏)。論對蒙工作(楊昭武)。粉碎
敵人擾亂伊盟的政治陰謀(魯蒙)。論内蒙『新文化啓蒙運動』的建立發展和
前途(高魯峰)。日寇侵略蒙古陰謀的失敗(許再善)。從蒙旗組織說到『偽
蒙政府』的沒落(鄒煥宇)。文藝：建立邊疆文學理論(曠若)。陽翰笙時劇
本『塞上風方』揚令德。繞過居延海(弱水)。荒漠迷途記(王礁)。蒙古同
胞在抗戰中最偉大的一片(許錫五)。邊疆之歌(召思)。報告西北攝影
隊在伊盟(劉巍)。進步中的伊盟(許如)。十三歲的新娘子(許如)。其餘不
及備載。

(價目)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四角。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生活書
店重慶分店。上海雜誌公司重慶支店。大公報榆林分館處。華新處。塞
風社編輯通訊處 陝北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應該表彰的俺答可汗

榮祥

精誠團結，是我們全中華民族對倭抗戰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個道理，除漢奸賣國賊以外，凡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無論是誰，都能深切了解，並能忠實地予以履行。還是我們抗戰建國過程中最好的表現，也就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顯明證據。所以今後我們全民的團結愈堅固，愈廣泛，我們抗戰建國的力量就愈增強，勝利的到來也就愈接近了。因此我們對於精誠團結這一口號，還不能認為已經達到理想的程度，便把它置在次要工作之列。按現在的情形，我們仍應隨時隨地隨人隨事，加以宣傳和鼓吹，使淪陷區域受了敵人分化麻醉的人們，也都能一個個醒轉過來，一齊走向精誠團結抗戰建國的光明大道。那麼倭崗的崩潰，便成了無可救藥的病症了。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倭關自以爲「滿蒙政策」的初步已告成。於是對於內蒙各旗王公，以及失意的蒙古青年，竭力施以金錢的誘惑，和分化的煽動，以期遷其挑撥離間同室操戈的鬼蜮之謀。那時內蒙各旗有志節的智識份子，已多數入黨，受了三民主義的薰陶，都能理會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對於敵人的謬妄宣傳，和惡毒的分化，也都能用精晰的頭腦加以分析。尤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倭關所派的駐綏遠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因作者強制撤消德王派駐綏遠作情報的無線電台，遂與作者起了一次風聞全國的直接衝突。自此事發生以後，凡與作者接近的蒙古智識青年，更瀟灑楚楚揭穿倭關的「畫皮」，識破了猙獰的醜惡面目。自然都存了「去之若浼」的心理，不肯冒然上牠的賊船了。假使當時全內蒙的智識份子，都飽像這一般青年的立場明確，志節堅定，那麼蒙族的團結，還有什麼問題可說呢？可惜內蒙既有了爲國家奮鬥的青年，同時又出了爲民族丟人的敗類，這真是一件極可惱心的事啊。

說到這一夥變旗敗類，他們也都是中國人，爲什麼他們要背離國而親暴敵，捨同胞而就虎狼呢，這就是因他們受敵國分化腐醉的毒素太深了呀。他們所受的分化毒素，固然不止一端，但其中最荒謬而最有力的，便是說「蒙古民族，自古卽是獨立的國家。除了元朝統治過中國以外，從來沒有一回蒙古英雄，與中國合作過。你們現在爲甚麼不謀自立呢？」自這種謬說由倭國的特務人員，盡力宣傳以後，於是這夥認賊作父的蒙古敗類，就毫不考慮地予以接受。也不想成吉思汗的子孫，那一幫曾與倭奴合作過？竟紛然羣起，協助敵人，包圍德王，要他作一個倭奴之奴的「成吉思汗第二」。呵呀！這一夥無恥敗類，他們不但把蒙古英雄祖先——成吉思汗的金字招牌，打了個粉碎，踐入了廁坑，實在把現代蒙古人的面皮，也拿蠶織給塗抹的無餘地了。倭國這種分化的謬說，只有這夥無恥敗類，才肯閉了眼睛聽。若是稍有歷史常識的人，誰肯相信呢？蒙古在春秋戰國時，統稱北翟。他們和中原各國，鬧麻煩的時候固然是有的。但和各國通

婚的事實，却也不勝枚舉。其後改稱匈奴，自西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即依居於勝塞，與漢和親，受漢保證，從此子孫孫，與漢無訾。鮮新莽時猶忠於漢。至於東漢二百餘年，更是融合無間，多數匈奴人移居塞內，漢爲登新興郡處之。就是爲報索仇而攻金的成吉思汗，（金朝因酒醉微愆，慘用木臘釘殺汗之核恩）也是和南宋合作以收夾攻之效的。凡此遠代的史實。我們暫且不細述。我現在想把殺土默特旗（作者的本旗）的開旗創業賢王——俺答可汗果世忠於明朝的事蹟，簡略地介紹一下。一則開係關分化的謬說，一則喚醒現在蒙古王公的惡夢，使聽了然於精銳團結的大義。

趙考俺答可汗是明代韃靼國達延可汗的嫡系子孫。明史韃靼傳稱他爲俺答。大情一統志稱他爲諸達。究其實他的名字應該寫作阿能大。按阿能大就是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里阿難（音那）的蒙譯語。他的封地固有現在的土默特和烏蘭察布盟的全境。他年青時侯，很能淘氣。察罕可汗把他關封在現在的卓索圖盟。（察罕部就是韃靼國的共主，是達延可汗長子傳下

來的一系，地點就是現在的察哈爾。）後來因為他和東蒙各部落常搗麻煩，東蒙各王公聯名請察罕可汗把他調開，察罕爲息事寧人，遂把他再調回西部來。但是他原來帶去的軍隊，却留在那里，另派別人去統率。所以我們這旗叫作土默特，而卓盟也有兩旗叫土默特，（兩旗分左右翼，）就是因爲俺答可汗曾兩處統封的緣故。他回到西部以後，雄心不息。整軍經武，銳意圖強。不到十年，居然雄視諸部。明史韃靼傳說：「俺答最雄壯，有精騎四十萬，」這也就可以看出他雄強的一斑了。他起初只想征服右翼諸部，（那時自編罕以東，統稱左翼，自察罕以西至青海統稱右翼。）並沒有和明朝搗蛋的意思。所以他在征服了右翼八十五部落以後，（那時外蒙西部也屬他轄制），便自稱爲阿勒騰俺答可汗，頗有南學王稱帝「聊以自娛」之概。不料明朝出了七八個漢奸，其爲首人叫作趙全和路實的，因犯了白蓮教案，被有司緝拿，在內地不能容身，遂逃出長城，投在俺答可汗帳下，作了他的謀士。終日勸俺答可汗修城池，蓋宮殿，率兵南下，

和明朝爭雄。明史所載俺答內犯的事實，都是這夥漢奸給慫恿成的。

俺答可汗有最愛的一個孫兒，名叫把漢納吉。有人給他從烏審都說了一個媳婦，俺答可汗聽說這媳婦很美，就把她收爲自己的第三房如夫人，（這就是名震當時的三娘子）給孫兒寫定了一房親事。把漢納吉雖然年幼，對這事也非常不滿。乘俺答可汗征西藏的工夫，（征西藏的事實和起因很繁，不能悉述）他就帶了幾個人隨從，跑到大同，降了明朝。俺答可汗在藏邊得到這個消息，非常痛心。當時草草議和，即率兵星夜發程趕回，直向大同進攻。他滿以爲他往年蹂躪明邊，得降了明朝，此次他的愛孫自投羅網，必無幸存之理。所以一到大同，就把城圍了個水洩不通。一面聲言要他的孫兒一面就準備借端大鬧一場。那想到他正在城下咆哮的當兒，宣大總督王崇古却笑迷迷的在城頭向他問道：「老朋友，咱們從前不是約定互不侵犯麼？你今天爲甚來此暴跳呢！」俺答可汗說：「你把我的孫兒殺了，你還佯知故問麼？」王崇古說：「你的孫兒已受了朝廷的封爵，好端端住在

這里，你聽誰說我把他殺了呢？」俺答可汗說「不信」王崇古笑着說「諒你也不信」遂立刻將把漢納吉喚到城關，和他祖父見面。俺答可汗看見他的孫兒金冠玉帶，蟒袍牙笏，直喜的眼淚迸流，連向王崇古打恭道歉不迭。王崇古看出他是可以感情說服的，遂乘機勸他歸款。俺答可汗說「我本無意犯邊，都是你家的人（指漢奸）教我這樣幹的。朝廷如能封我爲王，我願世世爲朝廷保邊，必使沿邊居民，不受一草一木的損害，倘他部若有不遵約束的，我自能管教他們。不煩朝廷分心也。」王崇古說「你如能把那幾顆壞蛋交給我，封王的事，我一定負責向朝廷奏請。」俺答可汗說「好，就這樣辦吧。」當日夜間，俺答可汗就把那幾顆漢奸捆起，派人送給王總督。自己領兵退到長城侯命。過了些時候，明廷果然封他爲順義王。除了豐富無比的榮典和御賜的冠服袍帶外，還鑄了一顆三百兩重的黃金印，以示優異。他的胞弟老把都也受封爲都督，其餘文武受封的凡六十餘人。從此以後，他確能忠實履行他的諾言。可惜明史只記他前半生的搗亂，

而沒有記他後半生的公忠。這實在因爲他後半生虔心奉佛，嚴禁殺伐，邊地人民，都享了安居樂業的幸福，史家已無事可記，故而從略。他早年修的城，明廷賜名爲歸化城。（原名庫克忽洞）他晚年蓋的廟，明廷賜名爲仰華寺。宰相張居正給寫了一碑寺額。他活到八十多歲才壽終正寢。他的長子紅台吉襲了順義王爵，還是照他父親的遺規，忠於明朝。紅台吉襲王三年，壽已六十餘，接着也病故了。此後他的孫兒格根可汗，曾孫博碩克圖可汗，接連都襲了順義王爵，都是一貫的忠於明朝。就是俺答可汗晚年，大權交於他的愛妾三娘子的時候，也能領導諸部，効忠於明廷。所以明廷特封她爲忠順一品夫人。明朝自隆慶萬曆以後，西北沿邊無烽火之驚，確係因有順義王一家，父子祖孫，鞏固能盡殫歷任的緣故。

迨至滿洲突起，與明朝爲難，東蒙的科爾沁部首先降附滿清，並引導滿人，突襲察罕的立格鄂可汗。（明史作林丹汗）立格鄂戰敗西走，滿兵乘勝追至歸化城，當時小順義王博碩克圖以滿洲征服內蒙以後，必要侵略明

朝。不如早遣其鋒，以紓後患。遂密遣心腹小使，賚書往大同，約明將共出兵夾攻。不料其帳下有二奸宄，一名杭臬，一名古祿克，竟密以此事報告於滿軍統帥阿濟格，乘夜將小順義王部隊包圍解決，並將其祖傳之金印奪去。於是順義王一系，從此便夷為庶民了。

就上述的事實看來，順義王一家數代，對於明朝，不但盡了消極的忠順，並且因積極的爲明而犧牲了他們累葉的尊榮。我們現值抗戰緊張之期，而倭閥對蒙旗的分化陰謀，亦仍在步步加緊，愚昧的親倭王公更迷醉於敵人居殺之下而不自覺，反謂忠於黨國者爲枉讀詩書。（德王譏作者語）這真是歐陽子所說「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當七七事變以前，作者曾向傅主席建議，由公家撥款將順義王家廟舊址加以修葺（內有順義王夫婦藏身香壇塔廟）使親倭的蒙古王公，知道古代愛國王，雖有忠於國家者。此舉義意之重大，較諸崇祀成吉思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傅將軍當時亦極首肯，僅未及進行而抗戰已起。現在修廟刻石的事情，雖然無暇顧到，

但由政府與文化界加以宣傳褒揚，想是應該的吧。就是作者此次不惜一切犧牲，毅然決然跑回本族來，在我們英明的領袖領導之下，負了一份小小的抗戰責任，也無非是繼承我們開族創業賢王的遺志，就是與作者同甘苦，共休戚的一班青年，他們的皎然志節，也何嘗不是受我先王偉大人格的感召呢？親愛的蒙族同胞們，我們前代的賢王，既有這樣光榮史蹟，我們應當趕快團結起來，効忠於祖國，以期「無忝爾祖」吧。

〔三十年元月〕

朱綬光將軍談蒙政

唐克

朱綬光先生的大名，便使人想到他是一位兵學家，同時，也是我國軍事界的一位老前輩。大家知道：朱先生最早即在陸軍大學執過教鞭，國軍定都南京後並曾任軍政政務次長兼代部長，軍官叙級已晉為陸軍上將了。他是一個傑出的軍人，因而他學生的精力乃都貢獻在中國軍政發揚方面了。

不過朱先生的勛業，却特別顯耀在山西。真的，山西對於朱先生的關係太深刻，沒有別的，因為朱先生曾以很長的時間來與閻錫山將軍充任參謀長。朱氏固以練達見稱，然而閻將軍的知人，正也可以相提並論。

去年朱先生才被任命為蒙旗自治指導長官公署的副指導長官，不消說得，他是代表着中央和閻錫山將軍來處理蒙務的。談到蒙務，誰也知道這

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尤其是在敵人政治進攻的今天，這問題要求我們立待解答。怎樣團結蒙政？怎樣遏止敵人的陰謀分化？這在綏蒙戰場，此種政治任務，實在要比任何軍事努力顯得更為特別與重要。記得鄧寶珊將軍說過：『此間戰場，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特別是蒙漢團結問題』。是的，綏蒙方面所以與衆不同的地方原因就在這裏。然而朱先生恰于此時磨荷這副重擔，即負責指導蒙古的一切政務和事務，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番朱先生又以副長官的資格，出席指導蒙政會第六屆委員大會了。這大冷的天氣，北風凜冽，朱先生居然能以半百之年履險如夷，此種忠公體國的精神，實在值得吾人效法和贊佩！記者因公奉旗，適於×地獲晤朱氏，書牘之下，當蒙發表對於蒙政的感想，爰擇其要點敘述如次：

『本人朱氏自得以下仿此奉旗，此爲第三次。而這次對於蒙政前途更抱樂觀。過去國人對於蒙政不但不求了解，抑且不能注意，須知敵人謀我之急，固無時不欲在我國民族之間找縫隙，換句話說：敵人妄冀滅亡中

國。其主無手段就是「以華制華」。但對外抗戰，而對內則必須力求統一，故本人於接受任命之際，即以團結蒙漢為唯一之職志。當然，這是一個極為艱苦的工作，可是這件工作，現在由於傅副司令長官，鄧總司令，高軍長，沙特貝長，榮總管等極力幫助，基本上都已初步的完成了。這並不是說，今天蒙旗我們已經有了沙王康王以及兩女王等等之晉謁申請，不然，因為蒙旗的民衆，已自動組織團體，實行自行抗戰，並嚴厲討漢奸，其工作已趨趨於內訌了。至旗與旗之間，王公與青年之間，感荷也極為融洽。一句話：敵人對於滿旗的政治進攻，到今天，實已遭到我們無情的打擊與創傷。

其次，所謂蒙政，還不儘是單純的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必須要有經濟文化……等，力量來配合政治的發展。這政治才能得保障。為此目的，所以在經濟方面，我們要大規模的舉辦合作，貸款，救濟，墾荒以及改良牧畜和收買羊毛等。至于文化事業，除將原有的中小學校加以擴充修繕

外，並擬創辦巡迴教育，同時，正在選拔蒙籍優秀青年輪流到中央各級學校受訓。而出版事業，現在亦在有計劃的加以擴充與發展。我們總以做到改良蒙民生活與提高蒙民文化為目的。不如此，則推動蒙民積極參加抗戰，即將成爲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除以雄厚兵力保衛伊盟外，現正積極培養齊胞的自已武裝。如直屬中央的，已有白海風師長所領導的類、師一平師。而地方武裝及游擊部隊則在各旗都有，這都是蒙旗抗戰的新生力量。這些力量政府也會大量的予以補充。本人承乏指導蒙旗自治，自當秉承中央及閩司令長官的意志來加以扶植與維護。希望努力訓練，更望各人自愛。日寇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大家都要一致擁護中華民族的唯一領袖 蔣委員長，爲整頓中華民族的幸福而奮鬥！」

這是朱先生近來對於蒙政的意見。除了這些意見之外，他還與記者談到一些蒙古的風俗習慣和人情。他的態度是那樣的悠閒着。他的思慮又如此深遠周詳；有朱先生在，蒙政總會有辦法的，我們敢爲朱先生祝禱！

二九，十一，十七，脫稿榆林。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沙王

李國青

綏遠軍政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扎布，是蒙胞所最敬仰而最孚衆望的一人。他在妖氛彌漫綏包的前夕，堅決拒絕了日寇的誘逼，率着全體工作人員，轉進伊盟，致力抗建工作，他在蒙旗中的人望因此更形提高。在人們目光中，沙王簡直是成吉思汗再世，沒有一個人談起內蒙時不稱頌這位遠矚卓見的沙王。

他不但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智勇兼備的軍事家。作戰時更靈敏無倫，能騎着無鞍韁的奔馳馬放槍，將三百公尺內任何東西射中。再加以深謀遠慮的運籌，無怪他能達到今天的地位——伊盟保安長官。

他身材短小精幹，臉色黧黑健壯，確是蒙胞的本色。他坐着的時候，

每每把右肘攔在椅擋上，左手盤着一串佛珠。站着的時候，略有一些低背，一綫清朗的銀髯，瀟灑地飄在胸前，精神愈顯得矍鑠，似乎使人不信他今年已是六十五歲的人了。狡黠的人說蒙胞最信仰佛教，如果像沙王這樣富有革命性的非蒙古式的頭腦，沒有盤着佛珠的外表，他休想當伊盟正盟長爲蒙胞唯一的領導者。

他不喜歡穿牛皮靴，也不喜歡戴拖雁翎緯帽，平常跟我們一樣的裝束着，但他與蒙胞舉行大典時，那是例外。他穿衣服很講究乾淨，在他的衣袖上，就見不到像其他蒙胞那樣的油得發亮。

他的王府在扎薩克旗，伊盟的心臟地。建在沙坵上，是一個方城，但老百姓叫它爲營盤。城的左右幾十步，屹立着二個碉堡，城門朝向南方，有城樓，還有『平安門』三個金色楷字，迎面攔着一面照壁——畫着旭日初昇，海天一色景像的照壁。

王府里，除了幾十間普通平房之外，還有二個古典的含有游牧風味的

蒙古包，在西邊較大的是沙王的寢帳，一個另是他大兒子鄂王的。他招待來賓每讓到一間佈置非常精緻的會客室中，請來賓坐到二十世紀產物的沙發上去。近代物質的文明已走進最具保守色彩的蒙古族了。

沙王是鄂爾多斯伊盟右翼前末旗——扎薩克旗——人。他是書香後代，爵門之子。他的十六祖，在西番向伊盟侵略戰爭中，率着伊盟健兒從事抗戰，經過二年的長期苦鬥，維薩一役，終於把敵人全部殲滅，完成使命，因此得獲世襲扎薩克的封位，並特為從烏審旗劃出一部，命名「右翼前末旗」。

他曾在蒙古私塾攻讀史書，最喜歡研究大學和中庸的哲學。他是蒙胞中著名的一門政治道德家，常向人講解學庸的道理，說明天下的不平，社會的不止於至善，都是由作人不能明明德，作事不盡親民所致，所以輪也主張恢復固有的道德，以建設國家。他諳到歷史，就感動成吉思汗的光榮勳績，將在近代蒙旗手里掩光了，因此，他又主張發揚尚武精神，以復興

民族。

二十二歲時，他就繼任扎薩克的職務。這一年戡平呼圖克圖禍亂後，便受着蒙胞的擁戴。接着烏蘭察布盟的三公核，發生了相持好幾年的閭閻戰爭。綏區都統調他居中斡旋，結果，他很快的解決了這嚴重的事態，成爲一個和平使者，於是他被推爲伊盟的副盟長。

一九一二年，總理推翻了專制皇室，成立中華民國，倡導五族共和，烏伊兩盟首推沙王代表晉京，參加開國慶典。歸來時，他向蒙胞宣布：「我們要感激總理給我們打碎壓迫的桎梏，我們要擁護總理給我們自由平等的主張。」蒙胞就在這時開始接受革命洗禮了。

民國十二年，他已升任爲伊盟正盟長。恰好這年他在施政上。碰到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原來伊盟普遍的發生災荒，匪徒迭起，居民都在天災人禍的交綏中呻吟，可是他所管轄的是荒涼的邊疆，當地又沒有存糧賑濟，而他所指揮的武力，還僅僅那麼一點。但他雖然處於如此困難的地位中，

却依然能大顯身手去撫輯流亡，救平匪亂，使他們在牧原上依然愉快地放着羊羣。此後幾年，他過着沒有波浪的行政生涯。

營德王受親日派煽動，和日寇間諜誘惑，利用蒙古自治委員會的基礎，作背叛中央的活動。沙王毅然的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德王絕交，並號召各王公各總管，號召蒙古愛國青年，請命中央在歸綏設立直屬的蒙政會，中央特任沙王爲蒙政會的委員長。二十六年春駿花開的時節，沙王晉京就職，正式加入了國民黨，二十八年中央選任爲國府委員。

在抗戰中，伊盟要擔負保衛西北的任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他處理得非常順利。一面集訓社丁，勞動地方武力，指揮着伊盟七旗的保安團隊，與友軍並肩作戰。一面改善蒙政機構，推行保甲，誘導着蒙胞放棄荒地，以增加糧食的產量。他不僅在大處着想，而且在小處着手。例如：今年的植樹節，他還親手栽了十株樹。一今年栽樹，明年後年還得栽樹。一他說：一伊盟同胞有十幾萬，即以每人每年栽樹五株計算，十年後的伊盟將有五百萬株樹了。一

他的大兒子鄂齊爾呼雅克圖，今年正四十歲，是一個雙手射擊百發百中的神槍將領。現任扎薩克旗扎薩克，綏境蒙政會委員，伊盟保安長官公

署副長官。他的次兒噶拉增義喜，今年三十八歲，是境旂舊的呼圖克圖（活佛）。他倆辦理旗事，成績都很好，所以沙王能乘軍書的空間，安閒地靜養或閱讀書報。

沙王對於抗戰的觀念究竟如何？這位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究竟如何為旗設計？從他所著一冊「抗戰言論集」的書中，我們可以窺出：他抱着堅毫不移的信念，擁護領袖，擁護政府，始終在中央領導下致力抗戰建國的大業。可以窺出：他堅決的向中央請求整訓伊盟保安團隊，要使地方武力成為革命的國防軍。可以窺出：他矢志發揚蒙古文化與成吉思汗的精神，努力改革蒙政，並很注意開墾牧畜的事業。

綜合他一生的事蹟，有二件事最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就是德王企圖出賣祖宗，嗾使日寇竊盜成吉思汗陵寢，他毅然的請求中央，將陵寢從幾千年的聖地伊金霍洛，移奉到興隆山去。這件大事，在蒙胞的腦海中，要不是沙王誰也休想行通。第二、中國國民黨能夠在伊盟設立綏蒙黨部，宣揚主義，開展革命工作，而且他還特別贊助。沙王對於革命認識的深刻，由此可以概見。

抗戰以來蒙古王之謝詞

兼談烏伊兩盟的幾個幼王

日寇侵略我國，首先實行所謂『滿蒙政策』，所以『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淪陷，種下抗戰的因子；白雲廟挺戰，保衛綏遠蒙旗，成爲抗戰的序曲。蒙古原野最先展開了抗戰的陣容，蒙古民族的自由解放，與蒙們中華民族的鬥爭密合無間地連結爲一體。德王輩誤入歧途，出賣了蒙古民族，玷污了成吉思汗，現在已追悔懊喪，痛苦無地。大多數蒙古同胞，在我們最高領袖賢明領導下，方在英勇戰鬥中。抗戰以來，整整四個年頭當中，蒙古王公多有死亡，正是老成凋謝。他們的死亡，直接間接，都與抗戰有關，是值得紀述的。

如果從『七七』事變追溯到白雲廟挺戰，那一個抗戰的序曲開始，烏爾察布盟西公旗的扎薩克石拉布多爾濟——石王，便死在這個時候。石王，

不過一個平常的蒙古王公，但他首先和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對立，臥到日寇懷抱中作狹義的蒙古民族獨立之夢，德王在白靈廟挺戰之前，很濃密的在做着。但石王，他和大多數蒙古王公和蒙古同胞一樣，認為只有擁護中央，求得中華民族整個的解放之後，蒙古民族才能真正得到解放。他首先反對德王，於是西公旗事件，成了歷史上一件大事。終於綏遠蒙政會在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沙王領導之下成立了，綏遠省政會傳（作義）主席也完成白靈廟光榮的挺戰。石王在這個時候死了，他在苦撐西公旗事變之後，看到蒙古民族解放的曙光而死了，這是抗戰炬火將要高舉時第一個死去的王公，他雖然生時為蒙古民族之解放而悲苦，但死後是可以瞑目的。

抗戰以來，最初死去的是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雲王。他是多末忠心於中華民國呀！不幸因為年邁多病，牧地在達爾罕旗，白靈廟所在地，被德王無形中利用作幌子。雖然他於蔣委員長在抗戰前到綏遠視

察時還力疾由蒙旗到綏垣普謁致敬，表示忠於黨國；孔（祥熙）部長派鈕商段履莊後來又到達爾罕旗徵求選任他爲國府委員的意見，他也完全同意。可是他畢竟老了，不能行動了，竟被德王硬給加上什麼蒙古偽組織首長污濁的頭銜。於是綏遠淪陷不久，蒙古偽組織成立之後，雲王便活活的氣死了。死蒙不潔之名，他該是多末痛苦！真是痛哭於九原之下了，這可憐的忠心耿耿的老王！

還有一個胡里胡塗的烏盟四子部落旗的扎薩克潘德恭察布——潘王，他在綏遠淪陷後的次年，即抗戰到了第二個年代，被日寇掠取了多少牛馬金錢之後，還活生生的被日寇用毒藥害死。潘王這個人，昏庸頑劣，死不足惜。但被日寇毒死，這一筆仇恨的血債，蒙古同胞應該記載起來而報復的。

伊克昭盟副盟長，杭錦旗的扎薩克阿勒坦鄂齊爾——阿王，他是王公當中極明白的人，忠誠內向，矢志抗敵。綏遠淪陷之前，他由綏垣回到杭

錦旗，首先通電抗日，不想他的兵力太於薄弱了，竟於二十六年秋季，被日寇偷襲王府，劫持以去。當時他的女公子寫給馮寶珊將軍一封乞援的信，血淚斑斑，不忍卒讀。但國軍終無法從日寇手中撈回阿王，這老實的深明大義的阿王，便在敵人手中度過了四年悲苦的歲月。他雖然被迫過一次東京，後來又被任爲偽伊盟盟長。但他既不與德王合作，且不發一言，不作一事，敵人也把誰莫可奈何。——不然以阿王在伊盟的聲望果爲利用，到伊盟搗亂，在蒙古政治上不無影響。達拉特旗的森蓋凌庭，不過伊盟一隅梁小醜而已，可是在包頭灘上還擺了好幾年。阿王，比他的力量可大得多了。但是阿王身雖被俘，心終不屈，所以四年來不爲敵用，卒於今年春間，在包頭憂鬱而死。他雖然死在淪陷區域，死在敵人手中，實在是值得表彰的。

在伊盟，最近死了烏審旗扎薩克魯古斯阿穆固朗——特王。他是在本年七月二日因病逝世的。當然，特王因爲在伊盟，自由的中國的蒙旗，他

的死可以說是善終的。這是一位可憐的王子，烏審旗過去鬧了多少年內亂，他的大權旁落，過了多少年傀儡生活，後來還是傅主席、沙王替他把旗內的亂事平了，他這幾年才得以親政。在他有了實權這幾年，正是抗戰的年代，烏審旗首先成立了抗日游擊支隊，他的弟弟奇玉山幾次請纓抗日。在後方，烏審旗舉盡了人力物力，對抗戰應有的貢獻。所以特王逝世後，綏蒙軍副長官朱綬考便電請中央從優議卹，並加褒揚，這也是應該的。

上面說了幾位死去的王公，老成凋謝，屈足軫念；但舊的王公的時代恐怕已經過去了。逝者已矣，且看新的幼王在這大時代中如何成長罷。

現在烏伊兩盟的幼王爲數實在不少。第一我們先談雲王的孫兒達爾罕旗扎薩克車蘇巴特拉濟爾——車王，一個十餘歲的孩子，當雲王晚年專任烏盟盟長卸却達爾罕旗王位時，他便繼承扎薩克位成爲幼王。達爾罕旗在淪陷中，雲王的侄子沙拉布多爾濟——沙貝子，成了德王的尾巴，他任達旗協理，把持一切。車王徒擁虛位，既在敵人鐵蹄下討生活，又痛感乃祖

憂鬱而死之苦，自然要養成他的同仇敵愾之心。

四子部落旗的番王被敵人毒殺以後，他的兒子石塔繼位，是爲小石王。小石王有足疾，不良於行，年二十餘歲，在烏伊兩盟的這些幼王中，以他的年紀爲最長。他父親被敵人毒殺，他心裏的滋味如何可想而知。敵人現在以武力威脅，小石王自然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我們知道不久他定會有以「報答」敵人的。

車王、石王、這兩個不幸的幼王，是在敵人鐵蹄下苦熬着。東西公旗、伊盟準格爾旗、烏審旗的幼王們却正在自由的中國蒙旗，抗戰下大時代裏成長着。

東公旗的幼王貢嘎色楞——貢王，現年十餘歲，聰明有才，早踐王位還兼着保安司令等職，這小王平常戎裝奕奕，極爲有趣。他的母親女王巴震英主持一國，正在教育這位幼王，成爲中華民國的新青年。

西公旗的幼王阿勒騰鄂齊爾——小阿王，本係石王遺腹子，現在旗政

由王母女王奇俊峰主持。前年小阿王才三歲，女王奇俊峰率行都督蔣委員長，他一見委員長，鞠躬之後，便以伶俐的國語，高喊：『擁護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最後伸出兩個小拳頭，怒睜兩隻小眼睛，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幾個有力的字。當然這是平時的教習使然，可是在他幼稚的心田，種下這火炬的苗頭，他要在這個時代裏長成，你便可以想像到他將來一定會為蒙古同胞和全中華民族之自由解放而努力的。

華格爾旗，這在伊盟虛懸王位數十年的一旗，那森達賴以公爵前任東協理台吉，統治準旗幾十年，在他統治之下，一代幼王達到襲位的年齡突然死了，這雖然成了疑案，但仍有一個幼王，又得延宕數年限，那森達賴便在兩個幼王成長的空隙裏，完成了他的事業，結束了他的生命。——至於準旗因此的互相慘殺，杭繩不安，說來話長，非本文題內事，只好不談。

現在準旗的幼王補根巴達爾呼！補王十六七歲。快要襲職了。準旗東協理台吉奇文英，護理王位多年，他是一個王室的忠臣，大有功於準旗爾旗的人。補王近入伊盟中學求學，伊盟中學這蒙古唯一的最高學府，成了蒙古王公平民打破階級共同研習的地方。貴族在裏面求學的，論階級要算補王最高了。準格爾旗和土默特旗，向來文化發達，內地求學之學生甚多。王公中受現代教育的，烏伊兩盟十三旗的扎薩克尙以補王為第一人。這不久就要親政的準格爾王，一定是蒙旗貴族中的新人物，王公隊中的新份子。伊盟中學校長蒙古青年教育家經天祿身為『王師』，責任也不小呢。

最近逝世的烏審旗特王，他的兒子奇世英，也年幼，是為奇王。十來歲的孩子，纔要襲職，旗政也將由他的母親和叔父主持。不過這個幼王，也極聰明。好好造就，正是有希望的蒙古青年。

有人說歷代末世，多幼主，最顯著的例子如清末歷同治、光緒、宣統三世，俱為幼主。國政腐敗，與此大有關係。那末，烏伊兩盟今多幼王，難道是王公制度前途的一種象徵麼？

〔三十年七月十五日榆林〕

綏蒙的過去與現在

韓澤敷

一、引言

二、烏蘭察佈盟

三、烏盟盟旗組織系統

四、烏盟報墾地及旗縣關係

五、烏盟各旗戶口之衰落(甲)四子部落旗(乙)達爾罕旗(丙)茂明安旗

(丁)烏拉特三旗

六、伊克昭盟

七、伊盟盟旗組織系統

八、伊盟報墾地旗縣關係

九、伊盟各旗戶口之不景氣(甲)郡王旗(乙)烏審旗(丙)準噶爾旗(丁)

達拉特旗(戊)鄂托克旗(己)杭錦旗(庚)扎薩克旗

十、土默特旗

十一、綏東四旗

十二、綏蒙風俗誌瑣(甲)宗教(乙)衣服(丙)飲食(丁)居住(戊)騎射

(己)嫁娶(庚)喪葬

十三、蒙古名稱的由來與漢蒙同一血統的確證

十四、結論及調整綏蒙的幾點意見

一·引言

內蒙位居華北，爲國屏藩，據我國四分之一之廣大領土，延袤數千里，與漢滿同藏，同爲中華民族之一部，民風敦厚，勇敢勤樸，久爲國人所稱許。天產優裕，蘊藏豐富，尤爲舉世所羨稱。非特爲發展實業之中心區，在此民族解放戰爭時期，亦具有相當之重要性。現在東四盟（即哲里木盟，在奉天。卓索圖盟在熱河。昭烏達盟，在熱河。錫林郭勒盟，在察哈爾）。察哈爾十二旗羣（即左翼正藍旗，廂白旗，正白旗，廂黃旗，右翼

正黃旗，正紅旗，肅紅旗，肅藍旗，商都牧羣。牛羊羣，左翼牧群，右翼牧羣，）土默特旗及烏盟已相繼淪陷，現僅伊盟暨阿拉善額魯特，額濟納（青海，新疆，阿爾泰等蒙古暫不述，）二旗碩果猶存，今後蒙古淪陷區游擊戰擴大與否，與抗戰前途有莫大關係。曩者遯靖政尙愚民，專事羈縻，罔知整理開發之道，終清之世，雖宰相安，然蒙古文化之發展，已受重大之阻遏，流弊所及，以致政治，軍事，教育，經濟，交通，種種落後，實有情羈縻政策之遺毒。先總理以世界潮流，中國現狀，迫切需要，創造三民主義，主張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及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府秉承以上意旨，年來雖在抗敵之中，無時不顧及邊民利益，我蒙古同胞亦深信政府扶植之誠意，竭全力以擁護中央，以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惜以僻處邊陲，情形隔闕，文化，政治等素皆落後，並以襲封建時代之一切舊制度習慣，俱足爲文明進步之障礙，日寇伺機爲實現其大陸政策計，盛倡滿蒙自決邪說，以遂其挑撥離間以華制華之詭謀，因是九一八及七七事變，東四

盟及察哈爾十二旗羣，烏盟及土默特旗，在漢奸與日寇表裏為奸下，不費吹灰之力，次第侵佔。今日欲謀收復淪陷區域，與夫保衛現有蒙旗，必須了解蒙古過去與現在的狀況，始能因病施藥。蒙旗自身脆弱，固屬無庸諱言，兼以外侮憑凌，內憂隱伏，若不亟起挽救，憂患誠不忍言。記者于役綏遠十有二載，對於綏蒙十八旗之概況，略知一二，茲就所知，爰述如左，用備熱心邊疆救亡同志之參考。

一、烏蘭察佈盟

烏蘭察佈盟，其命名之由來，因舊季各旗會盟於烏蘭察佈河，故以是名。河發源於大青山之麓，北流經烏戶克，適當武川縣赴烏藍花大道之東，全盟為四子部落旗，達爾罕旗，茂明安旗，東公旗，中公旗，西公旗等組織而成，面積約四十餘萬方里，扼察綏寧三省北境，北界外蒙古土謝圖漢部，東界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西界外蒙古三音諾顏漢部及寧夏阿拉善額魯特旗，南界伊克昭盟，東界武川固陽二縣，由綏遠省會北赴庫倫，

西去新疆，尚須經過盟境，故烏盟介於錫伊兩盟之中，土地多沙漠，氣候較寒，雨量稀少，蒙民約三萬餘人，在交通上，國防上，政治上，均佔極重要之地位，新綏汽車路線在烏盟境內，而商賈至寧甘新之駝運，亦咸取道於大青山後之草地，自外蒙關係斷絕，綏包商業大受打擊，然賴此線之通，尚能敷衍支持。清季每屆三年，會盟一次，由清廷派員監督，其任務僅清理刑名，編審丁籍等事，民初首屆盟長，爲四子王旗前任扎薩克和碩親王勒旺諾爾布，副盟長爲雲端旺楚克（字吉慶），九年勒旺因病辭職，於是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任命雲端旺楚克升任，副盟長由中公幹扎薩克貝子巴寶多爾濟遞升，二十四年中央擢升雲王爲國府委員，兼任命巴寶多爾濟（字金聲年七十七歲）爲正盟長及綏省府委員，潘德恭綽佈（字崇仁，爲四子王旗扎薩克，前任盟長勒旺諾爾布之長子）爲副盟長。綏陷後二年有餘，烏盟與政府消息隔絕，去歲經綏蒙游擊軍第二區司令陳玉甲（字靈嵐年五十二歲河北豐潤人，歷任師長及警備總司令，與綏蒙有二十年之深

長歷史）氏率部深入烏盟運用，巴盟長與其子中公游扎薩克貝子林慶僧格，始派梅楞卜圖那僧（字永壽）代表到五原謁傅主席，表示擁護中央。傅對巴王林王代表亦恩禮有加，自此烏盟與政府總算恢復了密切的聯繫。巴王爲人老成持重，素抱保境安民主義，雖任盟長綏省府委員綏蒙會副委員長綏北護路司令諸要職，從未親自蒞綏述職，蓋因其年邁好靜，對於一切不樂多事。潘王爲人昏庸，凡事咸取風頭主義，不務實際，專以名利爲取捨，綏遠淪陷時，彼則改衣喇嘛服，着翻底東蒙式皮靴，首赴綏垣迎敵，人以其善變，目之爲「毛三爺」，在彼爲竭力趨奉。詎敵侵綏後，首向其勒索槍馬金鈔，設將其綏垣九龍灣私邸，沒收爲日本妓館以辱之，後又以辣腕毒斃（潘患花柳病二十七年，在偽區被用毒針注射斃命），可爲朝三暮四，盲從附逆者之殷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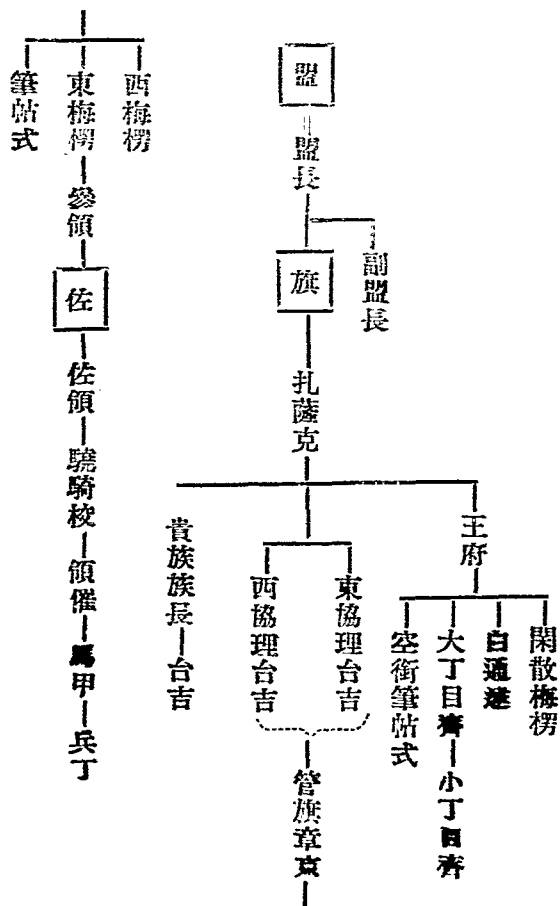
一二・烏盟盟旗組織系統

烏盟盟旗組織系統，仍沿襲舊制，一切事務，概由王公專權，人民鮮

有參政權，間或有之，亦屬有名無實之附屬品，全盟設盟長一人，職司總理盟務，並監督所屬各旗，由副盟長升任之；設副盟長一人，輔佐盟長處理盟務，由本盟各扎薩克輪任之；每旗設扎薩克一員，綜理旗務，監督所屬官吏，係世襲職。扎薩克之下設協理台吉二員，蒙語謂之「圖斯拉克」，俗稱之爲東西官府。輔佐扎薩克處理旗務，由台吉中選任。協理之下設管旗章京一員，蒙語謂之「和碩甲格齊」，承扎薩克協理台吉之命，辦理旗務，由台吉或平民中選任。設梅楞副章京二員，俗稱之爲「東西勉利」，承扎薩克之命，辦理一切旗務，係由台吉或平民中選任。設參領若干員，蒙語謂之「扎蘭」，各旗多寡不同，承管旗梅楞之命，辦理地方一切事務，由台吉或平民中選任（計四子王旗參領四員，達爾罕旗參領二員，茂明安旗參領二員，西公旗參領三員，中旗公參領三員，東公旗參領二員，按清制每六佐領設一參領）。參領之下，每佐（清制每一百五十丁編一佐領），設佐領一員，蒙語謂之「蘇木章蓋」，「蘇木」即村落之意。各旗佐領之

多寡，以旗之大小爲標準，其職務承襲領之命直接辦理地方一切事務，由平民中選任（計圖子王族佐領二十員，達爾罕旗佐領四員，茂明安旗佐領二員，西公旗佐領十二員，中公旗佐領十六員，東公旗佐領六員）。每佐設驍騎校一員，蒙語謂之「孔督」，輔助佐領辦理佐內一切事務，由平民中選任。每佐設領催六名，視佐內事務之多寡酌量增減之，領催之下每佐設馬甲五十名，馬甲之下卽兵丁（按清制蒙古壯丁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者，皆編入丁冊，有病者開除，每三丁披一副甲，遇有出征事，以二丁差遣，一丁留家，十家設一長，專司稽察約束，有不設立者將扎薩克爵俸三月）。此外如閒散台吉（凡台吉清制每族設族長一人，稽核本族內一切事務），梅楞，白通達，大小丁目齊，均不屬正式組織，其職務僅管理王府一切雜務。設筆帖式一員，蒙語謂之「金肯畢賢齊」，俗稱之爲「大先生」，職司全旗文牘事宜，地位與梅楞同，由台吉或平民中選任。空銜筆帖式，俗稱之爲「小先生」，輔助筆帖式辦理文牘事宜，其名頗多寡不詳。

、視旗內事務之繁簡增減設置之。蓋將盟旗系統組織刊表如左：



四·烏盟報墾地及旗縣關係

清季辦墾以來，烏盟各旗皆有報墾地，就中以四子王旗及茂明安旗，報地最多。全盟報地，盡在南部，北部仍是一片草原。蒙漢仍各分居，故有「民地」「草地」之分。漢人居者為「民地」，蒙人居者為「草地」。蒙人多半仍保守其原始畜牧生活狀態。地報墾後，即歸縣管轄。烏盟已報地約七八萬頃，因此與綏遠之添設縣治，甚有關係，如武川固陽。因四子部歸與茂明安二旗之報墾，始能成縣。縣治愈多，旗與縣之關係亦愈多，相處不洽，則糾紛之關係多，相處融洽，則感情關係好。放墾雖為蒙旗所不願，但放時有荒價，放後有歲租，蒙人權利，永遠存在，荒價即荒地售與墾民，墾民須出相當之代價，除墾務局提出一部份外，餘悉歸蒙旗。歲租即荒地售與墾民，墾熟升科時，一方繳納官租（即國稅），一方須付給各旗稅租，（亦稱蒙租）其性質是年年繳付，現各旗財政，大半以此為定款，設有歲租處之設置，每年秋收後，至縣境向民戶徵收，因新旗縣之關係，更發生

密切之連鎖。茲將烏盟報墾地數自列表如左：

旗別	區分	原報墾地數	已報墾地數	備	考
四子部落旗		二一三〇〇頃	二〇六〇〇頃	墾地在武川	
茂明安旗		三四〇八〇頃	三〇六二〇頃	墾地在固陽	
達爾罕旗		九九〇頃	九九〇頃	墾地在武川固陽	
烏拉特中旗		二〇一〇頃	一七一〇頃	墾地在安北包頭臨河	
烏拉特後旗		一三三八〇頃	八六〇三頃	墾地在固陽安北包頭	
烏拉特前旗		八七二〇頃	七九三一頃	墾地在包頭五原臨河安北	
總計		八〇四七〇頃	七〇四五四頃		

五・烏盟各旗戶口之衰落

烏盟戶口，據二十五年雪災振災調查確數，無一旗够萬人數，統計全

盟僱民三萬口，以如是稀少之人口，幾佔綏遠省四分之一之面積。茲將烏盟人口數目列左：

旗別	區分	戶口數	普通人口數	喇嘛人數	總人口數	備考
四子部落旗		一一二〇戶	六一〇〇口	二八七七口	八九七七口	
達爾罕旗		九〇〇戶	四二一〇口	二六一〇口	六八二〇口	
茂明安旗		二〇〇戶	八五二口	一五〇口	一〇〇二口	
烏拉特中旗		七二一戶	五〇一三口	二〇〇八口	七〇二一口	
烏拉特後旗		二五三戶	一〇五三口	五一二口	一五六五口	
烏拉特前旗		一〇〇二戶	五一〇〇口	一四五七口	六五五七口	
總計		四一九六戶	二二三二八口	九六一四口	三一九四二口	

因上述人口稀少，同時其耐力軍力，亦極脆弱，如上述茂明安特戶數

僅二〇〇戶，東公旗戶數僅二五三戶，尚不及內地一鎮或一大村莊人口之多。全盟又當綏遠北部，實覺萬分空虛。追溯其人口減少的原因，一因游牧生活環境的惡劣，人口不易繁殖，加以滿清利用宗教禁慾主義，使兩性間的雜交和性病，成爲普遍化，更加速其人口的減少率。蒙族有識之士，若不急起改進，恐二十年後，蒙族人口前途，其減少數量，有非吾人所忍言者。

(甲)四子部落旗 四子部落，簡稱四子王旗，位置於全盟之東部，東鄰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西接土默特旗，南界綏東兩紅旗牧場，北毗外蒙古土謝圖汗右翼中旗，西南與武川縣達爾罕旗接壤，地形斜長，東西距二百二十五里，南北約二百四十里，計面積二千餘方里，氣候較寒，雨量稀少，地質北部多沙漠，南部肥沃，適於耕種，出產有鹽淖二，質量不佳，藥材有黃芪，甘草，防風，礦產有煤，僅數本旗需用，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野獸有黃羊，豺狼，驢子，全賴天時以維持地利，缺乏河

流灌溉。遂制沿革。漢時爲雁門定襄兩郡屬地，晉爲拓拔氏地，唐屬振武軍地，遼爲豊州屬地，金屬西京道，元屬大同路，明爲蒙古地，其世系爲元太祖弟哈倫圖哈沙爾之十五世孫諾延泰裔，諾與其兄昆獨命偕青，游牧於呼倫貝爾，諾有子四人，長僧格，號墨爾根和碩齊，仲索諾木，號達爾罕台吉，叔鄂木佈，號佈庫台吉，季伊爾扎布，號墨爾根台吉，分牧而居，因號所部爲四子綿藩。清崇德年間，佈庫台吉鄂木佈兄弟四人降清，順治六年，封鄂木佈爲扎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乾隆四十四年，以瑪哈巴襲封，民國元年，勅旺諾爾布以額贊共和，晉封扎薩克和碩親王，民國十六年其長子潘德恭察佈襲職，潘王爲人，業詳前述。其間尙有一段史料，廿五年綏東吃緊，當局以其地當衝要，電請中樞，委潘王爲蒙邊第二區防司令，兼太原綏靖公署顧問，四子王旗剿匪司令，綏蒙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月入四千餘元，潘王不知整軍佈防，體念政府扶植之雅意，日以醇餉案械爲要務，稍一不遂，卽以附僞爲要挾，後經當局予以警告，稍稍斂跡。

• 最可笑者，莫如潘王之命爲陸軍騎兵上將，顛倒軍制，妄自尊大，其幼稚之頭腦，諸如此類之事件尙多。潘王死後，僞扎薩克羅由其嗣子石塔（年廿二歲，爲潘弟四喇嘛之子，足有奇疾，諱號石拐子）承襲，而軍政大權，則操之東協理台吉德旺根敦（字忠正年六十歲）之手，因德旺威望素著，頗有左右全旂官民之力量，且與德王交稱莫逆，此次潘王之死因，二德不能辭其咎。潘王生前一切措施，亟爲德旺所不備，久蓄廢除之意，徒以政府關係，未得其便，此次綏陷，適逢其會，潘王猶冥不畏死，誠可笑而可憐！西協理台吉德立格鐘爾（字幹臣年五十二歲）爲人昏庸，一切以德旺之馬首是瞻，管旂章京爲鐵境坦（年五十二歲）參謀李文華，山西人，係一畫匠，潘生前一切措施，皆爲黃文錦李文華策劃，有保安隊三百人，組織散漫，毫無訓練。旂內有烏爾察佈河，錫拉木倫河，爲內蒙大河之一，河流曲折三百餘里，旂民多傍河而牧，該旗錫拉穆楞召（俗稱大廟子）建築宏敞，尤爲荒漠生色，地當白靈廟赴蘇尼特右旗汽路孔道，自烏盟淪

陷後，該召又爲敵僞往來盤據出沒之所，旗界東至什吉岡圖山，百五十里，接綏東廂紅旗界，西至巴音腦包，百五十里，接土謝圖漢右翼中旗界，不即密勒更王旗，中隔大漠，西北至察爾山，百三十五里，接土謝圖汗左翼中旗界，旗北大山與大漠綿互，爲內外蒙之天塹，東南至托克托瓦陀羅海，百八十五里，接綏東正黃旗界，東北至察漢和碩，二百一十里，接綏東廂藍旗界。

(乙) 達爾罕旗 達爾罕旗，亦稱喀爾喀右翼旗（以喀爾喀名者，內外蒙古有三，一爲舊喀爾喀，即編入八旗之駐京蒙古，一爲外喀爾喀，即外蒙四部之總名，一爲內喀爾喀，即喜峯口外卓索圖盟屬之喀爾喀左翼旗，與現述之喀爾喀右翼旗是也）。位置於四子部落旗之西南，西鄰茂明安旗，南接武川縣土默特旗，北至瀚海，接外蒙古土謝圖汗左翼中旗，地形斜長，東西距一百二十里，南北約一百三十里，計面積千餘方里，氣候嚴寒，雨量稀少，土質澎鬆，不適於耕種，全旗柯流，無一足資灌溉。植物

皆賴天成，藥材有甘草，防風，黃芪之類；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野獸有黃羊，麋，兔等。每年平均寒時較多。建制沿革，漢爲定襄，雲中二郡北境，唐爲振武軍地，遼屬豐州地，金爲西京道，元屬大同路，明爲蒙古地，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達延子格埒森扎扎賚爾，握台吉，有子七人，始號喀爾喀七旗，嗣後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設三汗掌之，康熙三年，西路台吉甲密補伊勒登，因其汗爲同族所戕，乃率衆越瀚海投清，清賜牧於喜峯口外，號喀爾喀左翼，右翼係出格埒森扎扎賚爾璦台吉之第三子，名諾諾和偉徵諾顏，有子三，長喇巴泰，號額齊額賽因汗，爲外蒙古土謝圖汗之祖，仲阿布琥，號墨爾根諾顏，其子拉胡里，號達賴諾顏，有子五人，長木達爾伊，世爲喀爾喀中路台吉，清順治十年，木達爾伊因與土謝圖汗有隙，率其族千戶降清，封扎薩克和碩達爾罕親王，賜牧於達爾渾河一帶，稱喀爾喀右翼，卽今之達爾罕旗，世襲罔替，木達爾伊卒，子調內襲職，調內卒，子哲達固塞襲職，降爲達爾罕貝勒。

●民國元年，雲瑞旺楚克以贊助共和，晉封扎薩克多羅郡王，加親王銜，雲王在烏盟資望極深，任烏盟盟長及綏省府委員多年，二十三年德王倡議高度自治時，曾先拜此老爲乾父。後假雲王之聲望，號召各旗，倡議自治，推雲王爲蒙政會委員長，實則德王從中暗佈爪牙，企圖實現其大元帝國迷夢。嗣德王叛逆日著，雲王亦感於做傀儡之危險，遂以年邁多病，不問政治，連向中央請辭，適綏蒙分治，中央遂擢升其爲國府委員。雲王任盟長時，即將扎薩克推任伊侄根棟扎布，二十四年春根王病故，旗政一度由伊侄東協理台吉沙拉布多爾濟（字壽承年四十六歲）護理，沙貝子爲人，頗具幹才，雲王任副委時，軍事委員會曾任沙貝子爲參議，月給三百元，惜其思想誤謬，在百靈廟代表雲王，並任民治處長，與德王極相契合。雲王無子，當護理扎薩克時，頗有異除可能，後以旗下事官對之不滿，未能實現。二十四年綏蒙分治，中央發表之二十九個委員中，沙貝子在內，按其餘十八人，非現任扎薩克即總管，僅伊一人爲協理。現任扎薩克貝子爲車

蘇特巴勒珠爾（字永壽年二十四歲）於民國二十四年襲職，爲雲王之侄孫，旗政大權，仍操沙貝子之手。西協理台吉色楞，爲人老邁無能，徒有其名，自綏遠淪陷，雲王與沙貝子又爲敵儔之傀儡，醜劇重演，真不知此輩之心肝矣！雲王任僑聯盟自治政府主席委員，旋病故，此老弱節不守，深堪痛惜。沙貝子現任僑軍警備總司令，有保安隊三百人，由車文瑞等率領。車係漢人，原爲達旗與綏遠間之經紀小販。旗內有愛布哈河，在旗西北六十里，自茂明安旗入境，塔爾瑪河，源出旗南三十里之若孤山，東界額古爾圖華六十五里，接四子部落旗，西至烏藍戶特圖克，五十里，接茂明安旗，北至岳梁山，六十五里，接土謝圖汗左翼中旗，南至哈達滿勒河源，七十里接土默特旗。旗府距百靈廟僅六七里，百靈廟建築宏偉，可容喇嘛三千人，民元饑祿辭變，曾被於火，德王倡議高度自治時，該召一度成爲內蒙政治之重心。綏陷後，又成爲敵僞屯儲軍火重地。

（丙）茂明安旗

茂明安旗，位置於達爾罕旗之西，固陽新地之北，

烏拉特三旗之東，沙漠之南，旗境東西距百里，南北約百九十里，計面積約五百餘方里，旗政府在百靈廟西百里，盟陽城北百八十里，僅蒙古包三個，無房舍建築。氣候嚴寒，雨量稀少，地質鹼澆，且多砂礫，因乏河流灌溉，天然雨水甚少。不適於耕種，僅恃牧畜以維生計。畜牧有馬、牛、羊、駱駝等，水草不甚暢茂，其動物之繁殖，亦不甚多，因是牧畜亦感困難。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等。建制沿革：漢屬五原郡地，後魏爲俱朔鎮地，隋置勝州，大業時改爲榆林郡，唐初爲東勝州，天寶時改爲榆林郡，後爲振武軍地，遼爲東勝州地，金屬西京道，元爲大同路，明初設衛戍守，後爲蒙古茂明安部所據。其世系爲元太祖弟哈撒爾十四世孫錫拉奇塔特之裔，錫拉斡土謝圖汗，有三子，游牧呼倫貝爾，長多爾濟，號顏圖汗，多爾濟之子章根襲職。號所部爲茂明安，明天聰七年，率衆來降，章根卒，子僧格承襲，於康熙三年，始受封爲扎薩克頭等台吉，世襲罔替。民國元年，若錫色凌多爾濟，以翊贊共和，加封鎮國公，六年卒，

其子齊密特凌慶胡爾羅瓦（字德民，年三十一歲）襲職，八年五月又晉封貝子加貝勒銜，齊王青年不諳政治，旗務多由其姊丈西協理台吉貢色楞扎布（字戒之，年四十五歲）負責，東協理台吉補首圖（年七十餘歲）日以念佛爲務，對旗事多不聞問，辦事處長舒東宸，漢人，頗識大體，擁護中央最力。因地小人少，又無特出人才，在烏盟中不佔地位，而齊王之一切，視乃舅靈王之馬首，爲人尙忠誠安分，牧地當受佈哈河源，旗界東至哈喇達嘴，八十里，接歸化城土默特旗，旗南十五里，有拜申圖泉，西至黃鳥爾，六十里，接烏拉特後旗，北至伊克德爾濟爾噶，百十里，接瀚海沙漠，東南至威邁烏藍和碩，七十里，接土默特旗界。

（丁）烏拉特三旗 烏拉特三旗，即今之前旗中後旗是也。俗稱之爲三公旗，即西公，中公，東公三旗，三旗同一游牧，旗界未分，位置在河套以北，東鄰茂明安旗，西接鄂爾多斯，南距黃河五十里，毗連鄂爾多斯地，北瀕瀚海，地形斜長，旗境東西距二百一十五里，南北約三百里，

三旂面積計十萬方里。(前旂四萬二千方里，中旂五萬五千方里，後旂三千餘方里)氣候寒暖無常，雨量稀少，後旂地近黃河，雨量均勻，地質前旂多膏腴，其中灘帶，控有兩大渠一道，引黃河之水，溉田八百餘頃。前旂西面多沙漠，東北較肥沃。沿烏拉山山陽山陰，均有河流，以資灌溉。(即烏拉河烏加河之水)後旂南北多沙漠，西面土地較佳，僅西南部有層凌河一，稍資灌溉，其河水不暢，所澆之地無幾，均不適於耕種。畜牧有馬，牛，羊，騾，駝；野獸，有青羊，狐狸，豺狼，鹿，麝，豹，獾。藥材有甘草，茯苓，鎮陽，枸杞。山珍有鹿，麝，樹木有松，柏，榆，楊。沿烏拉山一帶為緩境著名之大森林區，松柏均為五百年前物。蒙民狃於舊習，禁止採伐。礦產，大余太東烏拉山，產石棉。東公旗王府西數十里百思太山間，產綠瑪。中公旗王府正南四十里那勒更，產大炭。質甚均佳，西公旗屬馬庄及烏不浪兩處，產炭亦夥。建制沿革：秦為九原郡，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郡，漢末廢郡，後魏置懷朔鎮，唐景龍二年，左衛

大將軍囊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建三受降城，而烏拉特地爲中受降城。●（榆林府志載劉寬敏榆鎮邊界形勢論，內述中受降城爲今之寧夏不確）遼爲雲內州，金屬西京道，元爲大同路，明爲蒙古地。其世系爲元太祖弟哈布圖哈沙爾之十五世孫布爾海之裔。布爾海游牧於呼倫貝爾，號所部爲烏拉特。後分所部爲三，以長子額喀之孫鄂布木，幼子巴爾賽圖巴，曾孫色凌，分領其衆，後雖徙牧河套以北，仍沿舊稱烏拉特。清天聰七年，台吉鄂木布，巴爾賽，色凌，率衆降清，編所部爲前後中三旗。順治五年以從征功，晉封巴爾賽圖巴爲鎮國公，掌中旗地。封鄂木布子鄂班爲鎮國公，掌前旗地。封色凌子巴爾圖海爲輔國公，掌後旗地。並各授扎薩克，世襲罔替。民國元年，以例贊共和。加封中旗前旗爲貝子爵，後旗晉郡王銜。前旗扎薩克貝子石拉布多爾濟（字睿臨）爲人多疑，不善御人，廿三年因曼頭（漢名金子鈞上年爲門軍擊斃）事件。鄂勒克多爾濟（字寶齋，曾任該旗東協理，係曼頭之父）與大喇嘛依喜達格登，爲石王之黨叔，因與其

侄西穆理白音多爾濟爭嗣王位，與石王積不相能，後被石部擊斃。勾結，假德王之援助，在旗叛亂二年餘，幸當地駐軍爲之救平，始能相安。詎旗亂甫平，而石王於二十五年竟以傷兵病故，石王生前所部之鄧玉山，色爾圖令（字雲卿年五十二歲任參領職）等，擬推前任管旗章京四等台吉薩格都爾扎布（字子明年五十七歲）襲扎薩克位，當時因石王之如夫人奇俊峯（字秀芬），懷有身孕，與四等台吉兼保安隊長色令布（姓郝字子揚年四十九歲）等堅持反對，遂任薩爲東協理，護理扎薩克印務，色令部爲西協理，兼全旗保安總隊長，管旗章京爲色納孟。石夫人奇俊峯，旋於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產一子，名阿勒騰鄂齊爾，今已四歲，爲該族記名扎薩克。綏包淪陷。額寶齊曼頭等又挾德王餘威回旗，與薩格都合作。因薩子在德王處任隊長，密謀扣色令布，旋色被扣，解綏遠僞聯盟自治政府。因色反德王最力，上年旗亂，曾經色氏與駐軍勦平，當時將德王勦惡於亂之蒙軍，悉被色氏殲滅，德王對之甚含恨，因西公旗事件，德王之威信掃地。

，以致引起綏蒙分治運動，當時倡議最力者，以達拉特旗扎薩克康達多爾濟爲首，康王與石王誼屬姻親，鑒於石王之受德王壓迫，振臂起爲之援，當時函電指責德王之不當，於秘密運用綏蒙分治，因色曾任東北挺進軍馬占山將軍部××司令，意在假德王之手殺色。色被扣後，所部一部歸石夫人奇俊舉，率領赴五原，當局委奇爲西公旗防守司令，月由中央給予經費二千元，一部由郝清克等率領投某抗戰游擊支隊，德王以色被扣，所部無一降者，故對色誓不加害，意在利用色收羅所部。旗府於包頭失守後，移於五原，旗政由石福晉主持，有保安隊三團，由鄭得功、鄭色令、鄭常勝等率領，實際人數，約三百餘人，東梅樹敖騰，西梅楞那切格勒，人頗忠正，均隨石福晉。中旗扎薩克貝子林慶僧格（字壽山，年四十餘歲）爲現任烏盟長巴寶多爾濟之子，爲人穩健沉默，對事多取維持現狀，及冷淡態度，在烏盟中旗爲一獨立區域，經濟充足，消息閉塞，綏陷敵僞曾以汽車一度將林王劫持赴綏，自後林王亦數往來綏包百靈廟間，揣其用意

，蓋爲應付敵僞耳。東協理台吉那僧敖齊爾（年五十餘歲），王府丁貝齊士默爾居，均爲巴王林王親信，頗有言聽計從之力。西協理台吉禮晉巴圖爾胡，在旗內亦頗有相幫力量。對外不好交涉，駐包頭李處長德力格森（字誠齋年四十八歲）在巴王林王府無甚信仰，不過應酬消息收買錢糧而已。有保安隊三百人，由蒙人韓葆率領。後蒙扎薩克貝子額爾克色德占巴勒喇嘛出身，爲人忠厚，二十四年病故，遺子賞晴色楞，年甫八齡。當時旗政由額王之胞弟奇穆森林沁多爾濟（漢名奇天命字壽齡年二十九歲），以西協理資爲護理扎薩克印務，東協理台吉烏爾山（字北屏年三十餘歲）在旗內頗有信仰，綏陷後，詎奇天命與前任管旗章京趙太保均降逆。趙爲親德王份子，破壞綏蒙分治最力，一旗政由額王福晉巴雲英輔佐伊子主持一切，巴雲雖係女流，頗明大義。包頭失守，卽移旗府於五原，現其子年已十三歲，爲記名扎薩克兼東旗防守司令，有保安隊二百名。中旗府邸在狼山北距黑沙岡九十里，旗界東至黃烏爾，九十里。接茂明安旗。蒙古名

山崑崙命名，在中旗境內。總輿覽載，爲內蒙三大召之一，地當西北要道，南界黃河五十里。遼鄂爾多斯部。黃河北岸旗境，有唐張仁愿築中受降城遺址。北至伊克昭德河濟甯河，二百五十里。遼基爾罕旗，東西至黃河百里接同。晉及鄂爾多斯部、三旗境內多古城遺跡，前旗梅力口召，爲綏省陸軍與俄僑首次挺戰之戰場。在包五汽道旁。

六。伊克昭盟

伊克昭盟，命名之由來。因季合盟於伊克昭廟，故以是名。伊克昭蒙語大廟之意。廟在遠定特王府東北，俗稱之爲王愛召，全盟位於蒙漢西部。居河套之內，邊境以南，三所環河，一面南邊城（俗稱之爲長城，實則爲明陝西巡撫金子俊。於成化八年所築之邊牆，東端以水堡，河以花麻池。即今之鹽池縣，延袤千七百七十里），自成一區域，東北跨黃河，南鄰寧夏陝西二省，以邊城爲界，西界黃河，自河套東北隅，延河而西而西，跨黃河之南北者，爲左翼後旗（即達拉特旗），循河而西，跨黃河之

南北，至河套西北隅爲右翼後旗（卽杭錦旗），北至杭錦旗界，西循黃河而南，至邊城爲止，爲右翼中旗（鄂托克旗），鄂旗之東，與鄂旗南北平行者，爲右翼前旗（卽烏審旗），烏審東南，爲左翼前末旗（卽扎薩克旗），烏審正東爲左翼中旗（卽郡王旗），郡王旗東，當河套之東南隅，爲右翼前旗（卽準噶爾旗），在內蒙獨擅地利，故歷代邊防，以河套之得失判安危。盟境東西卽二千里，南北約八九百里，或五六百里不等。秦蒙恬發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界，歷代建制，疆地皆是，城堡邊塔，碁布風羅，鄂托之鹽、鐵、銀鑛，尤爲富庶。平綏路之終點包頭站，與盟界僅一河之隔，杭錦，準葛爾，達拉特，鄂托，郡王，扎薩各旗，均有汽道，在交通上亦較他盟便利。北界烏蘭察佈盟，全盟原本六旗，乾隆年間，以從征功，增設一旗，卽今之扎薩克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衣冠塚，在郡王旗境，清季爲推崇起見，特設濟農一人，爲守陵之奉祀官，每年大祭一次，內外蒙王公多至與祭，地名伊金霍洛，蒙語意爲「王之瑩」。準郡兩旗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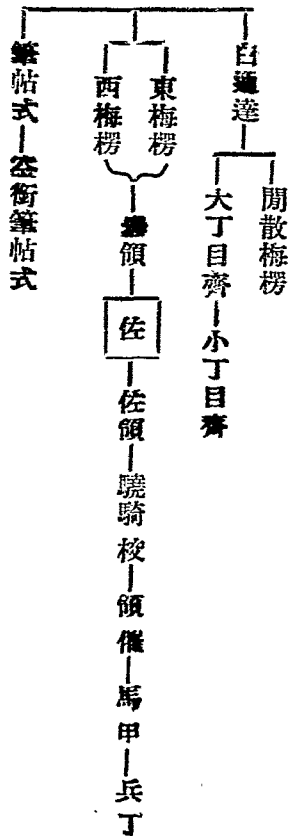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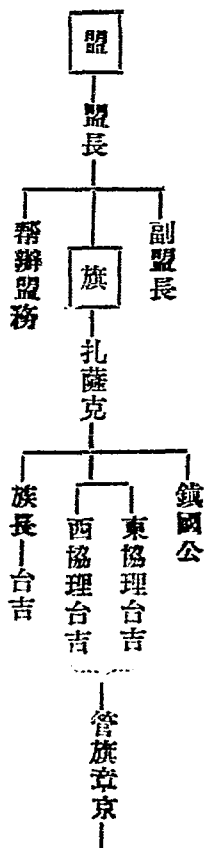
界處，有蘇定霍洛（蒙語主之兵器院），爲成吉思汗生前所用之兵器，名之爲「蘇定」，計大蘇定一，小蘇定四，每年祭伊金霍洛時，同時祭蘇定霍洛，小蘇定每十二年分巡伊盟各旗一次，以往濟農由郡王旗扎薩克世襲，光緒三十年改由伊盟盟長兼任，沙盟長近以任務紛繁，保介郡王旗扎薩克代理濟農職務。伊盟民國首屆盟長爲達拉特旗康達多爾濟之父通博爾巴圖，副盟長爲扎薩克旗扎薩克多羅郡王沙克都爾扎布，康王父歿，由副盟長沙克都爾扎布（字魁占年六十五歲）遞升，副盟長一職，由杭錦旗扎薩克多羅郡王阿勒坦鄂齊爾（字寶珍年五十四歲）升任，設幫辦盟務一員，由鄂托克旗扎薩克多羅郡王噶勒藏喇瑪旺扎勒扎木蘇（字瑞海亡年四十四歲）兼任，二十五年噶王病故，幫辦盟務一職，由沙王保薦伊子扎薩克旗扎薩克貝子鄂齊爾呼雅克圖（字振池年四十歲）升任，沙王爲人老成持重，識大體，勤樸端謹，二十四年秋，綏蒙運用分治，沙王毅然贊助，德王駐扎旗聯絡專員王鎮嶽，銜德王命雖多方破壞，沙王終不爲動。綏蒙分治成功

，沙王被任爲綏蒙政會委員長。綏遠緊張，傅主席以某種關係晉晉，綏蒙輾失重心，其後綏陷，敵偽敷衍派代表，威脅利誘，邀沙王赴敵，參加偽組織。沙王堅決拒絕。沙王任綏省委多年，上年中樞以其臨難不苟，臨危不懼之精神，深堪嘉慰，特擢升爲國府委員。去歲南下逃賊北返，對綏蒙團結禦侮，很有相當的供賦。阿王則豪俠直爽、精明幹練，對綏蒙團結，亦多建樹，綏邊緊張，當局曾電請中央任阿王爲邊第一區防司令。敵僞侵綏後，阿王誤中敵計，被劫赴敵，現偽方以伊盟盟長名義，在包頭設有辦公處，阿王亦虛與委蛇，待機脫險。外間不明真象，對阿王多所指責。其實以阿王過去之爲人，決非朝秦暮李之流。鄂王爲人聰明，一切悉秉乃父家教，謹慎自守。

七●伊盟盟旗系統組織

伊盟盟旗組織系統，大致與烏盟無異，全盟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

。幫辦盟務一人，幫同正副盟長辦理盟務，保特命之官，僅伊盟有之，而烏盟則無，俗稱之爲三盟長。七旗各設扎薩克一員，扎薩克之下設協理台吉二員，協理之下設管旗章京一員，管旗之下設梅楞副章京二員，梅楞之下設參領若干員（計扎薩克旗參領三員，烏審旗參領十員，鄂托克旗參領十五員，杭錦旗參領八員，郡王旗參領四員，達拉特旗參領八員，準噶爾旗參領八員，）參領之下卽佐，每佐設佐領一員（計扎薩克旗佐領十三員，烏審旗佐領四十二員，鄂托克旗佐領八十三員，杭錦旗佐領三十七員，準噶爾旗佐領四十二員，郡王旗佐領十七員，達拉特旗佐領四十員，）每佐設驍騎校一員，驍騎校之下設領催六名，領催之下設馬甲五十名，兵丁一百五十名，此外如台吉國公，閒散梅楞白通達，均係有爵無職之官員，大小丁目齊，爲管理王府雜務之職員，不在正式組織之內，每旗各設筆帖式一員，空銜筆帖式多寡不等，蓋將其組織系統列左：



八・伊盟報墾地及旗縣關係

伊克昭盟七旗，突出綏遠之西南部，東西界陝晉，西與寧夏以黃河爲界，西連沿河沿邊墻一帶，均已開墾，田連阡陌，屋舍相望，獨其中留爲草原，牛羊成羣，沙邱散佈，有不堪耕種者，因有此區域之存在，無形中使綏遠與陝西寧夏關係生疏，不能融會一片。惟中部尙保持游牧狀態，其西連因地勢與墾務發展關係，已與鄰縣發生密切聯繫，除鄂托克與寧夏關係較近，烏審近榆林橫山與陝西發生一部份關係，扎薩克與神木發生一部份關係，準噶爾與府谷河曲二縣發生一部份關係，大部中心則集中於綏省府。近年因畜牧之退化，盟內可墾荒地，各旗均率招徠漢人私墾，如鄂旗之高靈吉勒罕（挑力廟所在地）私墾地不下萬頃，墾戶漢人約三千人，綏未淪陷前，當局計劃擬闢該地爲行政區，以爲訓練民壯着手之初步，嗣以軍事倥偬，未能實現，該地居鄂托扎薩烏審等旗之中，近綏省府已命由東勝專員公署設治。茲將伊盟各旗墾地數目列表如左：

總計	烏審旗	扎薩克旗	杭錦旗	鄂托克旗	達拉特旗	準噶爾旗	郡王旗	旗別
								區分
一二六一四〇頃	一九三〇頃	二一七〇頃	七三六〇頃	一〇〇〇〇頃	一三四八〇頃	一五八〇頃	九六〇〇頃	原擬墾地數目
〇五四六四頃	一九三〇頃	二一七〇頃	七三六〇頃	七二九頃	一一六四〇頃	一五八〇頃	九六〇〇頃	已放墾地數目
	墾地在東勝榆林	墾地在東勝神木	北包頭 墾地在五原臨河安	墾地在沃野平羅	墾地在包頭五原	可曲 墾地在托克托府谷	墾地在包頭東勝	備考

九。伊盟各旗戶口之不景氣

伊盟各旗戶口，較之烏盟戶口之數量，差勝一籌，據二十五年綏省府調查，全盟僭民人口總數約十一萬餘，以其面積計，平均每方里，始有一人，沿邊城黃河一帶，雖已開墾，但中部，仍是十里無人，百里無家，又兼各旗之間，無甚聯繫，益趨散漫無力，茲將伊盟人口數目表列左：

區 別	旗		喇嘛人數	總人口數	
	分	戶口數			
郡 王 旗	戶	八二〇	四一〇〇	一七四七	五八四七
準 噶 爾 旗	戶	五四〇〇	二七〇〇〇	八二〇	二七八二〇
達 拉 特 旗	戶	六六二四	三三二二〇	六一〇〇	三九二二〇
鄂 托 克 旗	戶	一〇七	五三五二	二六五四	八〇〇六

烏 審 旗	二二二四戶	一一二二〇口	四一〇〇口	一五二二〇口
杭 錦 旗	一七二二戶	八六一〇口	一七三〇口	一〇三四〇口
扎 薩 克 旗	七六六戶	三八三〇口	九九二口	四八二三口
總 計	一七三一戶	九三二三三口	一八一四三三口	一一二二七口

由上所述，我們推想到伊盟地廣人稀，異常空虛，追源禍始，未嘗不是宗教的侵蝕，與生活享受不到進化的物質和設備，以致災病發生，亦為人口率減少的一因，將來伊盟人口的繁殖，宗教與生活的改進，亦為主要條件之一。

(甲)郡王旗 郡王旗亦稱鄂爾多斯左翼中旗，位置於烏審旗之東，準噶爾旗之西，邊牆之北，達拉特旗之南，神木縣之西北，東勝縣之西南，旗境東西距一百一十五里，南北約三百二十里，計面積八千餘方里。地

質尚佳，雨量較少，缺乏河流灌溉，每當夏令，東西烏蘭馬川兩山溝，山洪暴發時，土地多被衝刷，多變沃地爲沙磧。氣候春夏秋三季溫和，冬令稍寒。旗境烏蘭莫爾川，由北直貫二百餘里，活鷄兔溝，東西橫枕百里，爲郡旗險要。農植物有糜子，蕎麥，馬苓薯。畜收有馬、牛、羊、駱駝、驢。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麇子。有炭礦多處。在什拉太溝者。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寬十餘里，在半墾哈達溝者，長四十餘里，全屬無烟炭礦，俗稱之爲煨炭。交通尙稱便利，南通陝西榆林，北通綏遠包頭，東南通陝西神木，全旗位於伊盟之中心，略偏於東北，成吉思汗陵寢所在之伊金霍洛，即在旗境。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爲汗之誕辰會期，蒙漢官民，是日均赴會酬神，貿易繁盛，爲空前所未有。郡旗每年在會收入地稅（俗稅之爲地盤錢）約數千元。建制沿革：隋唐爲勝州地，明爲毛里孩阿羅出所拔，後爲達延車臣汗所敗，驅毛阿於青海（毛阿乃蒙古酋長），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達延之孫，爲衮必里克圖魯爾根，衮必

里之曾孫博碩克圖，爲蒙哈爾部林丹汗所篡，削濟農號，迨清天聰九年，林丹汗爲清兵所滅，博碩克圖子額驍巨歸清，始賜復濟農號，令召集諸部落，順治六年朝覲封額爲多羅郡王。世襲罔替。光緒三十年因某種問題，濟農又改由盟長兼任，民國元年，因贊助共和，晉封和碩親王。現任扎薩克和碩親王圖佈陞吉爾噶勒（字福亭年五十二歲）爲人忠厚誠實，不喜交際，爲一安分守己之王公。其長子頭等台吉巴圖濟雅（年三十餘歲），則較乃父活潑。喜酬應，聰明異常人。東協理台吉齊默特拉穆（年三十餘歲）爲前任東協爾定格勒之子，乃父生前頗有左右全旗之力。後襲乃父餘蔭，而能力相去太遠，在旗內無甚信仰。西協理台吉貢補扎布（字壽山年五十歲）頭腦甚爲清楚，爲事官中之傑出人才，蒙古文學甚佳，旗內官民對之頗信仰。管旗章京腦爾布扎布（年四十餘歲）爲人穩健，頗爲圖王信任，東梅楞恩克巴雅爾，西梅楞巴音巴圖，人均平常，在政治上亦無甚力量，旗境楊家城，黃羊城，鴛鴦塔，均爲宋代名勝。旗界西南至袞額爾廟，六

十五里，接烏審旗，南至陝西神木縣，二百里，樓邊塔。西至察汗額爾吉，五十里，接準噶爾旗，北至喀爾臬，百三十里，接統錦旗。郡旗召府約二十餘座，大者可容喇嘛一二百人，小者可容三四十人。

(乙)烏審旗 烏審旗亦稱鄂爾多斯右翼前旗，南界陝西榆林，橫山，靖邊等縣，東界鄂王旗，西界鄂托克，統錦二旗，地形斜長，東西距一百八十里，南北約二百七十里，計面積四萬餘方里，南依邊塔，氣候四季多溫少寒。地質礫薄，沙漠遍野，雨量較少，藥材有甘草，柴胡，農植物有糜子，糜，黑豆，山珍有麝香，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兔，境內遍地沙邱水灘，無一可資灌溉，耕種全賴天時，若雨水均勻，即可豐收，交通不便，因紅柳沙邱之遮蔽，行旅迷失路途，無徑可尋。建制沿革：漢為西河郡奢延、高望二縣地，晉末為赫連勃勃所拔。後魏滅夏，建東夏州，為定陽郡地，隨為朔方地，唐為夏州都督府，五代屬於李夏，元為寧夏路，明初為榆林右衛地，後為鄂爾多斯部所拔。

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孫達延車臣汗之孫袞必里克圖蒙爾根之裔，袞必里之孫色凌，從類彞臣歸清，順治六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民國元年以翌贊共和，晉封貝勒，現任扎薩克固山貝勒特古斯阿穆固明（字德山年四十三歲），爲人聰明有餘，果斷不足，光緒末年，旗內發生「獨貴」（蒙語革命之意），後又有錫尼喇嘛與孟克爾居（字訓年年五十餘歲）之變，軍政大權，悉爲人所把持，特王則備位扎薩克，形同囚禁，二十四年筆者供職綏甯府，因綏蒙分治事赴烏，偵悉烏旗事變始末，建議省府爲之救平。當局於二十五年派參議趙錦彪（字伏威年六十歲）率兵（卽晉綏騎兵李根軍區），前往彈壓，總將軍政大權歸還特王，爾東協理台吉病故，特王荐乃弟奇玉山（字子珍年二十六歲）升任，並兼全旗保安隊長，而東西烏審疆界，至此始告一統。旗政半由其妹丈鄂寶山策劃，鄂之爲人平庸，亦無若何建樹。特王二弟奇正山，爲一喇嘛。近特王弟奇玉山任西蒙抗日游擊第一支隊司令，其參謀長爲陳有明（字少雲年二十九歲），現正着手整訓

蒙軍。將來該旗軍政或有一番刷新氣象。西協理台吉扎那巴扎爾（字正宣，亡年三十三歲）上年因某種嫌疑，被××師槍決，現懸缺未補，不久可由記名協理台吉刀不韋多爾濟（漢名奇圖賢年二十五歲）升任。管旗章京圖們巴雅爾（字萬喜年六十二歲），東梅楞補彥巴雅爾，西梅楞刀特戶多爾濟（年六十歲）以上三事官，均謹慎自守，無甚特異表現，該旗本產鹽鹼，惟質量不佳，有保安隊約三百人，槍馬齊全，旗界東至袞類爾吉廟，百里繞郡王旗，北至賓陀羅海，百里繞鄂托克旗界，西至察罕淖，百三十里，繞鄂托克旗，南至榆林，一百三十里，接邊牆界，西北至哈達烏素，一百四十里，接杭錦旗界，烏審召為該旗名建築，宏敞華麗，平日有喇嘛約數百人，古棗延故城在旗西南境。

丙·準噶爾旗 準噶爾旗，亦名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南界河曲府谷二縣，北界托克托，薩拉齊二縣，東界渭水河縣，西界東勝縣郡王旗，西南界邊牆，旗境東西約二百三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計面積四萬餘

方里，氣候春秋溫和，夏熱冬寒，地近黃河，雨量均勻，土地肥沃，植物有糜、谷、麥、高粱、豆、麻等類，畜牧有馬、牛、羊、駱駝。交通便利，托河汽道，橫貫旗境，電話林立，凡軍政機關駐在之處莫不架設電話，較之內地縣治，不相懸殊。建制沿革：地爲古榆林郡，隋置榆林郡，唐屬勝州靈河濱縣，宋爲西夏所據，明初屬榆林左衛地，天順後爲蒙古所據，清代爲鄂爾多斯部屬地，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孫衮義里克圖墨爾根之裔，其始受封者，爲衮義里六世孫小札札木素，小札札木素初隨額驍臣歸附，順治六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後以從征回亂，晉封扎薩克貝勒。前任扎薩克貝勒善津秘圖巴故後，因其子年幼，未能承襲，由鎮國公東協理台吉那森達賴護理扎薩克印務，那森爲人雄材有大略，爲西盟王公中之傑出人才，惜頭腦專制，謀僭王位，故對旗內之事官人材，必屢受彼門下，稍有異志，必遣人暗殺之，那森之個性既杜材忌能，殘忍嗜殺，表面平民事官雖爲壓力所屈服，陰忍不言，實際則有

一觸即發之勢。其後記名札薩克貝子，阿拉坦鄂慶承繼王位，那始還政於王，後又於十四年五月間，祭伊金霍洛歸來，那氏以毒宴弑阿王，復攝扎薩克政務，其時阿王僅有遺腹子，那森前後攝政二十載，猶未滿足，密將阿王家族世系譜焚毀，意在將來使己之子孫繼承王統，並保荐其次子奇子俊（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爲人青年英俊，有胆識，對伊父之專制嗜殺，深表不滿，屢進諫無效，以致肇禍受累，）任西協理台吉，大權在握，二門專政，而那氏故態復萌，方針不變，十六年因記名協理台吉兼管旗章京點力閣爾扎布（本名阿勒騰扎布），不滿那氏專制，曾引察熱措討使張礪生部游擊總司令盧耀峯氏之副官長蘇子善，乘那氏被王英軍隊擊敗之際，回旗招撫軍隊，解除那氏實力，那氏聞訊，暗囑其部屬，陽爲受撫，陰圖殺害，果不出那氏計劃，於是年十一月點力閣爾扎布與蘇子善同爲那氏軍隊於曉間暗害。點力閣次子奇如海（字壽山，爲中央軍校畢業生，時在國府訓練總監部任職，後奇子俊赴京開會，偕與同歸旗內，那氏見奇如海即擬施

以殺害，以爲斬草除根永不發芽之計，幸經奇子俊多方勸阻保護，始未遇害。奇子俊對奇如海親愛不啻手足，蓋意在化仇爲親，而那氏竟猶未悟，以致發生二十一年二月九日之大慘案，那氏父子同時遇害。奇如海感到自身危險，遂秘結死黨，運動那之部屬叛變，其始參與策劃者，僅同仁學校教務主任烏爾貢達賴、漢名韓裕如，準族人，與那之侍衛奇景風等數人，發動後始有多數軍隊盲從。事變後，舉行族民會議，組織旗務委員會，推奇如海爲東協理台吉、護理扎薩克印務，那之二弟二喇嘛，以那氏一門遇害，情不于休，遂密與騎兵團長奇文英連結（那與奇係堂弟兄）於同年五月發動二次大慘案，將奇如海擊敗，追殺於河曲縣屬第四區之台子楞村，復推奇文英爲東協理台吉、護理扎薩克印務（奇文英原名烏勒濟巴雅爾，字育才，年五十六歲，）因記名扎薩克頭等台吉布銀巴達爾胡（現年十七）幼稚尙未至襲職時期，奇文英尙忠誠，明大義，對族政抱漸進主義，凡事不樂積極，抗戰軍興，奇氏對所部以「贖口不對內，對敵不妥協」十字相勸勉，

國軍之經過旗境者，給養之供給，路途之嚮導，以及運輸偵察等事，莫不竭力協助，因此當局特任奇氏爲綏蒙游擊第一區司令，奇氏刻正積極整訓所部，將來對抗戰前途，或有新的供獻。西協理台吉奇鳳鳴（蒙名齊察福爾包，字玉山，死時年四十餘歲，）爲人險詐橫暴，因覬覦護理扎薩克位置，於二十三年德王倡議高度自治時，竭力拉攏，抗戰軍興，奇鳳鳴仍不死心，甘爲敵人作根，洩漏軍事，破壞交通，牽制國軍，倒行逆施，筆難罄述，當局一再容忍，企其反省，詎奇變本加厲，竟使所部奇麟慶，黃五鎮，宮蓋黃六，六十一種慶等投僞，當局以事機迫切，不容再忍，遂派員監視奇之動作，奇以所謀敗露，竟公然抗拒，遂於二十八年六月一日被捕，於四日解哈拉塞途中畏罪吞金自殺，旗民聞訊，莫不額手稱慶，奇任協理時，營私結黨，剷除異己，暴虐殘刻，人民恨之入骨，故奇之死，羣相慶幸。奇氏雖死，奇之爪牙尙在僞區，而奇之長子奇子祥年二十歲於是年潛赴僞區，擅組僞準旗政府於河套川，就僞爲理蒙扎薩克，歸繼乃父叛逆

遺志，去年我軍實行冬季攻勢時，奇則偷襲我門炳岳軍，繼派其爪牙號錦榮（蒙名劉保），六十一達慶藍臉等嚮導敵僞，由頭道拐，黑圪老灣一帶渡河，襲擊我軍河防部隊，焚毀民房，搶掠民財，復勾結雜種據保安隊長奇玉林（俗稱之爲三少爺年三十歲，爲奇文英部參議閃金犯免之婿，）率部叛變投僞，刻其實力約計五六百人，雖云癆疥之疾，其勢亦可燎原，願當局對此叛逆一加注意。去年中樞以西協理懸缺，在未選任前，暫由京協理兼任，並發給奇文英一等獎章，予以嘉獎，本年奇文英以一人精力不暇兼顧，乃力保伊長孫蒙肯不浪（漢名奇湧泉字溧海年二十歲），爲西協理台吉，蒙肯頗聰勇，惜未受相當教育，社會歷練尙差，以之擔任旗政，尙須施以長期訓練。管旗章京甲立格札布（姓楊），西梅楞諾爾布姓王，人均平常，東梅楞奇世勳（字華甫，蒙名那素攔葉，年二十七歲），爲人精明練幹，胆識兼具，爲青年台吉中之俊秀，奇世勳爲貽穀辦墾時，被殺之準旗東協理台吉丹皮爾之孫，財政處長奇宏智（蒙名三板定年四十餘歲，）

爲前任西協理一派之智囊，保安大隊長奇炎山（蒙名巴音獨拉，年五十八歲），爲東協理之胞兄，人頗老練，保安大隊長楊滿福爲人勇敢樸實，駐紮於準噶爾召（即西召），下設六中隊，分駐旗境榆樹壩等地。此外護砲隊由奇炎山兼任。歸游擊軍者尚有步兵大隊，隊長爲記名協理台吉奇尙斌青年英俊，思想正確，下設隊副一，以達爾古赫張保兼任，轄五分隊，以韓錫和爲三喬運魯光義或海泉等分任隊長。奇子俊生前首創同仁學校，因是該族文化水準，較高於他族，故該族青年，如奇丕彰，白明亮，韓鳳山，袁克強，韓自忠，黃鳳鳴，郝光前，郝聚成，白文生，弓文魁等，均爲後起之秀。該族尙有一特異組織，卽達慶達爾古，專任收徵款項事務，計旗境東部，十隊達慶由三三擔任，轄達爾古四，七隊達慶展純，轄達爾古三，四隊達慶依肯，轄達爾古五，沃腦達慶二旦（爲六十一達慶之弟），轄達爾古二，十二城達慶三禿子，轄達爾古一，河套達慶黃臉，轄達爾古四，以上均爲奇鳳鳴之舊部。旗境西部，五色溝達慶王保，轄達爾古四，

沙圪塔達慶奇自高，轄達古四，石拉塔達慶爾居氣，轄達爾古四，烏監合達達慶赫張保。轄達爾古二，西召達慶楊潤生，轄達爾古二。黑沙兔達慶王甲祀，轄達爾古四，川掌溝達慶楊祖林，轄達爾古二，和尙灣達慶翠克，轄達爾古四。生活已由游牧進入純農業對代，外人一入旗境，幾疑爲置治縣份，其進化程度爲伊盟全盟冠。西召，十二連城均爲該旗名勝。

(丁)達拉特旗 達拉特旗，亦稱鄂爾多斯左翼後旗，旗地大部現已分隸於各縣黃河以南之地，東界薩拉齊縣，西界包頭縣，黃河以北之地，東界安北縣，西界五原臨河二縣，南界準噶爾旗，西南界郡王旗，北界烏盟。旗境東西距三百五十八里，南北約一百五十里，計面積五萬八千餘方里。俗語有「三公(中公，東西公)，六扎薩(指扎薩克旗)不如一爛達拉」(形容其土地寬廣不整段)之諺，地近黃河，雨量均勻。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其西部多沙漠，地勢較高。僅能引黃河之水灌溉，其他小河流，因地高水低，不易利用。農植物有蕎麥，高粱，蕎麥，大麥糜谷之類，畜牧

有馬，牛，羊，駱駝，礦產有無煙煤（俗名煨炭），質量均佳，隨處皆是。建制沿革：漢為沙南縣地，屬雲中郡，隋唐屬勝州榆林郡治，明嘉靖間，為鄂爾多斯部所據，清為蒙古地，其世系亦衮必里克圖墨爾根之裔，清初衮必里五世孫沙克扎，隨其從兄額森臣降清，順治七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民國元年，伊盟盟長兼扎薩克貝勒遜博爾巴圖，以首先擁戴共和，晉封貝勒加郡王銜，八年以勦剿土匪盧占魁功，晉升和碩親王，遜王病歿，其長子記名扎薩克貝勒康達多爾濟（字濟敏，年三十六歲）襲職，康王為人性闊達，好揮霍，標奇立異，好大喜功，嗜鴉片，善修飾，民衆事官對之不滿，曾數起「獨貴」革命之意，均經當局為之平息，其仲弟章巴拉多爾濟（字景文，年二十二歲），為推翻康王主旗幕中主角，章氏為人殘刻不仁，性嗜殺，受乃岳李春秀（滿州旗人，前充綏遠新城旗民生計處總辦，綏陷投偽，充偽巴晉特拉盟政府教育廳長）之唆使，暗結死黨烏勒濟巴雅（字良臣，年四十餘歲，任該旗管旗章京）等，趁乃兄之弊政，釀

勳旗民起「獨貴」企圖取而代之。惟康王性仁慈，雖明知亦不忍傷手足情戚。該旗親德王派領袖那森得力格爾（字榮華，年四十歲，曾充德王副蒙會科長），乘國軍西退之際，挑動康王親日，康王猶疑未決，而所部團長森蓋凌慶（字寶山，年四十五歲），即起兵發難，以示堅決親日，挾持康王，凡國軍之經過該旗者，森則掠財繳械，趁大打劫，外闢實難，叢集康王一身。嗣經馬占山將軍與井得泉師長率部化裝偽軍，直搗王府，不廢一槍一彈，將該旗叛逆救平，並將康王遣解西安，森遂則異罪逃亡。上年中樞以康王悔過自新，仍釋之回旗，康王深悔受森蓋之帶累，已決心戒除嗜好，整刷旗政。東協理台吉桑達那瑪旺楚克，亦為反對康王者，上年病故，本年九月以該旗金肯鋒帖式台吉孟克吉雅升任東協理。孟為人平常，在旗蓋亦無大作用，記名協理色楞拉布，西協理台吉慶格拉巴圖，在旗內頗有內仰。護印東梅楞圖布升巴雅爾，西梅楞補隆巴雅爾，在旗內均有信仰，信五原辦事處長明蓋為台吉中之幹材，以往不滿康王行為，康王不敢使之駐

預旗政，此次特派其代表駐五原。有保安支隊約二百人歸保安司令馬子蕭統率，馬子蕭爲反對森蓋擁戴康王最力之人，係由森蓋部反正者。康王季弟旺慶多爾濟，（年十九歲）前在偽區就學，近不甘爲亡國奴，已離偽區返旗，聞不日將赴重慶與乃兄晤面云。

戊·鄂托克旗 鄂托克旗，亦稱鄂爾多斯右翼中旗，位於右翼後族之西，外蒙三晉諾顏及阿拉善旗之東，右翼前旗之北，杭錦旗之南，西界黃河接寧夏省界，東西距三百二十里，南北約四百八十里，計面積十四萬方里，地質尙佳，惟多沙漠，雨量較少，氣候溫和，東西沙漠彌漫，到處沙梁隆起，望之似山形，僅東南一隅，地質膏腴，有八里河之水，可資灌溉。農植物有麥、穀、糜、蔗、藥材有甘草、枸杞、茯苓、黃芪、山豆根。山珍有髮菜（狀類人髮，黑色，在兩廣每斤可售五元，惟北方不善食此）。礦產有六處（以荷池，大池出產最豐），綸淖七處（以舞漢淖之鹼，產量最佳），輝鉛銀礦（在王元地以南，紅白刺灣以上，銀出東南山中

，周七十餘里，礦層甚厚，二十一年筆者曾奉命陪專家李銘元、王鴻鈞兩氏，前往調查，據化驗結果，成分甚佳，每百斤礦石含純鉛百分之五十五斤，每千斤礦石含純銀一斤，惜交通不便，未能開發。如包寧路完成，幹線適經山後，開採較易。貽穀時代曾聘俄人開採，後以運輸不便，需費過鉅停工，自今其礦場之痕跡，猶隱約可見。蒙人多以斧刻礦石，用牛糞煨火鑄鉛丸，裝火槍內打獵，近年旗府已禁止人登山。赤鐵礦，（在二子渡口上，山形係馬鞍式，礦層浮於山面者，約二三尺四五尺不等，長約三十餘里，礦石赤紫色，狀類流形，按寧夏府誌云，洪楊時代曾有人以土法開採，後因變亂停工，今西北農具異常昂貴，若以小規模工廠，鑄鍊鐵器，現時即可興工。因隔河即係石嘴子，銷路便利，運輸不感困難，同時附近即係煤礦，需煤亦不感缺乏），冶鐵礦（在銀山沃包下，狀類未煨燼之頑炭，內鉄含質最多，）煤井十餘處，分末質塊質兩種，在王元地東卓賣山之銀山、老實黑山一帶，產煤可供綏寧甘三省百年需用，）以上各礦詳情

，筆者二十三年包頭日報發表之「沃野調查記」曾記述之。該族雖有豐富之出產，惜交通不便，蘊藏待發，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驢、騾、野獸有黃羊、麋、狼、狐、兔。建制沿革：漢爲朔方郡，南境之臨戎，修都二縣地。魏晉荒蕪，晉末爲赫連勃勃所拔，建國都於旗境之南，號爲統萬（在今橫都城之北，）後魏滅赫連，置夏州，爲化鎮，開熙，代名三郡地，隋移朔方郡於北，唐設豐川，元和中移置宥州於此，明嘉靖間，爲蒙古鄂爾多斯郡所據，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尊臣汗之孫衮必里克圖爾根六世孫善丹之裔，清崇德六年善丹從其族叔額璘臣歸清，順治七年，封扎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其子索諾木、孫松拉布，皆以經理驛站功，晉封多羅郡王，仍襲貝勒，前任扎薩克多羅郡王兼幫辦盟務，哈勒藏喇拉瑪旺札勒札木蘇爲人昏庸旗事多不聞問，大權均在東西協理之手，其兄朋素多爾濟台吉（漢名奇全成，）爲人聰明，文學尙好，因東西協理之排斥，不能參預旗政，以是該旗富庶雖爲全盟冠，因人不善經營，外債充斥

，以致大好之鹽、鹼、煤礦、均以賤價、質於漢商鄧萬福、董萬福之手。幸該旗活佛阿利喇嘛（亦名札木牙札布，漢名章文軒，字魁嶺，年五十餘歲，六年曾赴外蒙旅行，善於應付環境。）出為清理，於十七年始收為旗有。綏前主席李培基氏，因章文軒幹練，曾保荐為旗務籌辦，近年經營慘淡經營。全旗致臻富庶之境，故旗民對章之擁護信仰，尤過於王公事官，意有左右全旗之可能。上年噶王及其弟朋素相繼謝世。札薩克由噶王長子頭等台吉旺慶札布（字積德年二十餘歲）繼任，旺王青年放蕩，性喜漁色，為人平庸，抗戰軍興，旺王曾被敵劫虜。其弟亦隨往，旗政統由阿利喇嘛章文軒處理，前由寧主席馬鴻逵任為寧鄂邊境巡防司令，近又經戰區朱司令長官，任為伊南游擊司令，月由中央發給經費二千元，其參謀長為烏爾實達賴（漢名韓裕如準旗人）東協理台吉旺楚克色令，西協理台吉朝圪拉吉爾格拉。兩人鬪鬪腐舊，爭驕利益，唯恐落後，對於旗務，置之不問，倘外入至旗，則避不見面，使其他事官兼治。惟恐招待。管旗章京額

爾克穆巴雅爾，人頗誠實，繼任遞傳角色，梅楞達拉瑪必力柯，本平庸無能，全旗有騎兵七百名，槍馬齊全，王府在錫拉希里多諾爾，旗界東至察漢察達，百七十里，接右翼後旗界，南至賀通圖山，三百七十里，接左翼前旗界，西自察漢托輝，二百五十里，接阿拉善旗界，北至馬陰山，百十里，接右翼後旗界，該旗最大召廟，名新召，建築宏偉，通常喇嘛數百人，最多能容喇嘛千餘名，爲荒漠生色不少。

(己)杭錦旗 杭錦旗亦稱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俗稱之爲荒蓋地），地跨黃河南北，地形不整，在河北者，形若綫腰，邊寬中窄，在達拉特旗之西，與包頭亦尙接近，與五原，臨河，安北三縣接界，東西距一百八十里，南北約一百六十里，計面積約八萬餘方里，氣候溫和，雨量較少，西北兩部雖接近黃河，而地質粗疏，一遇水衝，卽成沙磧，東南兩部，地質尙佳，而無河流灌溉，賴天時之好壞，以定豐歉，藥材有甘草，柴胡，農植物有蕎麥，大麥，馬苓薯，因其地多鹼沙，天然產鹽最多，尤以白鹽池（

本稱哈拉莽奈池）之質量最佳，畜牧有馬、牛、羊、駝、驢、騾、野獸有狐狸、狼、麝、兔、黃羊。該旗適當包寧大道，交通便利。建治沿革：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州九原地，明嘉靖間，爲蒙古鄂爾多斯部所據，其世系爲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軍臣汗之孫衮必里克圖察爾根之六世孫，額麟沁之裔，順治六年，額麟臣從子大札木素叛，小札木素與額麟沁均不附逆，詔封扎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其孫都凌，康熙三十七年，以從征噶爾丹，督護糧運功，追封固山貝子，都凌孫齊旺琿珠爾，乾隆十九年，又晉封多羅貝勒，民國元年，以擁護共和功，晉封和碩郡王，現任扎薩克多羅郡王象伊盟副盟長阿勒坦鄂齊爾（字寶珍，年五十四歲）爲人識大體，廣交遊，野心甚大，旗內軍政兩權，均自掌握，極微細之小事，須親自處理，擴充軍隊，尤特別努力，常以領袖自居，不甘人下，在伊盟頗有聲望。察北緊張，當局電請中樞昇予蒙邊第一區防司令，月給三千元經費，綏省府又委爲包西護路司令，月給二千元津貼。綏遠淪陷，阿王即返旗，因

疏於防範，事前無準備，未能與各旗協同一致，又因旗內某梅楞爲親舊王份子，以致阿王誤中敵計，中途被劫赴綏，旋倭寇強在包頭成立偽伊盟政府，挾阿王前往主持，阿王因環境關係，只得虛與委蛇，待機免職。旗政由阿弟西協理台吉色登多爾濟年四十八歲護理，色王爲人平庸無奇，與乃兄相較，不啻天壤之別。東協理台吉阿勒濟巴雅爾胡倫，爲一不喜外交之事官，人頗忠實，管旗章京蘇穆雅（字緯經，年五十七歲）人頗活動，爲阿王之親信，西梅楞額爾布桑，東梅楞朝圪巴達爾呼，亦頗幹練，參領佈林托克托胡（字金寶，年四十四歲）爲人頗活動，與趙太保等甚接近。蒙邊第一區防司令事務，由副司令徐世昭兼攝，所有該旗軍隊條整有序，毫不因阿王被劫有所動搖。有蒙兵約三百人。牧地東至兔毛河，四十里接達拉特旗，南至喀拉札拉克，百四十里，接郡王旗，西至喀札爾山，百四十里，接鄂托克旗，北至賽特勒赫畢，百二十里接烏拉特三旗，東南至巴彥泉，百五十里，接達拉特旗，王府在鄂爾吉虎諾爾，據沁召爲該旗之

名建築，寬敞宏偉，碧瓦紅牆，尤爲荒漠生色不少。

(庚)扎薩克旗 扎薩克旗，亦稱鄂爾多斯右翼前末旗，在郡王旗南，爲伊盟七旗之中心，東西距七十餘里，南北約八十餘里，面積約一千餘方里。地小人少，氣候溫和，雨量較少，地質多沙，雖有小河流，一遇亢旱，則乾涸變爲沙磧。農植物多蕎麥，糜，麻，馬苔薯，畜牧有馬，驢，牛，羊，駝，產量均不豐富。建制沿革：與鄂烏兩旗同，其世系亦元太祖十五世孫遷延車臣汗孫袞必里克圖翼爾根四世孫定咱喇什之裔，定咱喇什爲額磷臣之從曾孫，其曾祖烏巴什，號噶爾岱青，(爲烏審台吉)，順治六年，以不從大扎木素叛清，授二等台吉。康熙十四年從大軍剿花麻池及定邊城諸賊，晉一等台吉，乾隆八年以族屬繁多，增設一旗，(卽今扎薩克旗)始授扎薩克，四十九年詔世襲罔替，扎薩克頭等台吉好爾罕歿，其子沙克都爾扎布承襲。民國元年，以翊贊共和晉封貝子，二年又晉貝勒，七年晉固山貝勒，十四年晉多羅郡王，嗣沙王以副盟長升任盟長，乃莽

其長子貝子鄂齊爾呼雅克圖（字振池，年四十歲）繼任扎薩克位，鄂王爲人聰明，惟時患癆嗽，旗事半由其父主持，東協理台吉阿穆固郎（字萬壽，年五十餘歲），管旗章京蘇瓦第（字永軒，年五十四歲，於年前病故），東梅楞巴寶多爾濟（年六十餘，對射擊騎術甚好），均爲沙王親信，該事官等，亦頗幹練，管旗章京已由東梅楞巴寶多爾濟升任，東梅楞一缺由貢楚克林沁繼任，西協理台吉鄂齊爾巴圖（字振鐸，年四十餘歲），爲人老成，辦事較欠靈活，西梅楞僧格林沁（字寶獅，年四十七歲）爲親德王派之主幹，上年綏陷時，已公開附逆，鄂王以其執迷不悟，已將其撤職，另委杜布爾得力格爲西梅楞。上年幫辦盟務病故，沙王荐其子鄂王升任，業經中樞明令任命。有保安隊兩國實際約四百餘人，旗界東至察漢額爾齊，接右翼中旗，南至榆林邊塔，西至摩多圖察罕泊，接右翼中旗，西南接右翼前旗。有扎薩召爲旗內名建築，現爲綏境蒙政會辦公地址。

抗戰後，綏境蒙政會，伊盟中學，綏遠蒙旗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均設

於札薩克旗，一時札薩成爲蒙族政治中心，較前繁榮多了。

(十) 土默特旗

土默特兩翼，即今歸，薩，托，和，消五縣轄境，其他均已墾闢，人煙稠密。雨量均勻，物產豐富，爲西盟各旗冠，惟旗民因設縣治關係，均已漢化，蒙古語文，十人之中有九人遺忘，東西距四百三十里，南北約三百七十里。建制沿革：漢爲雲中。五原，雁門，定襄四郡屬地，後漢歸齊，北魏爲雲中，懷朔，武川，撫冥，柔元五鎮，及神武郡屬地，隋爲雲州，勝州，及定襄，榆林二郡地，唐爲金河縣振武軍。定襄郡，勝州轄境，五代初遷於此建豐州，後改天德軍，代北靈朔摺討使，西京道，寧邊州屬地，金仍之，元爲大同路，初爲豐州東勝衛千戶，嘉靖初爲蒙古小王子之族諸邊所據。築城於豐州灘，名曰歸化，是爲西土默特之始。其世系爲元太祖十六世孫，阿爾坦，號格根汗之裔，四傳至博欽克圖汗（即諳達）。

• 明隆慶間受封爲順義王，其支庶子侄等，凡六十五人，各授都督指揮千

百戶等官，以不從林丹汗之役，偕喀喇沁驛布顏台吉等敗察哈爾兵圍萬於趙城，清天聰六年，太宗征靈哈爾，林丹汗敗，西奔唐古特，太宗移師歸化城駐蹕。博子俄木布及其會長古祿格等率衆降清，九年因俄木布謀叛被捕，始改編爲二旗，置左右翼都統領之，並設四副都統協理旗事。雍正元年設歸化城理事同知，隸朔平府，乾隆元年於城西南四里，建設遠城，四年移右衛之建威將軍駐守，土默特歸其節制。其後有刺麻扎考，隨征青衮咱卜有功，詔封輔國公，授扎薩克，增設土默特旗，隸烏蘭察佈盟。二十五年明令削爵，其子索諾木旺扎勒，於三十年詔令仍襲輔國公職。左翼都統古祿格，傳至其曾孫丹津，後以無子，停其都統世職，而僅令其嗣子札什泰，承襲三等子爵。右翼都統托博克，傳至其元孫明達爾什，亦停都統世職，改爲三等男爵。至新左右翼都統及副都統均於乾隆二十七年裁撤，僅留副都統一人，駐歸化城，二十八年以左右翼都統事務，歸綏遠城將軍管轄，其疆分旗地，仍如故制。民國二年，裁副都統，三年將軍改爲都統

，並增設總管辦理旗事。總管爲荐任職，各旗共兩翼十二甲（卽十二參領），六十佐領，人口約六萬餘口，歷任總管，漢多於蒙，蒙古之任總管者，始於滿泰（字子舒），現任總管榮祥（字耀宸），本旗籍，爲人博學多聞，有『塞北文豪』之稱，綏遠漢蒙青年，多出其門下，因是當局特昇以蒙籍參政員兼綏蒙游擊軍第三區司令，綏蒙會委員兼秘書長及常務委員，蒙旗宣慰使署秘書長諸要職。旗內教育普及，設有中學附高級小學校一，初級小學五，人材輩出，如監委巴文峻（字維慈）綏境蒙政會委員經天祿（字革陳）賀善壽及殷石麟，任秉鈞，康濟民，蘇魯位，朱實夫（新三師團長等，均爲該旗新進傑出人材。綏遠淪陷，佐領寶漢卿，與亢仁（蒙名默爾根巴圖爾，爲已被總管滿泰之婿）等，糾衆挾榮祥附逆，榮不爲動，後偕殷石麟（字毓嵐）經天祿等徒步退至扎旗，交蒙會印與沙王，旋遷榆林，轉道南下，中樞令榮氏北上組蒙旗宣慰使署，自是榮氏風塵僕僕，致力蒙務，多所建白。召廟有（一）無量寺（俗名大召，明崇禎中季建，清都統古祿格

楚琥爾，奉諭將原寺展大，賜名無量，康熙三十六年經納依齊托音呼圖克圖，奏請易寶瓦，（二）延壽寺（亦名舍力圖召，康熙三十五年西征駐蹕，適西時呼圖克圖重修舊寺工竣，賜名延壽，並有御製碑文，咸豐九年重修，有藏經塔一，壯麗爲諸寺冠），（三）崇福寺（俗名小召，爲康熙帝西征凱旋駐蹕之地，有御製碑文），（四）崇壽寺（俗名朋蘇召，順治十八年增修），（五）隆壽寺（俗名額木齊召），（六）宏慶寺（亦名宏慶召），（七）延禧寺（俗名巧爾齊召），（八）慈燈寺（俗名五塔寺，雍正五年建，十年賜名，塔基爲十丈，上歧爲五），均爲旗內名建築，旗境均已墾治，僅存人口，故不述。

（十一）綏東四旗

綏東四旗，卽今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是也。其地分隸於豐鎮、集寧、陶林、涼城、興和五縣，人煙稠密，兩長均勻，物產豐富，開化最早，旗地早已墾闢，東西距三百七十餘里，南北約三百四十里。建制沿

革：漢爲定襄，代郡屬地，北魏爲畿輔地，柔玄鎮，撫寧鎮，旋鴻縣屬地，遼爲西京道，元爲大同路，集寧路，興和路等屬地，明爲豐川衛，清爲歸哈爾蒙古右翼四旗（卽今綏東四旗）地。察哈爾乃蒙語接近長城之意，清季中葉，右翼四旗，設置豐鎮，寧遠（後改爲涼城縣）兩廳，隸山西管轄，嗣以人民繁聚，墾地日廣，於清末復設興和，陶林兩縣。民國二年，綏遠改爲特別區域，而豐、涼、興、陶四縣，劃歸綏遠管轄，右翼四旗蒙古，仍由察哈爾都統管理。四年察區因轄境太小，呈准將豐、涼、興、陶四縣，歸察管理。九年察區呈准在平地泉添設集寧縣治，翌年並於平地泉設塔拉審判處，管理正黃，正紅兩旗訴訟，並設蒙籍監督審理員一，審理員二，同時於卓資山設巴音察漢審判處，受理廂紅，廂藍兩旗訴訟，設蒙籍監督審理員一，審理員二。每處撥給法田三十頃，常年經費二百零六元，蒙旗之有司法，尙以右翼四旗始。惜經費太少，法官未得其人，以致藉法營私，黑幕百出。十七年國軍統一後，太原政分會呈准將河北省屬口北十縣

，歸察哈爾管轄，察省屬之豐、集、陶、興、涼五縣，仍歸綏遠管轄，並於平地泉設八旗第二高級小學附正黃旗初級小學校一所，由懷來張紀元氏（字子春爲單級師範生，四旗人材，多出張氏門下），主持校務，下設教員，助教，管理員各一，每月經費一百五十五元，有學田三十頃爲校內基金，校內設備完善。學生約二百餘名，教育亦頗得人，四旗各設初級小學一所，校長兼教員一，管理員一，每月各發經費五十五元，正紅旗小學有學田三十頃，鑲紅旗小學有學田二十五頃，鑲藍旗小學有學田五十頃，各有學齡兒童五六十名不等，因是四旗文化水準，較之內地，亦不落後。二十二年百靈廟（亦稱貝勒廟）高度自治會議，吳鶴齡等要請將察哈爾十二旗羣改稱一盟，附帶於要求自治條件之內，二十三年廟羣會二次大會決議，未經中央核准，即非法組織察哈爾盟政府，委卓什海（蒙名卓特巴扎普，爲牛羊羣總管，即今僑方之明安旗）爲正盟長，穆羅爾特博特（爲商都牧羣總管）爲副盟長，在張北日寇大本等監視之下，就職視事，改用成吉思

汗年號，妄自發佈命令，當時各旗總管，多不同意，因屬同等階級，驟然多一長官，以致均抱不滿，遂密爾中央，將右翼四旗歸綏撥管轄，卓什海等亦無可如何，此爲右翼四旗歸綏撥管轄之始。倭寇亦由此明目張胆，大張旗鼓，侵略察綏。而我神聖之民族解放戰爭，亦由此開展。其世系爲元太祖裔，在清代以前，承襲元朝政權，爲內蒙各部之共主，號稱漢小王，明嘉靖間，其汗卜赤達察哈爾，遂以部名，末代之汗，名林丹汗，自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蒙古名勇敢之意）成吉思汗，所部土馬強盛，因暴虐內蒙諸部，諸部遂先後降清，清太宗以其爲元室嫡裔。欲置其人，須首先滅之，乃於天聰八年，發兵擊之，林丹汗敗，死青海途中，其子額哲降清，獻元朝璽，清收編其部，徙置遼東之義州。康熙年間，吳三桂反，徵其兵不至，且煽惑奈曼等部同叛，清發兵討之，潰其衆，其王布爾尼。中流矢死，收編其部，分左右兩翼八旗。康熙八年，移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卽今游牧之地，廢其世襲王公，以察哈爾都統統轄之。故當時之

都統，祇屬統兵大員，並不管理政務，屬之駐防都統，以滿人充之，設副都統一人，以蒙人充之。各旗各設總管一人，都統署設總管二人，都統共轄正副參領各八人，佐領一百二十人，驍騎校一百二十人，護軍校一百一十五人，親軍校四人。都統副都統，同駐張家口，綜理八旗游牧事務，兼管張家口駐防官兵。入民國後，熱察綏兩時改爲特別區，都統兼管特設行政，將副都統裁撤。關於八旗事務，各旗委由總管設署管之，均歸都統監督。惟自十七年改特別區爲行省後，都統改爲主席，旗務由省府第三科辦理，旗總管公署仍舊保留，作爲省府之附屬機關。昔日之都統以全付精神料理重務，今日之省府，則視旗務爲行政範圍之一小部份，總管公署亦無足輕重。二十二年右翼四旗劃歸綏遠後，旗務由省府之蒙務組辦理，而四旗政務亦愈加刷新，除驍騎校，護軍校，由總管保薦委用外，佐領以上之職員，均定有考試章程，一掃蒙旗專制世襲積習而無餘，並爲獎勵蒙旗教育，予中大學畢業生以參政機會，定有中大學生考取佐參領條例，以期旗政

代謝，使旗政漸臻刷新之途。

一、正紅旗

現任總管額斯克濟勒塔爾（姓白字善臣，爲一癡君子），其人視財如命，胆小如鼠，別無善政可述，正營領富壽臣爲前任總管富齡阿之子，頗有毅力，與額係表弟兄，副營領永隆色，爲人平庸無奇，二等男爵被取參領潘迪，蒙漢文學頗佳，思想正確，爲該旗青年中優秀份子，有佐領十三員，（內有一等輕重都尉加一級雲騎尉世管佐領一），駙騎校十三員，護軍校十三員，六品捕盜官一員，八品筆帖式二員，空銜筆帖式一員，前鋒二十五名，親軍二十五名，（護軍三百零五名，領催七十三名，甲兵四百二十九名（護軍類似陸軍一等兵，甲兵類似二等兵，）捕盜兵二十名，有保安隊百二十人，由額、富分任隊長隊副。據二十五年綏省府調查，全旗共有蒙民四百八十六戶，共計人口二千零六十七口，有召廟五座，活佛二，大喇嘛四，德木齊二，格新貴三，共計喇嘛二百三十餘名，旗界東至正黃旗，西至廂紅旗，南至豐鎮縣，北至西蘇尼特及四子王

兩旗，旗地均已報墾，無面積可言。

一·正黃旗 現任總管璦密凌蘇龍（字志雲），曾為股匪盧占魁部頭目，綽號長鬍子，為人豪邁勇敢，情未讀書，有勇無謀，一切多取決於其夫人，當屬會昇以綏東四旗勦匪司令，紅格爾圖戰役，因其參謀長紀松齡氏（馮玉祥騎兵幹部學校畢業）之誘導策劃，故能拚命效忠國家，後紀因違與德王密相往來，多方勸阻無效。（達曾任烏滂守備隊長，與德王交甚洽，）憤而辭職。後由盧子癸氏繼任，對達氏毫無認識，於四旗情形，尤不通曉，大同告急，盧氏提前移司令部於歸化城，達則仍留平地泉，平地泉淪陷，達即投僞，盧氏始率司令部職員及一部衛隊投門軍。達現任偽軍第七師師長，有偽軍約三團之衆，計千人，當局因其附逆，已明令驍騎校胡鳳山（字瑞歧，大學畢業）代理總管職務，胡為該旗之傑出人材，胆識均佳，與紀松齡、紀貞夫（新三師政治主任，為紀松齡之侄）為右翼四旗之三傑。胡於綏陷時，即參加白海風部抗敵工作，嗣隨白南下，蒙會

在扎旗籌備軍組。胡氏始離軍隊，復衆會參事主任原職，廿八年歸備推選
蒙旗黨務工作，中央黨部任氏爲蒙旗黨務特派員，廿九年八月申樞又提氏
爲綏蒙會委員。將來對蒙政，必有新的供獻。正參領太平寶，爲前任總管
巴彥孟克之子。狡詐奸險，無出其右，與德王爲世交，現兼任偽七師十九
團團長，副參領貢楚克色楞，爲人奸滑陰險，善於播弄是非，此次逆之投
僞，雖因家產累贅，而兩參領之煽動更挾亦爲促成投僞之主因，達雖投僞
，因綏省府待其甚厚，故有對三十五軍不發一彈之表示，而陷在僞區之漢
人官民，凡經旗境者，多賴達氏秘密保護資助，據傳達現深悔過去之困小
失大，將來我軍反攻，達之反正可能性大，而敵僞對之監視亦嚴。有佐領
十九員（內有二等子爵世管佐領一員，三等子爵世管佐領一員，）驍騎校
十九員，護軍校十九員，親軍校二員（設親軍校，專爲保護皇帝出巡安全
，平時在佐服務，）六品捕盜官一員（專爲緝捕盜匪而設，）八品筆帖式
二員，空銜筆帖式一員，前鋒三十六名，親軍三十六名，護軍四百廿九名

，領備一百零六名，甲兵六百五十八名，捕盜兵二十名，四旗剿匪司令部原有騎兵七百名，該旗有保安隊三百二十名，由達彙隊長，全旗共有蒙民一千零九十二戶，總計人數四千六百六十七名，有召廟十八座，活佛二，達喇嘛十，德木齊九，格斯貴十三，共計喇嘛五百八十三名，旗界東至南都牧羣及張北縣之后博爾台，西至正紅旗，南至豐鎮、興和兩縣，北至西蘇尼特及四子王兩旗，面積與正紅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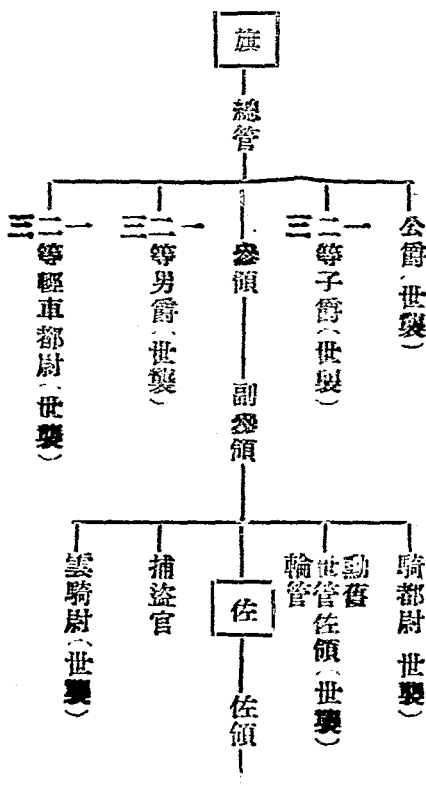
二、鑲紅旗 現任總管巴拉賈札布（字智軒）爲人忠於職守，淡於名利，守正不阿。正鑲領英登額（字巨章）爲人平庸無奇，好佔便宜，副參領巴明孝字秉忠爲英登額之子，聰明有餘，惜操守不足，有佐領十三員（內有三等輕車都尉兼世管佐領一員），驍騎校十三員，護軍校十三員，六品捕盜官一員，八品筆帖式二員，筆銜筆帖式一員，前鋒二十五名，親軍二十五名，護軍三百零六名，領備七十三名，甲兵四百二十九名，捕盜兵二名，有保安隊七十餘名，由巴任隊長，全旗共有蒙民三百九十七戶，總計人數一千六百九十九口，有召廟五座，達喇嘛三，德木齊三，格爾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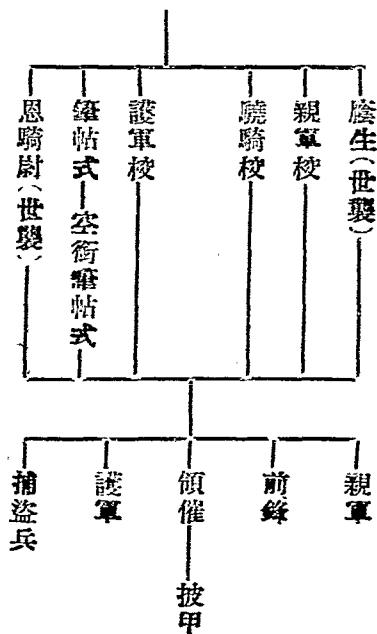
四、共計喇嘛一百九十八名，旗界東至正紅旗，西至鑲藍旗，南至涼城縣，北至西蘇尼特及圖子王兩旗，面積與正紅旗同。

四·鑲藍旗 已故總管孟克鄂齊爾（字世卿，）因其子孟兆義，任德王軍政府科長，於二十六年被扣，孟之首鼠兩端主義揭穿，素懼病歿，適當時該旗參領，亦懸缺未補，故總管一職暫由鑲紅旗總管兼代。因當時逐鹿者甚多，已革職總管某，活動尤力，省府爲避勉徇私計，暫停考選，因爲革職者，無參加考試資格，嗣正參領考取副參領武志忠升補，武爲人沉默寡言，富實幹精神，惟環境惡劣，有鮑永隆、鮑郁堂、鮑印璽父子之惡勢力存在，政治上之推動，悉難收效，且其岳周自然，雖爲反德王份子，憎勇於私鬥，平素不得人緣，致成衆矢之的，而檢舉孟兆義之案件，尤爲周氏所出首，故綏陷後，周被德王捕獲，拷掠幾死，毀家始貸其死，武氏亦幾受累。上年當軸以總管缺，未便久懸，曾發委綏蒙會財務務委員會委員阿凌阿（字允廷，曾任正白旗總管，被控停職，本旗籍，與沙王交稱莫逆，）氏爲總管，有佐領十三員，驍騎被十三員，護軍校十三員，六品捕盜官一員，八品筆帖式二員，空銜筆帖式一員，前鋒二十五名，親軍二十五名，護軍三百一十六名，領備七十四名，甲兵四百三十八名，捕盜兵

二十名，全旗共有蒙民四百八十戶，總計人數一千九百三十六名，有召廟二座，達喇嘛二，德木魯三，格斯貴三，共計喇嘛一百七十五名，有保安隊六十餘名。由武志忠任隊長，旗界東至廂紅旗及集寧縣，西至武川縣，南至殺虎口，北至四子王及西蘇尼特兩旗，面積與廂紅旗同。

綏東四旗暨土默特旗組織系統表





(十二) 綏蒙風俗誌瑣

綏蒙十八旗的地域、人口、習革、組織、世系、人事、軍事、物產等，業經前篇敘述，但是綏蒙的風俗，尚有架述的必要，業因為「入國問俗，入鄉問禁」的古訓，與研究某一種社會組織，是很有關係的，所以不若

這種昭示，平素對於綏蒙的風俗也就注意到一部份。綏蒙的風俗現在仍然保存着「太古遺風」，仔細根究其不進化的原因，不是蒙胞愚蠢不聰明，也不單蒙古土地物產缺少進化的因素，而是滿清二百年愚蒙懷柔政策的所屬。清代懲於歷代的邊患，所以對蒙古使用一種消極征服的手段，訂製許多不平等律例，如禁越界游牧狩獵啦，不准蒙漢交接啦，不准延請漢人教讀習用漢文漢語啦，禁墾蒙荒啦，這些都是阻碍文明進步，思想落伍的毒藥。因為有了這種種毒辣政策的因素，同時影響到蒙人的衣食住行，截到現在大多數蒙旗，仍然保持着沙漠和草原的自然環境，將日常的生活衣食住行，都隨着游牧而轉移，所以他們生活的一切與漢人以工農生活的情形，大不相同。研究心理學的人常說：「宗教能够支配人的靈。」我想這句話，誰也不敢否認，清代利用和尊榮喇嘛教，都含有深刺的政治意味，我們現在看到的類如人口減少意志消沉，這都是清代提創喇嘛教愚蒙政策的所賜。現在我先將喇嘛教的情形，寫在下面。因為蒙古的風俗和喇嘛教是有

連帶關係的，要想的瞭解風俗，必先明瞭喇嘛教，然後再寫衣食住行及其他，用留留心邊事者之研究。

甲。喇嘛教 蒙古境內，最有勢力的便是喇嘛教，所以綏境的蒙古也不能例外。各旗人口，普通的一半是生產的蒙民，一半是消費的喇嘛，這都是元代利用喇嘛教柔化蒙古民族，和獎勵當喇嘛削弱蒙古人口的毒藥。理藩院則例裏邊有這麼一段：「凡喀爾喀四部落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之屬下，已接職之台吉及佐領人等，應資勸呼圖克圖，不准其爲工商之徒，違者懲勸其還俗，該札薩克等照違別律議處，一這是鐵一般的證據，現在雖然有許多的蒙古智識份子，反對此種政策，但是喇嘛教在蒙古有根深蒂固的信仰，一般官民受其麻醉不自覺。廢王在蒙政會主張喇嘛還俗的提案，結果也成了空談，足見這不是一時可以打破的。喇嘛教爲佛教的一支派，源出於印度，其流入於蒙古，約在元朝盛時，其初尙無組織，教分紅黃兩教，黃教是明成祖時，有宗喀巴者（西寧衛人）所改創，

宗氏初奉紅教，後慨於紅教習尚奢糜，漸趨屬化，專恃畫咒幻術，迷惑羣民，把佛教的真精神，喪失殆盡，乃入雪山苦修，深得一般番人信仰，遂別樹一幟，排除幻術，禁止娶妻，易紅色衣冠爲黃色，名之爲黃教。自從有了黃教，紅教日就衰頹，舊有的領域，竟被黃教侵蝕無餘，黃教戒律很嚴，宗氏衣鉢，由其大弟子達賴（前藏拉薩的補達拉廟坐床），二弟子蓋禪（後藏日喀則德扎什布寺坐床），轉生承襲，世世相傳，代代濟度。明朝中葉，內蒙順義王俺答，親自入藏謁達賴三世鎖南嘉穆錯，並迎至青海，建寺奉之，大會各部，受摩頂禮，是黃教盛行內蒙之始。萬曆間元太祖十七世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受封爲土謝圖汗，此爲喇嘛教藉蒙古王公傳播外蒙之始。其後蒙古各部，因遠朝達賴班禪，俱不方便，所以興立宗喀巴的三弟子哲布尊丹巴爲呼圖克圖，在庫倫建寺供奉，位列班禪之次，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當時選定呼畢勒罕之權操之西藏，嗣後因轉生時，每被王公作弊，曠指自己子弟爲呼畢勒罕，同時清室爲避免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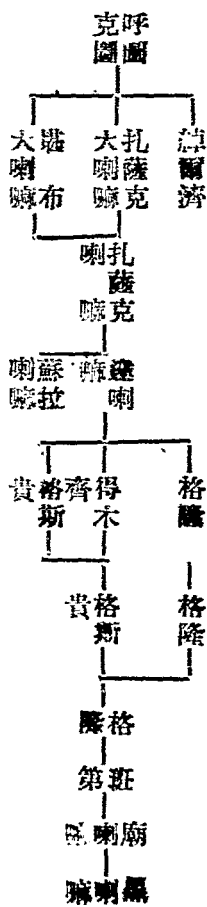
教育領世襲相承。樹立起堅固不拔的統治勢力。乾隆時，特創製抽簽法，凡達賴班禪各大呼圖克圖轉生時，均用此法決定人選，既可打破世襲，又可消除爭繼大位的紛爭。清代之注意邊事，其用心不爲不苦。內蒙活佛爲章嘉呼圖克圖，係達賴五世大弟，潛於多倫先後爲之建靈宗善因二寺，爲內蒙喇嘛之首長。喇嘛教的首領，兼有政教兩權，與古代羅馬教皇一樣，所以歷代君主沒有不利用宗教，以羈縻人心的。如元世祖爲帝師沙王，清世祖自己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其用意都是「醉翁之意」不在此。所以清代扶植黃教，利用其愚昧人民，固閉人民，綏靖邊疆，所以乾隆御製雍和宮碑誌，有「興黃教，卽所以安衆蒙古」，愛新昭機說：「國家崇信黃教，並非崇信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既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使誠心歸附，以障藩籬。」魏源說：「衛藏安，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率蒙之番民服。」又魏源聖武記說：「蒙古敬信黃教，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開本朝二百年之太平。」我們拿上述的幾段話，就可以揣

想到清代是以宗教爲治理蒙藏的手段，並且喇 所誦的藏經，均係藏文，因喇嘛力攻藏經，遂棄其固有蒙文而不顧，清廷的用意不能說不深刻，與現在敵人在偽區的奴化教育，應聲宣傳是一般無二，所以蒙人誠心皈依，大有舉族皆佛的現象。清代喇嘛教的封號爵秩，除達賴班禪而外，共分十二等。茲將其等級，分述如下：一、道行高深，能爲一部落或數部落崇拜的。其封號爲「呼圖克圖」，呼圖克圖又分兩種，按班次常駐京師的，名之爲「駐京呼圖克圖」。常駐本部落寺院，而有賜黃資格（即黃蓋、黃褥、黃蓋等）的，名之爲「坐床呼圖克圖」，即散秩呼圖克圖。駐京呼圖克圖，分四翼兩班，左翼頭班爲章嘉呼圖克圖，二班爲敏珠爾呼圖克圖，右翼頭班爲噶勒丹呼圖克圖，二班爲濟隆呼圖克圖，皆位在雍和宮、熱河普寧寺總堪布之上，故名之「領班呼圖克圖」，其他如洞科爾，錫呼圖……等八呼圖，僅爲駐京，並非領班。二、「羅師」。三、「禪師」。四、「諾們罕」。

• 五、「薩瑪第巴什克」。六、「額爾德尼高卓特巴」。七、「達爾濟」。以

上四等爲名號。八、「總塔布」。九、「塔布」。十、「掌印扎薩克達喇嘛」。
十一、「掌印副扎薩克達喇嘛」。以上四等爲上級品秩。十二、「札薩克喇嘛」。十三、「達喇嘛」。十四、「副達喇嘛」。十五、「蘇拉喇嘛」。(譯散秩)以上四等爲中級品秩。十六、「德木齊」。十七、「格斯貴」。十八「格隆」。十九「班第」，以上四等爲下級品秩。二十、「都綱」。二十一、「僧綱」。二十二、「僧正」，上述三等，不給敕印，或品棒，只給符符，此爲陝甘洮混各寺任持的番喇嘛品秩，蒙的喇嘛致，雖一致的尊奉遵賴，班禪，章嘉，敏珠爾四佛外，對於廣覺寺(在薩拉齊縣西，五當溝內，俗名五當召，爲內外蒙四大名刹之一，位於烏蘭察佈盟之西，陰山之北麓，建築取西藏式，寺建於康熙初年，喇嘛盛時有二千人，寺東有更必溝，松柏滿山，芍藥遍溝，春夏之交，常有麋鹿蹤跡，風景幽雅，爲塞外名勝之一)之對音呼圖克圖(年二十一)亦頗有信仰。各旗召廟林立，多的五六十座，少的三二十座，碧瓦紅牆，遍地皆佛，他們也有他們一族的呼畢勒

罕。但是這呼畢勒罕的轉生，大半都生在王公家，很少轉生平民家，好似佛亦有點勢利眼睛，這裏邊的黑幕我們暫且不談，現在先將其組織系統列左：



蒙人崇奉黃教，有說家有三子，必使二子充當喇嘛，以一子承嗣，純屬無稽之言，因為他的子弟當喇嘛與否，隨其家人志願，如果願當喇嘛的時候，先到佐領處報告，由佐領發給憑證，然後到召廟佛前受摩頂禮，擊鐘鼓號衆，由召內達喇嘛或格斯貴賜予吉名，纔算正式當了喇嘛，假使他的父母因子死無後，報告佐領，就是已經當了喇嘛的兒子，也能够選俗侍奉他的父母，廟方決不強迫他，因為清代提高喇嘛教的待遇，同時免除喇

喇一切之差徭，一般蒙人受了這種的英聯，所以認爲喇嘛是無上尊榮，並且可以坐享一切，同時平民因爲階級制度的桎梏，不堪服役的壓迫，脫離奴才生活而去當喇嘛的亦不在少數，所以蒙古喇嘛多，是多在愚蒙政策和利用階級還毒的收穫。並不是命令強迫的。呼圖克圖，就是呼畢勒罕的對號。俗稱之爲活佛，爲一旗宗教之長，亦可稱他爲教主，扎薩克大喇嘛和塔布大喇嘛，掌有扎薩克印，較大的召廟總有（如五當召，舍利圖召，大召，小召，白靈廟，崑都命召，均有此職）位在活佛之下，達爾濟與蘇拉喇嘛俗稱之爲老喇，領導者的稱呼，不過虛名而已。扎薩克喇嘛，是管理教務行政的領袖。達喇嘛，爲寺的主座，握政教兩權，統轄寺內外的土地人民，多半王公子弟充當。得木齊，管理廟內財政庶務。格爾貴，執行廟內一切教務行政法源。格隆，係喇嘛中之受過戒者，分上中下三等，以學習佛經的深淺分等級。班第，爲執事喇嘛中之最下級喇。喇嘛，凡旗民子弟，削髮當喇嘛的便是。遇有民間冠婚喪祭的儀式，多請他往誦經

，黑喇嘛，是蒙人綠髮孤獨衰老無依，剃度皈依佛法的稱呼，婦女之落髮誦經號者，則稱之爲老姑子，此類喇嘛姑子，不披偏衫，不習經文，雜目手捻佛珠，口誦「唵嘛呢叭吽」佛號（漢人佛教讀如「南無阿彌陀佛」），是佛教的六字真言。蒙人如果被活佛用手摩頂一次，歸輒欣喜終日，以爲活佛眷佑，罪戾被除。賽禪於民國廿三年在包頭，蒙民懷金前往磕頭的，日必萬餘人，除王公由班禪親爲摩頂外，其餘平民都由僧布以絨毯爲之擊頂，後來因爲蒙民擁擠的太多了，定有入門票，每票由十五元增至二十元，有錢不足的蒙民，只望門磕頭而去，有的依壁痛哭，以爲今生得不到佛的眷佑，好象似舉生的憾事，所以那時包頭聚德成飯莊門口，北至富三元巷口，南至中國銀行巷口，由南至北二十多丈長，二三次寬的一條馬路，好多的蒙古男婦老幼，擁擠的途爲之塞。過去每年十月二十五日爲祀佛所禱的日期，官民相率懷資分往拉薩，庫倫，五台等處，佈施禮佛，去的時候，賦載許多的物品，本人則乘馬徒步，長途萬里，登山涉水，不以爲苦。

，也有一步一磕頭的，他們以為必須如此，纔能得到佛的保佑，歸來的時候，一身之外無餘物，有得還須度要飯生活。在記者八九歲時，河曲西關一帶的店舖，每到十月的時候，差不多成千累萬的駝羣，此去彼來的打尖，這都是前往五台禮懺佛的一部份蒙古。平常每人繫一佛於頂下，長寸許，或二三寸不等，其實有銅布金三種，繫佛時，必須請命於呼畢勒罕，詢問自己應配那種佛，得到指示後，纔以活佛所說的佩帶終身，不敢稍離，名之為護身佛。每月十五日為蒙人之小祀日，不論官民是必祈禱禮佛誦經。有的朝伊金霍洛的方向跪誦佛號，習以為常。日本人常譏蒙人的迷信說：「彌可滅，種可絕，積習不可移」我有為的蒙胞們，今日強鄰壓境，你們覺醒吧！趕快脫去偏衫，拿起槍桿，和我們的敵人拚命吧！不要再在捻珠裏，消磨你們有用的精神，寶貴的光光了。

(乙)衣服 蒙古的衣服，都很稀奇，有下列三種原因：(一)宗教的影響，蒙古不論男婦老幼貴賤，所着衣服的顏色，就可代表出他們一部份

信仰宗教的色彩。本來喇嘛有紅教黃教的區別，信黃教的人，穿黃衣戴黃帽，信紅教的人，穿紅衣戴紅帽，互爲標誌。喇嘛念經的時候，用黃色或紅色布，披在肩頭，兩端下垂，謂之偏衫，與漢人和尙袈裟同一用意。(一)

(二)沿用前清服製的陋習，蒙古王公，保守前清陋習，直到現在，還未解除盡淨，每逢喜慶祭祀大典，穿的補服袍套，戴的頂翎輝煌，一若廢清遺民，恬不爲怪。現在經康王在蒙政會提議廢除頂戴，業經通過，並通令各旗王公一律着中山服，各旗將來是否能切實奉行，現在我們不敢下斷言。

記得二十二年我在烏盟某旗親自所見的一段笑話，狼山後有一開散梅楞某，富甲全旗，認爲頂戴藍色，不足以誇耀儕輩，於是以駝二十頭，羊百隻，獻於旗王，王賞以紅頂戴，某初不料有此寵賞，事前未備紅頂，因急於謝王恩賞，又無處轉借，急迫之下，乃以胡蘿蔔削成圓球，外塗銀珠紅，套於頂帽，趨前謝賞。記者適在座，目覩此怪異，不覺掩口而笑。蒙人之虛榮心，由此可見一斑。(三)受自然環境的支配，距漢人村莊居住較近的

蒙古王公與平民，一切多半仿效漢式，王公或富有的人，冬衣輕裘，夏穿帛錦，皆重於紫、紅、紺、黃、藍等色，不過還是很少的。一般平民，衣服多粗棉布，形式寬大，腰束布帶（俗稱之爲腰帶，蒙地多風，乘馬東顧，風不吹肚，可免腹痛病），足履長靴（有皮製布製兩種，春夏秋三季穿靴，多不着襪，亦有着馬鞋者）。鼻樺壺荷包，火石燧袋，刀斝木碗，日常必需品，一概繫之於腰帶左前方，或有後方，間有置一二用品於懷內或靴腰裏邊的。富者於鼻樺壺刀斝之上，飾以金銀珊瑚，冬天多穿老羊皮皮袍，就皮合縫，不掛布面，爲禦寒妙品。遇有雨天和雪天的時候，翻穿皮衣，毛向外，當雨衣用。蒙地氣候，屬大陸性，早晚溫度，相差甚遠，故綉襖有（早穿皮襖午穿紗，懷抱火爐吃西瓜）之諺語。所以傍沙漠的地方，差不多皮衣終日不敢離身，其餘冬季需用的毡鞋毡襪，皮襪套袖，完全都是皮絨製成。服用土產，抵制外貨，在蒙旗根本就用不着提倡。只有一點希望，就是需要改良。男女冬夏均着單褲出門，間有着粉皮套袴者（

褲爲兩半截無襠，以帶懸繫。貧民與喇嘛，四季均有袍無袴，因其袍係直筒，不開岔，故一袍可以蔽全身。婦女布袍無緣，袍長袂瘦，並套以一坎肩，以花緞或花布緣邊製成，閨女則無。婦人髮分兩辮，上綴珊瑚綠珠，以下用青布或青緞裹縫兩長圓垂形，分垂左右，俗稱之爲鍊垂。其上又以金銀，珍珠、珊瑚、瑪瑙、綠珠等綴成各式花樣，戴於頭頂，俗稱之爲頭戴。滿頭珍飾，窮奢極侈，故俗有「髻子窮在頭上」之諺。頭戴重者五六斤，輕者二三斤不等。富者價值千金至數千金，貧者亦須數百金。閨女在未出嫁前，僅一辮垂腦後，無珍飾，亦無頭戴，婦人除戴頭戴而外，有時還戴金絲緞帽，或毡帽，頂結紅絨毬或各色絲穗，男子成年與幼童，所戴之帽，有尖頂平頂兩種式樣，帽多下反摺。近漢人的蒙人，多半戴禮帽，或火車式皮帽。在準格爾，達拉特，土默特，綏東四旗普遍的服裝，均已漢化。

(丙) 飲食

蒙人的食料，大概脫去，是以獸肉乳類，麪粉，菜酒爲

主，長城與邊牆附近，接近漢人的地方，多事耕種，日常食料，多半是糜米、肉粥、麵食、馬苔藓、蔬菜、炒米、鹽菜；用獸肉乳類的很少。沙漠南北，所在有水草的地方，居民以收牛羊爲生，日常飲食需用，多獸肉、乳類、炒米、紅菜、白酒。王公、活佛、達喇嘛，亦有用麵粉蒸饅的。獸肉以牛羊爲大宗，早餐，先飲乳茶，次食炒米。其煎茶之法，以沸水一壺（或一鍋），將紅茶搗碎（亦名貢尖，俗稱之爲磚茶）拋入壺中，煎成濃液，和以鹽，加入生牛乳一杯，合煎十分鐘，即成乳茶。乳茶或熱，先傾一杯供佛前，而後家人以碗傾茶分飲，飲數碗後，繼以炒米少許和食，間有佐以乳皮酪丹子的。通常日必飲茶六七次，因蒙地多風沙，早晚寒氣侵人，蒙人又嗜肉食，所以飲紅茶。午餐晚餐與早餐同。日落牲畜收圈內，婦女持壺取乳。就寢不點燈，籠燧而睡。請客多用「羊背子」（卽一隻羊腿），遇有貴客，則享以全羊席，俗稱爲「放五叉」，是蒙人飲食中的最上品。法以羊一隻宰死，分卸五大塊，四隻腿，一塊羊背，烹熟，陳列木盤

內，將羊頭置羊背上，仍列爲整羊形，主人隨役捧盤獻客前，客拏刀割羊背，並於羊尾割肉條少許拋棄間（俗稱之爲撲散，敬鬼神享受之意），主人取羊頭鼻陳小木盤內，供佛前，然後退回將盤內分割爲小塊，客縱舉箸挾肉就鹽葱食（因爲是甜水烹肉，沒有調和），羊小一點，食量大的人，一天就可以吃乾淨。蒙人乳類食料，有牛乳羊乳馬乳三種，其用乳製成的食品很多，約計九種：（一）酥油，亦名黃油，其製法將每天食餘的乳，頃磁缸內，以木桿搗碎，油浮於乳面，取出用火稍煉，俟冷即成。（二）乳皮，亦名乳餅。（三）乳酪，爲夏季食品。（四）酸乳，亦爲夏季食品。（五）酪丹子。（六）乳豆腐。（七）乳酒。有牛乳馬乳兩種。味醇無色，十斤乳可製純酒一斤，喜慶祭祀時需用，而馬乳製成者較牛乳醉人效力大。（八）乳茶。（九）白油。以上是最普通幾種乳食，其或酒和燻，本爲蒙人嗜好品的一種，一碗在手，不醉不休，醉後橫臥，胡言狂語，恬不爲怪。所以經營蒙古的商販（俗稱之爲邊客）過去有幾句俚語：「蒙古

人買酒，給一瓶便宜好酒，添半瓶冷水，冬天瓶價，瓶破酒不流，堅起繃措說，「好乾酒好乾酒！」這是形容喝便宜酒，受漢商的欺騙，瓶子打破了，酒已凍成冰塊，他還認爲是好乾酒，一方面也是形容他醉後的狂態（又說：「賣鹽的老蒙古，一碗赤糖水隨便給價」）這是說蒙古人賣鹽的時候，未交易前，商販們先給他一碗赤糖水喝，名之爲先給甜頭，後給苦頭，交易時，給價多寡，毫不計較），以上兩點，雖近戲謔，十年前的蒙古人，確有這樣的事實，雖云天性忠厚所致，也可以說是貪小失大。近年以來，因爲生活的貧乏，與漢人接近的機會較多，所以也曉得過去的上當吃虧。蒙古人所嗜的煙，分鼻煙與煙葉兩種，無論男婦老幼，大半都愛吸煙，所以蒙古人腰帶上所繫的火石煙袋，鼻煙壺，任何時期也是離不掉的。基於飲食質料的不同，所以蒙古人體質強健，若施以適當的教育和訓練，在通對外抗戰時期，將來或許有一頁光榮勝利的記載。

（丁）居住

綏境蒙旗因爲受自然環境的支配，雖是土地面積廣大，

然而人煙稀少（僅二十餘萬人口），起居罷幕，極其簡陋，上古草昧時代的遺風，還有不少的實行着呢。不過近邊的，因蒙漢雜處，交通日便，也漸趨開化了，所以家居陳設也不可以一概而論，現在分述如左：

（一）蒙古包：帳幕爲圓形，俗稱之爲蒙古包，其構造法，就水草適宜的地方，劃直徑丈餘的圓圈，沿周樹立十餘根木柱，其間用木棍或柳條，縱橫組織成格，簪於柱上，三面成一圍牆，柱頂架木爲梁，構成如傘形的屋蓋，高度約在一丈至一丈五尺之間，全部用毛氈一層或數層包裹，包頂留一天窗，另覆以圓氈，繫以麻繩，可以自由啓閉，通空氣，透日光。普通都在包之南向設門，高三尺四五寸，寬二尺五六寸，裝小門，垂氈簾，往來出入，極不方便。遠望之包形如覆釜。包內設置，門之對面爲上，右上方供佛，下置箱櫃，右下方賓客坐臥處，左上方爲主人臥榻，左下方爲廚室，中設竈，火口朝天窗，冬燃夏熄，以牛馬糞爲薪。夏秋多用布圍氈，或雉鷄草編氈掛於包外下層，取其透涼生風。貧窮之家，男女老幼

與牛犢羊羔在一包內，富有之家，則牲畜廚竈，另設於別一包內，婦女亦鮮同包而寢，不過這是很少的例外。每包價值五十元至數百元不等。蒙古地方，很少旅店，旅行蒙地的人，傍晚均投包求宿，不論生熟，均慷慨留住，毫無難色。且供客飲食，亦不取費。就寢時，各將包上所掛的藍布放下，以爲屏風，翁媳叔嫂之間，也只是借此以爲鴻溝。沒有掛藍布幔子的，晚間就寢時，將褲帶解下，置於依其就寢者的中間，以爲欄阻。客來後先由門之左方啓簾而入，至包內之右方休息，出入均以左方爲主。門簾之右方，通常繫以麻繩。不輕出入。客誤啓右方入，則蒙人對之必輕視，並以其不懂禮，不能以禮待之。因爲蒙人病歿，均由門之右方搬出，所以右方名爲死門。平常不輕出入，以取吉利之意。女子負有棚屋的專責，如果居住的地方，水草已無，就擄而之他，重行捲包，故漢人名其爲活動房屋。男子日事游牧，概不參與家庭的工作。現在蒙古包在綏蒙十八旗裏邊，普遍居住的，也不過是少數的幾族。如土默特族，綏東圖旗，準噶爾旗等，

已無蒙古包的存在了。其他各族裏邊雖有亦屬少數。

(二)穴居：上古穴居的習俗，現在蒙古還有沿用的人民，或靠山崖，或靠土崖，鑿地爲穴，棲息在內，俗稱之爲窟，式樣有方有圓，概不一致。普通以黏土茅草爲覆蓋，穴內設備，與蒙古包同。惟窟火與蒙古包內之設置異，其窟式以土坯砌一土台，中挖以圓爐，引火入炕，於牆內鑿煙洞，引煙達於戶外，爐之妙，不扇而風，不呼而吸，一爐而炊，便於日用。富者炕上鋪有絨毯，惟無被，晚間以所着之衣當被用。貧者則一無所有，普通住戶，窗戶不以紙糊，多以破羊裘，或破布單，懸掛窗戶，阻擋風寒。其窟內之空氣，腥臭觸鼻，極不講求衛生。蒙地寒氣乾燥，冬季尤其寒冽，穴居窟內，也是禦寒的妙法。現在鄂托克旗，杭錦旗，準噶爾族及烏盟靠黃河近大山的蒙人，亦多穴居，不過設備簡單的很。

(三)宅居：幾幾年來，綏蒙各族，因爲漢人移居，一天多似一天，蒙人對於漢風，耳濡目染，因此也知道稼穡的利益。游牧的區域，也有采苗

登場 衣食居住，和漢人無甚差異，建築房屋（蒙語謂之板甲），採用本石磚瓦（烏審旗蒙人的房舍，是以紅柳束縛爲柵，曲成半圓的窗，兩頭插入地內，上覆紅柳編成之氈帶，外用草坯壘砌成牆，外陰摸以泥。遠望之如架窩（亦名驛幡，爲塞外旅行交通工具之一），開以門窗，與他族用木料築成之房舍不同，因該族壘紅柳，故利用之以築屋）。如綏遠文化最進步的土默特旗，綏東四旗，準噶爾旗，達拉特旗，多數漢化，以數十戶或數百戶組成蒙人的村落，所在多有，大小市鎮，商賈雲集，已有一脫離行國游牧之風，建於什圖稼穡之習」的事實了。但居室除土默特旗外，其他的規模多狹小，周圍築土或壘磚爲牆，牆外門前，栽植楊柳榆樹，另栽木杆一根或兩根，用紅布或白布，剝經咒於其上，掛於杆上，布幡隨風飄揚，遠望之如開慶祝會懸掛的旗幟，杆之中插以鐵三股叉頭之長杆（蒙人稱之爲嘛呢杆），卽佛杆之意。家畜就在房舍附近飼養，前面側面，滿堆畜糞，污穢不潔，人多不願近傍。

(四)王府：是蒙古貴族所住的地方，建築多用木石磚瓦，式樣有的近於前清的宮殿。有的類似內地的佛廟，客堂暖閣，應有盡有。屋內座褥多用圍氈或黃色花紋氈。元旦受賀的時候，如同廣情的升殿儀注，其王府同喇嘛廟一樣的尊嚴。但是住在荒陬區域的王公（如茂明安旗），也住蒙古包，不過規模較大，包頂上飾以紅氍毹，用以標幟，而示區別。

(五)喇嘛廟：俗稱之為召廟，為喇嘛階級所住的地方，蒙人稱之為「沙門」，其規模的大小，雖因所在人民的貧富不同，但是構造都用磚瓦木石，建築是一樣的壯麗，中間設立「正寺」，週圍復設「陪寺」，為大小喇嘛的住室。召廟的建築，表面觀之，其形式是中西參半，廟門多漆以米紅色，門欄上刻有金色藏文字，廟院正中為佛殿，外形仿西式樓房，圍數層小窗，若表面觀之洋樓殿層，其實多者僅一層樓，少者或許有窗無樓，殿內較大的召廟均鋪地板，小召廟以磚鋪地，上覆以天花板，繪許多圓形花紋，並懸垂以許多黃紅色綢布條結成之佛幡於殿頂四角，正中懸以傘形的黃

色圓蓋，圓有小帶下垂，殿內正中佛龕前，有方形座位一，高三尺圓寸許。後圍屏風，前陳方桌，上供金漆檀香盒一，內盛藏香，左右供酥油燈二，座鋪黃綢墊，背靠花栽絨毯，頂懸圓形小覆蓋，圍以黃緞圍裹，上繡花紋，周垂小帶，爲洒佛講經時之坐位。洒佛座次左下方東南設方形座位一，座鋪花紅毯墊，背靠栽絨花毯，爲大喇嘛的坐位，右下方依殿內中柱設方形南向座位一，靠墊均鋪花紅栽絨毯，爲扎薩克聽講經時之坐位。地板上，東西就地有座位兩行，係普通喇嘛誦經時之坐位。正中大座之右上方陳一桌，上供佛（有金，銅質）數尊，壁上繡繪佛像，東西距牆盡處，並陳列大鼓銅號日照傘等，爲大祈禱時需用之法器。殿後別有佛堂，正中與兩旁佛龕之內，陳列各種佛像，多係銅質，圍有沉香木與金質者。龕前陳長方形桌一，上供銅盃數行，內盛以麪粉捏製之各式麵飾，或噴水，檀香末，穀米等，中供玻璃大海燈一，內盛黃油，終年不熄。兩旁並陳小黃油燈數盞。佛殿樓頂，前有平台，兩旁有葫蘆或鐘式銅物陳列，約高二尺許，

中有車形銅輪，高二三尺或三四尺不等，置於前簷之上，平台後有小樓，陳佛像多尊。東西有墻櫃，內藏藏經，樓高八九丈五六丈不等。廟之外墻，塗以紅色，圓圍掘土壕，壕上樹小竿，竿上懸掛經文布幡，表示不同俗界的異徽。

(戊)騎射 蒙古產馬最多，不論男女老幼，可以說成天在馬上生活，所以六歲的小孩子就會伏在馬背上，跟他們的父兄到牧場去，十歲前後，就能單人駕馬，用手攪着馬鬃，也不須用鞍韉，光着馬脊梁騎，很少跌下馬的時候，因為習慣使然，馬術精巧，也較一般常人高妙。普通以馳馬，為尋常娛樂，常在牧場樹起旗竿（亦名標竿）互相競賽。尤其是在鄂博（亦名腦包）祭日（蒙人祀典，內則舉行於氈廬，外則舉行於鄂博，氈廬之祭，蒙人每家門首，必倩喇嘛書寫經咒，張貼戶上，或掛小旗於屋頂，室內置神龕一座，中供佛像，供酥油長命燈於佛前，晨起淨面漱口畢，即趨佛前頂禮，默念經文三數遍，日日為之，終年不倦。鄂博之祭，則春秋二

季爲之。所謂鄂博，是以碎石壘圓形圈，狀類覆釜，或以糶柴牛馬骨爲堆，位於山頭，或大道之高處。蒙人卽以爲神祇所憑，敬之甚虔，故偶有疾病求福等事，輒禱祈於鄂博。尋常旅行，路過其側，亦必跪禱，並燃燭石塊於鄂博上，而後始行。每當大祀鄂博的時候，喇嘛先期持法器，誦藏經咒，殺羊以其皮頭角蹄尾裝鄂博頂，以長竿繞小布，印書經咒於其上，再以哈達懸四週，下供糲食五種，白銀數錢，以示降神之意。官民由左至右結隊先繞鄂博一週，繞鄂博時一步一誦，羣相唱和，類皆祈禱禳福之語。繞畢，官民跪伏鄂博前，聽喇嘛念經祈禱，久而後已，是日男女老幼聚集，燈彩繽紛，極度熱鬧。祭畢，王公高坐，懸賞格以獎獻技者。和大召廟廟會時期（廟會除獻技外，尙舉行跳鬼，由召內喇嘛着各色繡衣，圍戴各種面具，頂插雉鷄尾，先由單人舞跳，而至雙舞，最後則羣起舞跳，其裝飾則牛鬼蛇神極盡光怪陸離之能事，是亦漢人和尙散法禳災祈驅之意。鹿馬角賽狩獵角力，比較能力的高下，更形熱鬧。其賽馬時，以賽走跑快趨

羣精強的馬爲上選，以善乘者控轡而馳走。每次以二十里或三十里爲一程，羣馬並列而走，雲馳電逐，爭先恐後，先至者得上選。王公給與獎品（茶布），觀衆同聲喝采，得勝者引以爲榮。故蒙人精於騎射，乘無較之馬，飛馳曠野，優遊終日，不以爲倦。而婦女之騎術尤精。若極以有規則的訓練，不難成爲中國的哥薩克。蒙人的馬術既很精巧，他們的狩獵，也有研究。蒙古人對於狩獵的目的，不獨純在弋獲禽獸，而且認爲是尙武的二法門，簡直含有「寓兵於狩獵」的意義。現在就範圍大小的來說，可分爲個人狩獵，局部狩獵，一旗狩獵，一盟狩獵四種。個人狩獵，是隻身前往，或約同好三五人，騎馬帶火槍，獵犬，鐵夾槍。鐵沙藥，同往山谷裏邊，射擊鳥獸，與高采樂，樂而忘倦。所以俗語有「追逐狡兔，跑死駿馬」之譬喻，由此可以見到蒙人冒險尙武的精神。局部狩獵，是準備一旗狩獵的預賽，由蘇木或數蘇木的佐領或台吉等，召集一部份精於騎射的人，共同舉行。每年二三次或四五次不等。一旗狩獵，是由統治一旗的扎薩克，

召集舉行，每年舉行一次。一盟狩獵，是由盟長召集各旗舉行，也有只聯合一二旗的。自從民國成立以來，這種狩獵的制度，也逐漸的廢弛了。但是個人狩獵，仍不減於往昔。蒙古人的騎射，既如上述，同時他們對於角力，亦很注意。每屆祭祀或會期，由王金懸賞賽跤（亦名揮跤）揮跤時分東西列，二人躍出場，先至王公前行半跪禮，然後復入場，舉空拳相持搏，格手膠足，牛奔虎躍，以決勝負。勝者扶負而起，以面互相撫掩。王公高坐暨視，能勝十人者爲上，以次列五等，均有賞格。

（巳）嫁娶

蒙古嫁娶的儀式和手續如下：一、說親，俗稱說媒，

二、定親，俗稱之爲下定，三、下茶，四、迎娶，亦可名之爲結婚，當迎娶的時候，新郎穿袍褂，履草鞋，戴紅纓帽，乘駿馬，腰束白帶，隨從多人，新郎手執弓矢，腰懸金銀鏡，作擔親狀，直奔女家。女家閉門上拴，伴作抵抗形式，不許新郎進入。同時女家親屬和門外人故黨門嘴，最後作講和狀，然後開門，新郎趨入，持哈達拜見岳父母，岳家設全羊席奶酒，宴



新婿及親屬。宴畢，新郎辭岳家，出門上馬，女家數人抬新娘上馬，女伴作哭泣狀，乘馬隨新郎至男家，入門先行參神交拜禮，然後入新房，由喇嘛爲之誦吉經，並請禱壽雙全之老人，爲新娘行分辯梳頭禮（即蒙人最講究之梳頭父母），然後拜見翁姑親戚鄰右。禮畢，設宴款客。戚友以胡琴，洋琴，三絃，笛等樂器，通宵吹彈，爲之助興。貧者熱鬧一二日，富者四五日始畢事。五、裝奩，贈嫁裝的物品，極爲簡單。五、離婚，夫婦離異也很自由，如果離意出自女子，必須退還男方原初聘禮的半數，如果是男子的意思，什麼也不論了。妻即大歸，離婚後可隨意再婚。大率男子有室後，或有外遇，不棄婦人置厥。正妻而外，得自由納妾，惟家政由正妻處理，妾不得過問。男女配合，惟同姓不婚，貴族均與平民論婚。

（庚）喪葬。蒙古喪葬禮節，除土默特旗，綏東四旗，準噶爾族與漢人相同外，其他喪禮很是簡單，不論貧富都請喇嘛念經。至於喪禮，大概有火葬，土葬，野葬三種。一、火葬：火葬爲喇嘛與大富貴者死後舉行

之葬儀，取枯木束薪，置屍其上，喇嘛誦經，然後舉火焚枯木。薪盡屍焚，骨燼有灰無質，則家人與戚友歡欣相慶賀，以死者生前有善行，故得超升極樂界。家人復檢死者骨灰，請大喇嘛之許可，粉骨和以麥粉，製成餅形，收奉塔內，或送五台山之靈塔供奉。二、土葬：亦稱棺葬，納葬於棺，營墳墓而葬之，多行於王公富有之家。三、野葬：亦名天葬，用牛馬車載屍急馳曠野，或深山空谷之中，委而棄之，聽鳥獸之啄食。蒙人服孝，腰束白帶，即爲重孝。子與父母，妻與夫，服制百日，平人則服制四十九日，服制期間，不著鮮服，不梳髮，不宴會，不嬉游，服滿始出門。親歿，無墳祭，亦無廟祭，忌日至召廟，燃酥油燈於佛座前，焚香奠酒禮拜。富者以銀畜送召廟，貧者送哈達，爲亡者誦經。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爲誦經期，男女爭携銀畜茶麵至召廟告以死者姓名，求喇嘛爲之超薦。

十二·蒙古名稱的由來與漢蒙同一血統的確證

蒙古土地，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蒙古民族，爲中國五大民族之一，此爲舉世所共知共認，而無絲毫疑問的。但是對於蒙古名稱的由來，一般人因受「元朝秘史」，「社佑通典」，日人古川重原利所著「蒙古民族之由來」，柏原孝文潛田純「合著之「蒙古地誌」，中島鍊著「蒙古通志」，和田著「內蒙古諸部落之起源」等著述之影響，而發生種種的懷疑。還沒有深刻的了解，誠屬憾事。過去內地同胞，因爲片言若述的影響，往往視蒙地爲蠻荒，目蒙人爲異類（基於天生蒸麋白鹿之說，如阿察名氏之七絢勾，詆毀邊地民族，簡直不是人類）。今日敵人盛倡滿蒙邪說，曲解日滿蒙爲一體，吾人應揭其鬼蜮，最低限度應認識「蒙古」，勿使其以僞亂真。攷蒙古名稱，原係斡難河（亦稱敖嫩河）流域一小部落的名稱（在黑龍江之上游），在元朝先世經營之下，將其他部落征服，而後冠之以「蒙古」。積久擴大，遂成爲距今七百年前之蒙古民族。在元代武功，震懾歐亞，所以西方的人種學者，稱東方民族爲蒙古利亞種，歷時既久，蒙古民族棲息游牧之

區域，遂亦以蒙古爲名稱。現在我們單就漢蒙的血統來說，蒙古是歷史上所稱的獯鬻，匈奴。史記匈奴傳上說，匈奴之祖先，名曰淳維，爲夏后氏之苗裔，以殷時始奔北邊。蓋夏桀無道，湯放之於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殷時稱之爲豷狁，周稱之爲玁狁，漢稱之爲匈奴，以後稱之爲益骨，蒙兀兒，今稱之爲蒙古。其族系爲大禹之裔。禹爲黃帝的子孫。那歷拿歷史的真實證據來考證，今日的蒙古同胞，與內地十八省同胞都是黃帝的子孫，是同一的血統。不過因往昔受封地點的不同，並且又經過久遠的年月，氣候，風俗，習慣的變遷，表面上是有斷續異，事實上並沒有絲毫的差異。我們關係是這樣密切，根本就不沒有所謂被界的區別。所以先總理說：「中華民族就是國族」。因爲我們是一個祖先的子孫，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漢滿蒙回藏五族，事實上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我們現在最痛心的，就是數典忘祖，引狼入室的種王輩，喪心病狂，甘爲異族的傀儡，自甘殘殺自己，這是我國整個民族的恥辱。希望不受敵

人利用的漢蒙同盟，要立刻醒覺過來，認清我們都是黃帝一脈相承的子孫，都是中國人！

十四，結論及調整綏蒙的幾點意見

從高度自治以至流戰開展，「蒙事」好聽是最時髦的名詞，而人們亦以討論「蒙事」爲樹風聲的機會。有些報章雜誌，亦以登載此種稿件爲收閱戶的稀世品。我們試一展讀其記載，事實方面，則輕描淡寫，甚或顯其事實，說些空洞不着邊際的理論，所以益會上對「蒙事」很少徹底的了解和認識。二十七年我參加軍事工作，駐紮華宸蔭計溝，與敵僞僅一河之隔，聽到敵僞對蒙古許多分化，離間，誘惑，挑撥等等的毒辣手段和陰謀方法，同時又感覺社會上對「蒙事」僅就皮相的了解，而忽略根本的認識，如果不積極的喚醒國人，從根本上着手，恐敵僞的鬼蜮伎倆，永無揭穿阻止的一日。我基於此種信念，將過去綏蒙十八旗軍政，人士，物產，沿革，氣候，人口，土地等，腦裏所記憶的事實，和檢出的一部份殘餘底稿，參以最

近蒙族的動態，又消耗了三載光陰，簡略的寫出這篇東西。

關於調整綏蒙，有的主張仍用「緩進」政策，有的主張用「給錢不給權」的方法來牢籠，有的主張以「緩進」的計劃來改良。在我個人的觀察，如果用「緩進」政策，無異自殺！用「給錢不給權」的方法牢籠，無疑的是飲鴆止渴！用「緩進」培植計劃來改良，有始無終不救近渴。這些政策均不適於時代。我認爲今日綏蒙的調整，需要積極的從根本上着手，「救，養，衛」，三項尤爲當前的先決問題。

最後我尚有三點建議，盼國共與蒙胞一致贊助實行。第一，請季伊盟歸陝北神木鄜郿管轄；烏盟，土默特，歸綏遠將軍管轄；東西四旗歸察哈爾都統管轄（稱之爲欽差）。凡蒙漢糾葛，由欽差派員與該地所屬之縣知事會審。是以遠地漢民之生命財產，得以保全。蒙漢人民亦賴以相安無事。民國成立，舊制放棄無餘，漢官之借鑿發財，漢民之欺騙拐詐，尤爲蒙人所痛恨。蒙兵之包攬詞訟，勒索馬工（亦名腳鞋費），視納敬之多寡，而判是非曲直。

，甚至非刑吊拷，蕩產死亡，狡猾者使之爲護符，忠實者會冤而莫伸。如抽收食羊（名之爲靠圍，清季鈔差濫收，用以支應欽差，入民國後雖不支應欽差，而此種弊政，仍然存在）。征派糧草，漫無限制，亦爲人民疾首蹙額者。際此抗戰期間，政府似應妥訂辦法，嚴爲取締，勿以辦疥之疾，不足爲慮。須知小糾紛即釀大敵之基。此爲調和蒙漢情感者一。抗戰已至最後關頭，蒙旗各地，又爲抗敵之最前線，故蒙漢團結，共保國土，實爲目前最重要之事實。國人嘗謂五族共和，意在醫漢滿蒙回藏五族，立於平等地位，組成此偉大之中華民國。凡屬中華民族之人，皆爲同胞，其在政治，經濟及法律，社會上之地位平等，權責均衡，自爲當然之事，毋待多言，嗣後須以「中華民族」之名，爲中國人民之稱。此爲團結民族整個察侮者二。吸收現金，推廣幣制，爲復興民族穩定戰時金融的唯一關鍵！抗戰的勝負，固然以有形的鬥爭來決定，而教育金融生產等亦爲間接決定勝負的主要條件之一。我國自七七變起以至現在，金融之穩定，端賴法幣之

推廣，蒙旗爲我國領土之一，蒙民狃於積習，交易仍以銀幣爲原則，而接近蒙地各縣奸商，又多操縱居奇，以致貨物高漲，法幣低落，而銀洋一元，竟折合法幣四五元。此種獨佔金融影響抗戰之變態，即應早予糾正。希望政府在蒙旗速設貸款機關或銀行，從事於設備蓄，吸收蒙民存款，以資穩定物價，提議法幣價格。此爲防止現金流入敵區之唯一辦法，請政府與金融者三。上述三點，爲目前對蒙旗急待實施之事項，願當局國人，勿以平淡而忽視之。

一九三九，八，一〇，於察林旗邸。

察林旗邸
塞風社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出版

抗戰與蒙古續編

(塞風社叢書之三)

售價每冊國幣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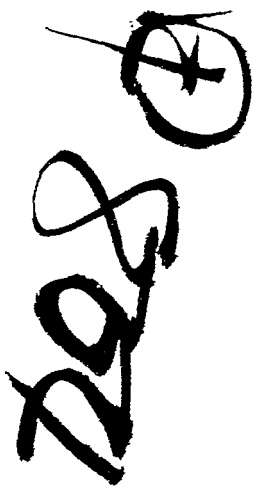
楊令德主編

塞風社出版

(桂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版權所有

經售處：「西安」大八、中八、小八、信、中、新中國出版社、
 「綏西陝陽」中、
 大公報、銷路、華北



北戰場

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楊令德作要目如下

- 一、記鄂魯理將軍。三、傅作義將軍在柳林。四、
 馮玉祥騎兵。六、北戰場上的一段長城（高雙成將
 領）。七、綏遠縣長怎樣在淪陷區維持治安。八、包頭歸上。九、綏垣喋血
 記。十、綏遠縣長怎樣在淪陷區維持治安。十一、綏遠民衆抗日軍。十二、綏遠、收復綏遠的根據地
 路。十三、敵在綏西的冒險。十四、王爺的命運和前途。十五、一九三八年內蒙古動盪紀
 實。十六、蒙古抗日詩人等給黨中央的賀信。十七、『達德哈特』（成吉思汗陵寢之守
 護者）。十八、蒙政新陣容下的世盟。十九、綏遠黨務會和烏蘭夫布盟。二十、北戰場
 上一老將（馬占山罕片斷）。二十一、從上海到百莊和太原。二十二、後記。附錄：一、
 包頭灘上（三）。二、綏西的回回軍。袁慶影。三、回到祖國懷抱中的蒙古青年。袁慶影
 四、越過伊克昭盟。袁慶影。五、達爾哈特之組織。